

怪異
記菁菁華

行刊社應供書圖建




叢筆記小說之二 怪異菁華

目錄

怪手記(一)……………一
 怪手記(二)……………二
 皓叟……………三
 年羹堯軼事……………四
 果報……………五
 張鐵嘴……………六
 角氈尼……………九
 大腹女……………一〇
 老鏢師……………一二

二慧者……………一四
 三絕技……………一六
 三奇人……………二五
 三學生……………五三
 三異事……………五五
 洪宣喬……………五七
 田姑娘……………五八
 縹渺峯……………五九
 紅白孩……………六〇

怪異菁華



裕總督	六一
禿頭	六二
怪癖	六二
疑案	六二
奇女	六四
奇異沙漠	六六
犬學校	六七
血酒	六七
八馬	六八
理藩獄	六九
殘忍動物	七四
殺獅植物	七五

奇異墓碑	七六
死裏逃生	七七
豕肉止血	七九
小兒肚虫	八〇
奇僧	八三
雲台女尼	八六
祝由科	九〇
吳定	九一
老衲	九三
鐵骨	九五
鞠奇士	九六
寶店客	九七



怪異菁華・目錄

老者	九八
雅狐	一〇一
林生	一〇五
酒鬼	一一二
螺妻	一一三
慈普	一一五
武超	一一八
赤脚僧	一二一
陳六奇	一二四
夢中緣	一二八
王克章	一三二
了凡	一三四

華高人	一三六
山林友	一三六
半仙	一三七
李德林	一三八
熊老僕	一三九
張廣才	一四〇
河間大漢	一四〇
林先生	一四一
胡孝子	一四二
蛟精	一四三
獨力斃盜	一四七
異僧	一五三

怪異菁華・目錄



殘僧	一五六
雲影僧	一五七
黔僧	一五八
僧報	一六〇
老衲殺賊	一六二
遊杭誌異	一六四
江湖僧	一六五
羅澤南	一六七
羅國用	一六八
拙宦奇逢	一六九
陳光祿	一七一
常州商人	一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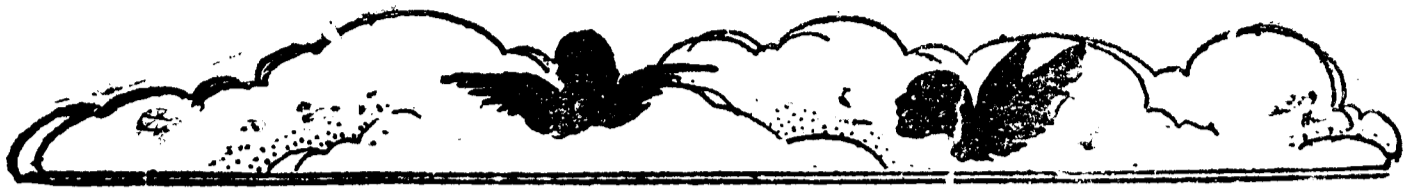
引成語	一七三
年羹堯	一七四
張南山	一七七
葉天士	一七八
馮鏢客	一七九
成都異人	一八一
鄭太初	一八三
白龍菴	一八九
蛇妖	一九三
並頭葵	一九七
情鬼	二〇〇
蜈蚣精	二〇四



怪異菁華·目錄

搏捕毒	二〇八
塞外僧	二二四
蝮蛇	二二八
葉督	二三二
南皮	三三三
虎吞纓帽	三二三
狼戴人頭	三三五
雷衫	三三六
滿姑	三三七
雛女	三三七
老娼	三三八
張和	三三九

神相	二四一
賣花女	二四三
狐報	二四四
屍變	二四六
截髮	二四六
胡承業	二四七
驅妖	二五〇
王阿生	二五四
孤女	二五四
四女	二五六
王皂隸	二五八
偃鬼	二六〇



毛畢	二六一
妖僧	二六五
狐尾	二六六
萊陽舖卒	二六九
柳如是	二七一
隱身術	二七三


苗變虎	二七五
淫蛇	二七六
龍城苗	二七七
人骨箸	二七九
風水拾異	二八一
銀髯老人	二八三



叢筆記小說
二 怪異菁華

怪手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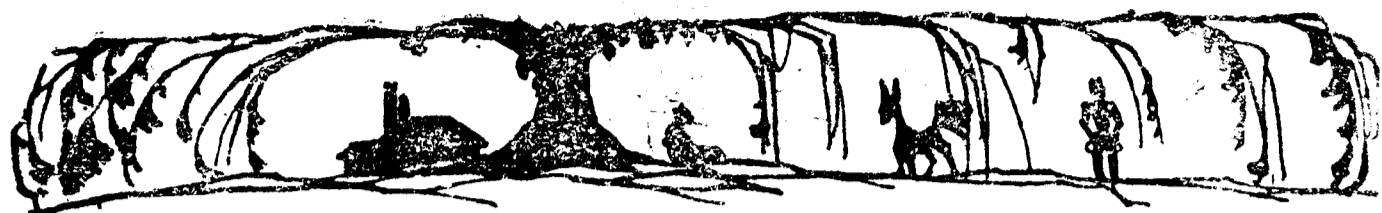
武屬葉岳渡頭。有岳宗祠者。屋才五六間。僅兩進。固有宋岳爺之後裔所經營者。臨水傍山。與之毗鄰而居者。約十餘家。亦是小小一村。落不與孤立零丁之野祠比。但俗有「甯住廟勿住祠」之忌。因之迄無人居住。門雖設而常關也。民初供某鄉村小學作校舍。教師一小學生念餘。一堂濟濟。迥非往日闐寂無人者比矣。設教近兩載。尙稱發達。迄無他異聞。一日。教師正在教壇上。手指口講。作白筆黑板生涯。端坐恭聽之莘莘學子。忽發一聲喊。闐堂競出。一時聲勢洶洶。咸驚惶失措。教師亦呆立若木雞。急遽間發不出一語。移時。驚魂甫



定。諸生走相告。皆見屋頂下一手。狀如輪。一指之大。幾如股。且問先生見也。未言。下有指其心胸而言者。以爲猶忐忑不定。有餘悸焉。事爲同學王君語我。王君當時亦小學生之一。親眼所見。決非虛語也。奇哉怪哉。謂此事而假耶。則念餘童稚之視覺。斷無同時錯誤之理。謂爲真耶。則當時某教師獨未之見。抑頑童惡作劇。預謀侮弄。乃師歟。然以天真爛漫之兒童。雖可以一時祕密。終不能長此守口如瓶。不稍漏也。况我非當時之師長。何以王君至此。仍祕不我語乎。殊不可解。

怪手記(二)

讀慥易君怪手記。事固奇矣。忽憶亡友馬公惕君。嘗讀書于虞山。昭明太子讀書台畔某校。卒業後。會先襟偉叔視學邑之北鄉。任福山



耿涇鹿苑等各校教育委員。乃馬爲君推轂。薦任啓明兩等小學教員。校舍僦居一民房。鄉校之因陋就簡者也。房屋爲楊氏遺產。年久失修。將積廢矣。自建校後。煥然一新。馬君居廳右。側廂爲臥室。夜起如廁。忽見梁間懸一巨靈之掌。第不及愷易君所言之大。且我友固胆壯者。心頗鎮定。急智一生。計上心來。亟取壓牀木棍猛擊。怪手應聲落。諦視之一雕刻之木手而已。自後永無他異。據亡友言。此種怪手。係造屋時木工所作之祟也。因主人待遇不善。或食不甘旨。則設此法以窘人。未知確否。

皓叟

某年夏。閩江虎疫流行。西岸李姓。有老父。年六十餘。染疫危甚。李心頗憂之。放聲大哭。並持香跪於庭前而泣禱焉。向天嗚咽。哀動四鄰。

及夜午。突有人焉。叩門而入。視之則鬚眉皓然之老叟也。自言能醫疫。李母果聽之。遂延入室。請叟上坐。叟卽答曰。虎疫非他疾比。變化甚速。亟取香來。炙爾夫。遲則恐不及耳。李母乃導入夫室。未幾。香烟蓬蓬然。叟已倏忽不見矣。李父受炙後。爽然若失。病旋愈。噫奇矣。

年羹堯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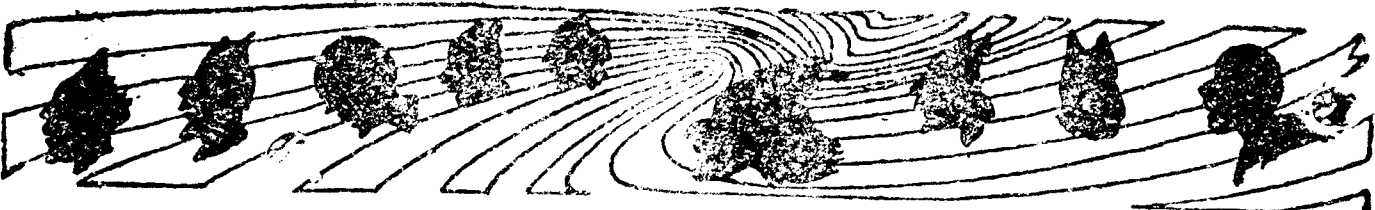
年羹堯盛時。掌有兵符。一時炙手可熱。曾幾何時。身敗名裂。妻子遭戮。正如曇花一現。古人所謂富貴似浮雲。人生如朝露者。信不誣矣。嘗聞蔣師志爲言。吾邑北郭外。有年之家祠一。及年伏誅後。卽改名生祠堂。蓋年與生形相似也。後經紅羊兵燹。廬舍爲墟。遂爲孫氏所得。又改祠名曰孫祠堂。實卽年祠之舊址也。祠中庭園修潔。境極清靜。晶窗淨几。陳設正飭。牆外則虞山高矗雲際。景至幽也。每逢春光



明媚和風拂人之時。邑人士相將駕言出遊。品茗其間。敲棋賦詩。其樂無央。洵雅事也。

果報

有村名九子柿者。村人多錢姓。錢甲。小康之家也。在族中以強悍著。室人亡後。續膠於朱氏。結婚數年。甫有孕。而錢有寡嫂。美於貌而妬於性。私於錢。繾綣兩情。不啻伉儷。翻視朱爲眼中釘。刻思去之。以爲快。因之鞭撻頻施。儼然犬馬。雖有六甲在身。不恤也。一夜。以事觸甲。怒。甲又施其故技。拳足交加。朱雖遍體鱗傷。青紫雜見。甲猶以爲不足。以懲其罪。拳勢轉疾。嫂復助桀爲虐。以巨厚之木板。壓朱身。兩人並坐其上。俄頃間。朱已香消玉殞。魂返西方矣。迨甲察知朱逝。方大驚懼。而屍身狼籍。血肉模糊。胎中嬰孩。且因腹部重受刺激而下墜。



事聞於朱之母族。乃率衆至錢家。橫肆打毀。什物擾亂。幾無完件。而錢乃有辭矣。於是朱訟錢以殺人之兇犯。錢訟朱以劫掠之匪徒。邑令乃親詣該村踏勘。錢陰以多金賄令。令遂不直朱。而朱氏之沉寃莫白矣。但靈魂之學。既昌明於今日。故朱之死。於心初未能甘。而錢嫂目前之亡。殊不得不謂爲果報也。蓋錢自朱逝後。雖金錢方面大受損失。而對於嫂氏之愛情。乃日臻濃厚。久之。嫂有孕矣。且彰明較著而分娩矣。竟歷三四晝夜。嬰孩未能墮地。懸掛腰際。乃如鞦韆。而嫂亦血暈而斃。錢雖百計營救。終歸無效。或謂嫂之死。乃朱冥冥中有所感應。其說不爲無因也。而錢迭遭大故。亦不免季子囊空。饗殮不繼焉。

張鐵嘴




張鐵嘴五十年前南京有名之星相家也。爲人卜休咎。以善觀氣色。輕流圓滑聞。自號鐵嘴。人亦遂以鐵嘴名之。鐵嘴相壇前。恆終日人滿。以鐵嘴出言有憑。人信之也。因之慕鐵嘴名。而願執弟子禮者。實繁有徒。論相有閒。則繼以講授。鐵嘴之生涯。誠不惡也。某年南京開科取士。士子之來就試者雲集。心中莫不含有非常希望。然而未放榜前。心中忐忑不甯者。蓋亦甚夥。聞鐵嘴名。爭就求教。鐵嘴之生涯。益形忙碌。某日來二士子。請卜有望與否。鐵嘴豎大姆指以示之。二士子不解。則更求益。鐵嘴笑曰。此中玄機。難以明言。事後當自知。今亦不索二君卜金。待驗後酌給可耳。二人無奈。怏怏去。繼又來三人。如前。鐵嘴默不言。轉以一中指示之。且告後必有驗。三人去。其弟子私請曰。侍教先生之門。已數年矣。於先生所論。竊有未曉。敢請鐵嘴

笑曰。待之後當自知。弟子雖不敢復請。而心滋疑訝。數日後。榜放。則見彼三士子欣然而至。置金几上。而語鐵嘴曰。先生神相。名不虛傳。今果驗矣。吾三人中者二。不中者一。先生非以一指相示乎。鐵嘴謙然答禮。三人方行。則彼二人者亦至。形色雖戚。仍笑語鐵嘴。謂其卜之靈也。厚謝而去。蓋二人均名落中山者也。鐵嘴見客去。始笑呼其弟子曰。來。喻否。則答曰。未也。鐵嘴笑曰。然則可以告若矣。曩者二人之來。吾示以一指而不言者。實含有無窮妙義。蓋無論其中與否。必有一焉。皆中或否。則此一者一齊之義也。一中一否。則一指者一人也。吾辭豈竟窮耶。至彼三人亦然。二人中而一人否。則一指指一中者。反之則指中者。今果神吾術。實自神之。吾何能爲哉。於是弟子皆拜服。



角觥尼

江湖賣技者流。予從未見有僧尼之屬雜其間也。民國四年夏曆春元月朔日。天色陰霾。飄風發發有聲。揚州城南有角觥之戲。友挈予往。至則有尼焉。戎裝窄袖。踞錦韉。馬色深赤。橫刀回翔。寒光冷然。馬引吭蕭蕭鳴。尼奮策之。俾怒而馳。馳如飛。沙塵捲地起。往復於周行。行縱可里許。橫八尺。觀者分敘左右。若雉堞之迤邐。摩肩駢足。屏息似木雞。欣欣若未得。未嘗云倦也。已而踞鞍之尼。暗鳴而叱咤。嘯聲動天地。風雲似變色。觀者辟易數十武。尼於是極弄其馬上之技矣。踞焉而蹠蹠而鵠立。而垂一足以旋轉。而仰豎雙鉤。手按馬背。馬竄不已。觀者咸駭異。足縮縮而不前。舌撝然而不下。久之。讚美之聲揚。稍憩。又來一騎。騎色白。一尼雛。氈巾胡服。躍而登。與前尼值於狹道。



間勢不得越。忽背道而東西。道盡而馬又轉。兩騎漸逼近。則亟馳擦肩過。再熟審之。騎已赤白互易矣。觀者益爲駭異。而讚聲復四溢。金錢拋擲。續續不斷如雨。尼條墮。足側懸。半偃馬腹中。俯拾地上錢。拾畢。復躍上。仍前態。神色不稍更。蓋無異探囊云。炊烟旣起。鳴鈺之三。數游方僧。率兩尼以去。或曰。觀尼飾服。殆非尼也。其實尼頭部之戒疤。固明明鐵證。而僧亦居嫌疑地位焉。予不禁爲佛門嘆矣。

大腹女

大腹尼。本徐州富室程氏女。貌黑醜。有膂力。人莫敢近。父母欲爲論婚。女堅持不可。願抱不嫁主義。父母亦聽之。年十七。力益大。兗州鏢師葛龍者。與其父有舊。屢來其家。見女。奇之。乃請於其父。攜女去。三年始歸。時女年二十有一歲也。旣而女腹忽大脹。妄造黑白者。咸譏



其不貞。父大怒。卽逐女出。女亦不較。卽束裝去。遂披荆爲尼。雲遊四海。南達川濱。北窮回蒙。久之。而腹之膨脹如故。其父深悔之。欲令還家。女曰。兒今爲尼矣。烏可還家。且兒素抱不嫁主義。卽使還家。亦復何益。家中徒多一坐食人耳。不應。其父不忍見其櫛風沐雨。乃爲建菴於雲台山之清風嶺。使居。藉免雲遊之苦。女欣然從之。卽自爲擘劃。若者爲佛堂。若者爲禪室。若者爲廚竈。無不井然有條。旣落成。卽以完恩名其菴。未幾。香火甚盛。地方惡少咸求賄於尼。尼曰。汝等豈不知大腹尼之名耶。來此相攬。身非精鐵鑄成。不中用。惡少等如充耳不聞。聲勢淘淘。以爲不滿。慾壑不止。尼見狀。知不下辣手。不能帖服。卽以惡少之爲首者。遙擲十餘步。已仆地呼痛矣。諸惡少見狀。皆瞪目不能作一語。乃鳥獸散。某年。尼來江甯。進香於清涼山之清


涼寺。其時該寺適修理。有木工負一巨大之杉。僂行其後。蓋彼固未見尼之在前也。木稍直抵尼背。尼却立。木工反疑大腹尼故意與之爲難。則又抵之。尼曰。汝將何爲。木工曰。我之負木。修廟用也。騷尼難我何爲哉。尼怒力蹴其人於尋丈之外。見者咸爲咋舌。所過各地。無敢犯者。

老鏢師

山東德州有傅梅鶴者。年六十餘歲之老鏢師也。一日策蹇赴曹州。行未半途。經某山。小飲於山市之酒肆。飲畢而出。見道旁臥一年可十四五之小尼。作懨懨莫勝狀。傅憐之。問其病。曰。因犯菴規。爲師所逐。不食三日矣。身固無病焉。傅卽購餅餌與之。尼健啖。食尼至十餘枚。乃謂傅曰。今日幸遇居士。不然必餓死矣。遂相約偕行。傅雅不欲。



尼曰。聊資居士護衛耳。傅笑曰。不論汝一小女。尼不能爲老夫衛。卽一壯男子。亦恐不及老夫也。尼曰。姑隨行一程。再作計較。同行約十里。其地僻靜無人。忽見飛塵起於前。尼曰。彼盜也。居士可止。傅曰。無害。老夫豈畏彼哉。尼曰。彼且大隊至。居士如何可禦。尼當禦之。言時。卽出懷中短劍。如飛而去矣。傅疑爲狂。乃亦策蹇以往。及至其地。羣盜咸奔尼。尼一一格之。當者咸披靡。旣而尼斥盜曰。余固不能禁汝等不搶劫。但不能劫廉吏及客商耳。聞今日有某太守紀綱攜鉅金過此。某太守者。貪而虐。名掛白簡。令紀綱攜金。陷藩司。以彌縫此事。人民惡其貪。而又草菅人命。汝等今日劫其金。殺其僕。所以爲太守警。亦所以爲人民除害也。羣盜唯唯。回顧見傅。乃又謂盜曰。此德州傅某。爲余之恩人。山東道上之老鏢師也。汝等何不與爲禮。盜如命。



至是傅大駭。俄頃間。果見有一人垂馬來。尼卽拔劍斬之。啓其襪。得黃金百兩。分半與盜。盜拱揖而去。旣見傅某作心悸狀。乃曰。彼貪吏取金於民。吾取其金給民。是義舉也。居士何懼。焉有作義舉而亦畏懼耶。傅終不懌。旣而曰。師旣負此絕技。僞飾爲病者奚爲哉。尼曰。始亦疑居士爲公中人。故以此相試。不意居士乃一忠厚長者。亦請以金十兩爲贈。何如。傅不受。後仍同行至一處。貧人麇集。望見尼。皆曰。小菩薩又來矣。歡呼不已。尼以金盡散貧者而去。此周士貞所言。聞傅某親爲周君述之云。

二慧者

邑黃氏子。年十二三。傭於其戚藥肆中。一日忽亡去。初以爲其歸也。旣十餘日。詢其家。始覺。於是遍尋村墟間。未獲。肆有林氏子者。亦年



幼備肆。中初黃子未亡也。與林子甚相得同寢。臥輒傾談終夜。語細不及聞。至是黃子亡。肆主疑之。詰林子曰。汝與黃子情好甚篤。嘗傾吐終夜。今黃子亡。汝必知其故。卽不然。素所談者亦何事。林子曰。彼亡。予不得知。然彼常與予道禪理。言人世一切皆苦惱。欲解脫。惟出家皈依佛門。予意亦厭世。贊其說。故談洽耳。肆主遂告其父。其父乃使長子訪之。左近僧寺中不遇。乃決訪之。羅浮途經鉄場。鉄場有明月寺。亦入訪問。比出寺。行數武。見山隈間一僧踉蹌來。小僮肩行李隨之。酷類弟。趨視之。果弟。乃握其手泣曰。弟何苦必自棄。若是黃子亦泣。但無言。相攜入明月寺稍憩。更問之。答曰。弟默察世界中。無一非是苦趣。故撒手遠去耳。兄曰。父母望汝急。自弟出。焦灼欲死。宜速回。無萌妄念。慰老親。旣而僧曰。汝來時言無所歸。今乃有父母。吾何


敢度汝爲弟子。亦速之歸。乃隨兄返。十年。父母沒。卒入山爲僧。王季明不知何許人。傭於滬爲爨工。有暇輒就灶前讀韓非子。時甲午臺灣之役。中國新挫敗。王則嘗語人曰。中國必變政。否則必殆。聞者多目笑。儂薄者更揶揄之。曰。灶下奴亦讀古書談新法耶。王怡然。仍讀韓非子如故。後他去不知所終。予幼時嘗見其爲人。作筭頭書。殊秀健。似文士手筆也。論者曰。奇哉黃氏子。僅十餘年。身未嘗習世故。乃韜世界皆苦趣。豈所謂有夙慧者耶。王季明殆奇譎瑰瑋之士。自隱悟晦者也。

三絕人

己亥。陝西匯票莊解銀二十萬往北平。用健騾馱運。延鑣客二十餘人護送。出潼關。至靈寶縣界。山硤叢林。日纔西斜。已無行迹。知有異。



探之。有盜數十據山口。鑣師止銀馱且住。前引與語。願以二百金相贈。盜不許。遂與角技。盜殊不弱。互有殺傷。頃之。又有盜騎從後至。驅騾二十餘頭。納五萬金。呼嘯竟去。前盜亦挾屍橫馬上去如飛。鑣客跟追。中鎗者又一人。不得已勒馬回。且保其後馱。抵站再作計議。忽後面塵起。有客車續至。車夫范姓。名金勝。與一鑣客相識。詢其由。衆告之。范曰。然則將奈何。曰。將一面報官。一面往追。范曰。能保珠還耶。曰。不能。范曰。若是何必費周折。誤行程。衆聆范言。意車中人負絕技。可相助。遽問曰。上坐者爲誰。范曰。客也。毋相驚。吾且問盜何狀。衆曰。腰間束紫銅帶。闊有三指許。范曰。是矣。吾爲諸君效此一臂。言次。已抵鎮市。車馬安頓訖。衆始知范非常人。請指示。范曰。盜去已遠。速加駿足。能從者從。遠隨吾後。聞吾呼則前。否則止勿聞。毋使盜有所備。



也。衆應命。范不持寸鐵。從車尾取一皮鞭。出。柄僅尺餘。鞭長丈有奇。粗如棍。瘦削而下。至端纔如指。盤結納於懷。回顧車上客曰。客先飯。弗相候也。客舌橋不能下。挽之。范絕踞挾從者。揚塵絕馳。去行二十里。天昏黑。見道旁隱隱有兩騎。叱范下馬。問何人。范覺其腰有銅帶。知係盜之後探。答曰。某營之送公文者。盜曰。公文何在。范於懷中抽鞭突擊。鞭束盜頸。奮力曳之。而盜首隕地。一盜不及瞬。亦着鞭倒。范奪其刀。擬之曰。速告余。今夜口號。盜哀求乞命。亦斬之。脫其衣帶。裝束如盜狀。收鞭復前。星光滿天。微茫辨路。遙聞前渡人馬聲。知己追及。盜已遠。放口號。范應之。再問。再應之。盜乃不疑。范低聲曰。後有追騎。盜皆愕問。范出不意。揮鞭縱橫亂擊。疾如風。盜紛紛墮馬。范呼曰。前騎後騎。馳驟而至。盜盡披靡。范止勿追。祇驅騾尋大道返。抵店時。




漏已三下。數之不失一馱。衆皆拜謝。煮酒延之上坐。相問曰。君懷奇異而甘墮落風塵者爲何。范歛歔不肯言。堅叩之。始慘然曰。吾曹州人也。吾父君叔同業保鏢。而皆死於盜。兄弟六人誓報此仇。殺盜奚止百數。而死於盜者又二。餘者志不少衰。有來告者。必出相助。衆曰。何如效力朝廷。藉伸厥志。范笑曰。一官奚足數。吾前隨嵩武軍出關。平回亂官都司。歸充哨長。而軍伍中半係盜匪。耳目不爲我用。汎地有限。每不快吾意。壯年棄官還鄉。家道中落。而業此賤商。然從手奔走。一身外無長物爲累也。衆俱驚歎。飲畢。呼湯濯足。燃炬視所奪盜馬。贊曰。好馬好馬。入室臥炕上。須臾鼾聲作矣。明晨。銀號商奉四百金爲壽。堅辭不受。商曰。君不受。予歸何以見店主乎。范乃受之。鏢師欲殮其死者。留二日。范亦留。事畢。乃同行至新鄉分道。拱手向衆曰。

後會有期。揚鞭驅車。輾輾望大梁。道上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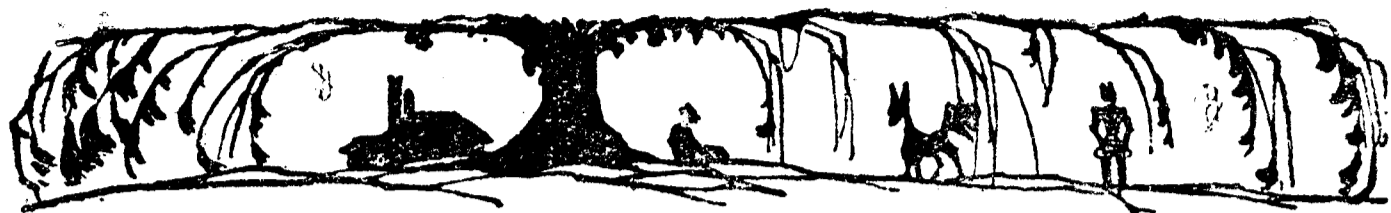
山西平陸縣。有巨盜劫富室。殺傷事主。踰月。獲盜。解省審訊。供不諱。論斬。而梟首於平陸。平陸距省千餘里。守備廖某押解盜首出省。廖負拳術。善超距。曾充毅軍材官。頗自負。途中恃無恐。行至平遙。遇鑣師五六人。由京護餉回秦。內二人引廖爲同鄉。情甚暱。其一姓卞。名雲。西。年老而無鬚。鬢蒼白。辮聯假。髮粗盈握。盤於頂而裹以帕。大於笠。鞋尖包鐵葉。手持烟桿。長二尺。巨如杯口。捫之。鐵也。廖以此乃鑣客常態。未之奇。將抵趙城。雲西忽謂廖曰。君知近日之危乎。廖愕然曰。不知也。曰。盜首確洪洞人。其黨沿途伺伏。將劫首級以葬。徒以有我輩在。未敢造次。君不信。明晨盍於牆外驗之。迨驗之。果有迹。廖年少。殊勇往。曰。今夜當俟其至。雲西曰。盜能且衆。君非其敵。來日行至



趙城洪洞之交。必不能免。承君錯愛。重以鄉情。豈敢作壁上觀。事已至此。請效臂指。廖叩謝曰。雖然。長者爲客。寇至。余當前驅。雲西曰。若是則事當敗。君但知戰陣之事。砲火相見。無奇可用。未知短刃相接。其機關不容髮。一轉瞬間。敵乘我之瑕。而鎗機發矣。君第安睡。毋掣我肘。廖唯唯。次日晚。抵豐店。亂山凶惡。四面盜窟。店主亦猙獰可畏。廖惴惴。匿盜首於密室。衆鑣客先寢。雲西就地設席。門窗盡啓。剪燈吸阿芙蓉膏。鐵烟桿在其旁。腰間出鐵錢二三十枚。大逾銅元。中厚分許。置於燈下。頻頻合眼。似倦極打睡狀。夜半。店主與人喧嚷。漸至格鬥。大聲呼救。衆鑣客齊起。置不理。屏息伏於戶內。雲西息燈。橫臥如前。時月弦初上。微見人影。廖伸首注視。突見雲西奮臂飛一錢出。俄又連飛兩錢。牆外訇然。火光迸裂。雲西聳身起。捷如飛鳥。鑣客二



人隨之。旋聞牆土簌簌下落。牆外有聲甚厲。久之寂然。雲西入欲臥。東方微明。推廖急起。曰。險哉。老夫幾遭不測。當店主呼救時。吾料賊徒必乘間而登。賊登者。吾以錢傷其目。其次手短鎗踵至。吾急以一錢傷其手。一錢傷其目。手鐵落地而機震發。其三吾以桿擊其腦而顛。不死亦重傷矣。遣同伴攜廖踰牆。迹之血點狼籍。草中熒熒然。拾視之。乃鐵錢也。血跡猶殷。雲西乃曰。店主人爲虎作倀。罪在不赦。今且殺却此獠。鏹客領命。大索店中。店主不知何往。乃赴洪洞縣報明。派差迎接。縣主張小霞。吾吳丹徒人。好奇士也。出郭親迎。延廖及衆鏹客入署。飲以酒。酒半。強雲西試技。雲西命以生牛皮釘於木板。畫人形眉目畢具。相距三丈有奇。取腰間鐵錢連環飛去。各中一目。近視之。鐵錢穿牛皮深入木。露其半。健夫不能拔。雲西略搖動。應手而



落喟然曰。老邁之年。兼犯嗜好。無能爲矣。衆俱咋舌。飲畢。張奉二百金出。堅請勿却。曰。廖君蒞敝邑。設有不幸。吾獲重咎。不則與廖君二人同受嚴譴。微君豈有今日。此區區者。曷足言報。廖亦力勸。雲西始受。自此與廖跬步不離。直送至平陸。珍重而別。廖率勇役。不敢過洪洞。迂道還太原。

涇陽商人李姓。由晉返秦。至滿洲。遇陝西臬司赴任。李隨其騶從西行。渡河。落後。腰攜二十金。徒步急迫。日將西沈。失道。覺背後履聲緊蹶。凡急足行程。例無返顧。返顧者。謂非江湖老客。嘗爲宵小所乘。李心怯。不得已返顧。乃一大漢。短褐草履。足纏白布。狀貌雄悍。一望而知爲豪客。驚駭不覺屈膝。曰。孤身就道。腰纏不充。謹解以獻。大漢笑曰。驗汝履塵。不過二十金。不值一顧。此去某莊不遠。莊主明日嫁女。



予將往探。正無伴侶。觀汝脚程頗捷。盍隨我來。必無相累。促之行。抵莊。稠寨森嚴。置李於堡外大樹下。指曰坐。慎勿聲。自聳身一躍入牆。須臾躍而出。手一筐。有餅有肴。曰飽啖乃可行。復躍而入。挾箱籠出。再入復然。如是者數次。猶不已。李忽聞牆內驚呼聲。大漢已出手。巨索曰事已敗。以巨索繫兩箱夾於肩。命李肩其一。以從趨僻徑。天昏黑。行二里。稠樓號炮發。後面人聲鼎沸。莊門大開。火把照耀如白晝。李顛蹶不能步。大漢擎李起。加於左肩。身纍纍。行如飛。追騎四散。尋將至。道傍有新坑。大漢投箱籠於內。而匿李於荆棘中。解衣。背抽雙刀。白如霜。返趨數十武以伏。遙聞追騎聚語曰。適見此路有人影。何遂不見。嗣又分身巡探。有兩騎行近。大漢突起。揮刀顛二人。牽其兩騎至坑邊。掖李出。載以一騎。一騎負重物。自徒步爲殿。馳六十里抵




華陰廟。天未明。止謂李曰。臬司今午過此。汝第坐候。銀一錠。爲汝壓驚。李不敢受。大漢擲銀於地。挾兩騎絕塵東去。李戰慄無人色。投客店。頹然倒。向午臬司輜重至。出迎。衆睹其狀。爲述顛末。歸病數月。方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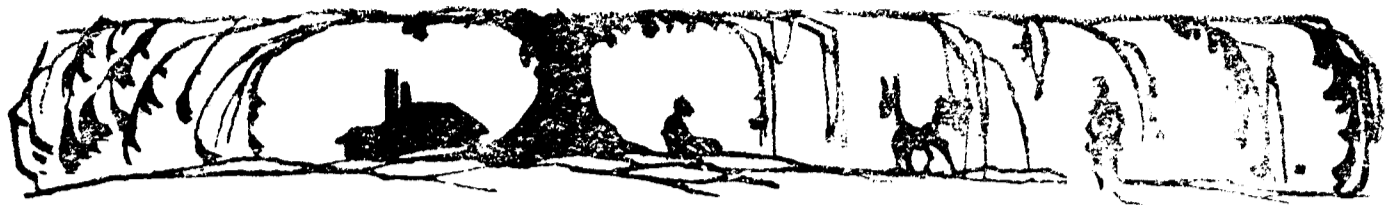
論者曰。范塵土寇冕。愚孝成性。志行卓卓可風。卞甘老風塵。見義勇爲。其亦古崑崙之流亞。天下何嘗無英雄哉。若大漢者。身懷絕技。甯爲雞鳴狗盜之雄。品類不齊。而異人處則一。昔魏叔子傳大鐵椎。歎奇傑不偶。吾於此三人亦云。

三奇人

說部恆喜言怪力亂神。狐鬼之事無論矣。至異人神勇。莫不拏龍搏虎。鑿空荒唐。如劍俠家之伐蛟斬鼉。魔術家之移山倒海。神話家之



追風逐電。大力家之拔角撼柱。當其口角津津。韻流鋒發。大足動人。聽聞。婦孺尤喜引爲談助。究之是否信史。雖老於世故者不敢遽必。何則。謂爲必有。彼齊東野語。海角譚言。傳之不一其人。考之無可根據。安知其非欺人炫俗。故作此河漢驚怖之言。謂爲必無。而奇材殊能離羣絕類。往往珊骨猿臂。生有異稟。趨捷飛行。出人意外。又安知不爲山澤龍蛇。確有此靈秀鍾毓之妙。然則六合之大。何所不有。迂儒執一理以論是非。烏足以窮事變哉。予嘗與友論及此。友言稗史所載劍仙飛天夜叉。鐵扇道人。大力童子等。吾不敢信。然吾所最信之人。與最可據之著述。竟有二事類此者。邗江汪逸雲先生篤行君子。生平不妄言。乃稱述一勇士伏怪事。鑿鑿可信。而前輩許青士先生亦有筆記二則。絕不類無稽者。其事殊有可觀。固彙記之。一日沂




水竇景燕。二曰臨淄李蕙之客。三曰武進沈伯和。竇景燕者。清咸豐朝舉人。官滄州牧。初未之奇也。滄州故多盜。大吏方顧慮無計所出。是時竇以郡丞班資發畿輔。聽鼓轅下。有名幕某先生者。爲帥府上賓。與之稔。因言竇某奇人也。必能治盜。盍試之。大吏以其詣省甫匝月。難之。然重違某先生意。疑其爲鄉親說客也。姑徇之。毋拂其意。蓋某先生亦山左沂水人。與竇同籍故。及竇蒞滄州。劇盜方盤踞海濱爲巢穴。劫行旅如探囊取物。捆載入寨。雖名捕無敢探負隅之虎。以被并掠。鳴官者案積如山。有中丞某公罷宦歸里。過滄。輜重行篋累累。盜盡劫之。并擄其妻女。中丞倉皇走牧署。坐待捕盜。竇集老捕問下手法。諸捕有懼色。竇奮臂起曰。一盜之患至是乎。請幕客某歛中丞。而自結束出署門去。約炊許。竇已蹀躞庭中。中



丞午殮未畢。尙與幕客絮絮語被劫也。見竇。以爲遺忘他物。或來有所問也。竇遽前曰。盜已縛得置獄中矣。中丞有疑色。竇令胥役牽之階下。則狀貌猙獰。銀鐺桎梏。駢足而立者三人焉。中丞試詰之。盜自言橫行十餘年。未嘗遇敵。今值強人命也。便宜汝貪官。亦命也。可惜此身手。乃爲汝貪官走狗。竇牧叱之。三盜既退。尋獻所獲之贓物及妻女。中丞欣然而去。竇由此知名。境內無留盜。顧竇終不語人以捕盜情狀。且平時恂恂若老儒。人卒莫悉其能力所在。一夕。大吏邀宴於密室。縱談捕盜事。竇已被酒。始略述數則。先是竇別中丞出署。思盜既犯巨案。必於寨中設備。爲抵抗具。且諸捕曾言屢至寨中。不得見盜魁。而反爲其下所傷。此必別有巢穴。且遠在海中島上無疑。於是疾趨海濱。欲襲盜巢之後。顧漫無嚮導。究不知盜巢之果在何處。




姑妄試之。恃已之一往無前而已。炊餘卽至灣崎。灣崎者海岸地也。距滄州城已百數十里。遙望海中有島。離岸又約十餘里。有小漁舟。時往來浮沈其間。亟呼一舟至。許以重賞。張半葉蒲帆。順風徑渡。時方晴明。海波如鏡。舟人謂予曰。將軍今日得利乎。小人來日登岸。當賞一杯酒。爲將軍頌後福也。予漫應之。蓋予方服窄袖短衣。作健兒裝束。故舟人以予爲盜夥耳。及抵岸。予持銀語舟人曰。吾自遠方來。訪此島之主。實不能識其路。子能爲鄉導者。吾當給重犒。且爲之延譽於主人。舟人大喜。夷然曰。是吾職也。遂捨篙而杖。然此時予甚苦。以舟人行極遽。如小兒學步。余實不耐。因略問門戶所在。舟人乃言此地實在寨後。須過前峯。方得正門甬道。予僞爲不解也者。若謂此途甚遠。由後而入何如。舟人言後岡恐無紀綱迎賓。且吾爲鄉導而



引客由後入。毋乃有慢客之咎乎。予曰不然。此我之私願。子於何與。既若是。子請返登舟。吾已知塗徑。而感謝與延譽必如故。請子勿疑。舟人猶不肯。予乃更以貲遺之。舟人始稱謝去。去猶顧予。予不欲頓露異狀。稍緩須臾。覺舟人已遠。乃縱步入林。迅如飛鳥。倏睹垣牆。知巢穴已近。乃聳身登樹杪窺之。見庭宇幽深。堂基寬敞。轉從枝柯輪度。已逼後院。髣髴有粉白黛綠者居其中。遂捨之度前殿。喬木千章。松檜雜立。予仍鳥處其巔。向下微窺。則見堂中方宴會。列坐三五。金帛衣服器皿陳其前。璀璨照目。蓋卽中丞物也。上座三人。皆狀貌猙獰。衣飾怪偉。持酒狂飲相祝。若慶獲利之多者。頤指氣使。一呼百諾。如臣下之奉君主然。予確知此三人者。卽係渠魁。顧雖恃勇。以隻身入虎穴。擒三兇奴。談何容易。思之氣少餒。俄而自奮曰。事已至此。苟




退縮。立齋粉矣。惟有竭吾力以赴機會。大功可成也。一躍而下。先奔中座。三人皆出意外。大有措手不及之勢。側座更瞠目不知所爲。吾遂擒中座者。力折其臂。中座者不服。欲起相抗。顧已爲吾制。不能轉側。臂斷。旁坐二人俱起拘予。予手各持一人。二人臂亦折。遂出綆縛之。如執羊豕。餘黨悉願降。予一一慰遣之。令守此勿動。予乃令健兒二人爲予舁此三人行。健兒有難色。予舉手將折其臂。健兒知不能敵。遂從之。顧健兒行亦遲遲。不能從予。予乃遣去健兒。自掖二人於肘下。而提挈一人於手。徑走岸旁。呼漁舟載予。舟人有戰慄狀。余又許以重金。肘下人呼老漁不可載彼。力爭欲求脫。予亦力制之。遂登舟。促舟進行。舟人不敢違。迅達彼岸。予乃語舟人隨我行。舟人不敢。予語以處。舟人益驚而遁。予乃置一人於地。手囊中金遙擲之。遂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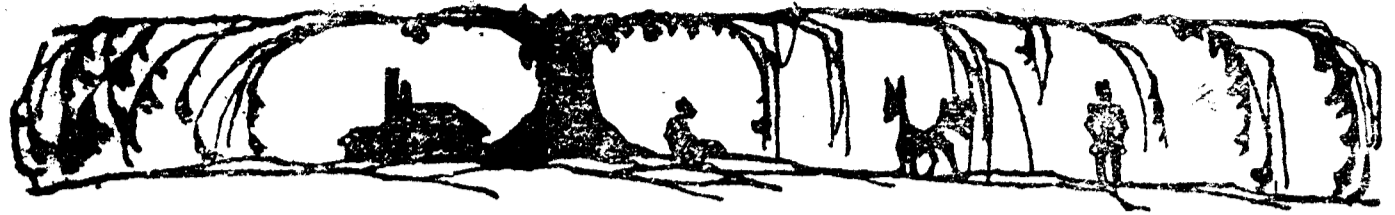
歸。則前後僅二時許耳。後乃知此三人者亦勁敵。出其不意而擒之。予亦不自知其何以能是也。厥後又有一盜。夜踰垣入人家。劫處女而出。衆皆知盜所某處。而不敢問津。畏其悍也。予乃僞爲鄉人市菜蔬者。抵其處。則小山盤厓。大石礪礪。幾迷途徑。曲折久之。始得一所。碉樓高聳。若苗人所居。前有廣場。有數人盤馬其上。遙見余。揮鞭令左行。予知使予就庖廚也。予乃曲折入後院。聞女子哭聲。弛擔聽之。一小廝遙語曰。菜蔬來乎。老章胡不來。予隨機應曰。老章有病。令予爲代。小廝曰。亦佳。有某菜若干觔否。予應之曰。有。方周張間。雜以諧謔。予問女子何哭爲。小廝曰。亦慙慈耳。焉有十八九嬌娘而不喜愛。魔者。予曰。主公安在小廝曰。此時當在院中廝纏他嬌娘。解悶耳。予作慙笑。若不解者。旣而小廝人。予乃負擔以行。旋折入後院。四顧無



人。遂棄擔。躍登後屋。穴窗窺之。則諸女娃方調絲竹。勻鉛華。忙碌殊甚。一男子虬髯廣頰。斜倚榻上。兩女子捶其足。態甚閒暇。予恐其有力。意自後掩之。轉從屋角破窗入。適當屏後。人不覺也。須臾。男子忽若假寐狀。予突前提其肘。衆女子驚散。男子猶以爲婦女捉搦爲戲。閉目作暈聲。予乘其隙。奮起掖之。男子始覺有異。睜目叱之。余不爲動。乃用力解脫。幾爲所窘。幸予已占先發制人之勢。彼終無奈何。予仍自後院疾趨下山。部黨無一人知覺者。及聚衆追劫。余已入城矣。此一事也。又嘗過某鄉。勘災。宿逆旅。逆旅主人談一客慘被劫掠。今尙淪落於此。余略詢狀。知客經商過此。頗挾貲。途中遇一健兒相隨。願爲保護。客疑其有他。謝之。健兒旣去。盜猝至。髣髴見健兒指揮。罄行囊所有去。余乃呼客至。詳問健兒狀貌及所向。往。乃逕向客所語。



處行。顧離逆旅。且三百里。蓋已輾轉歷數縣至此。約炊許。余至其處。荒山四曠。殊無下手地。姑就客所語覓之。一村店橫道左。入沽酒飲。閒語店主人。此間有壯士某否。吾兄弟行也。主人瞿然曰。吾導子往可乎。余曰。可。不數十武。已至其處。門庭頗巍煥。登其堂。則贓物纍纍積焉。少頃。主人出。狀極魁梧。而衣飾怪誕甚。余漫揖之。各不相識。余僞稱海上來。慕名造訪。健兒上下視。若有所疑。余恐其生變。鶴起擒之。健兒力殊猛。怒吼一聲。如兔斯脫。一躍升屋。余亦從之。將追及。忽一鐵鏢自余耳邊過。幾爲所中。余不顧。仍力前擒之。相扭相撲。幾仆者屢。余足捷如猱。曳之而走。倏已大道。從者麇集。始縛之。然余甚困。脛幾折。勢不能登騎。蓋余曳健兒時。力不能制其肘。彼乃以肱扶余脛。痠痛不可忍。幸余疾走。如不履地。故扶多不中。然受苦已甚。自此




病月餘始獲痊。不能隻身入盜巢矣。且步履之速率亦銳減。竇語至此。大吏曰。他無足異。捷足如君。誠世間所罕有也。豈生而有異稟耶。竇未及答。時某先生在座曰。此事吾確知之。初以駭人聽聞。故未詳道。今不妨一述矣。竇頷之。乃言少時與諸兒競步。無一人能及者。當興至時。恍若御風而行。足不履地。比長。就師讀。偶講地理。盛稱黃河風景。心竊慕之。不敢告父兄師長。晨餐而往。自沂水至廣武。不下四五百里。崇朝卽至。徧歷花園口諸勝景。探囊得餘錢。購河鯉一尾。以歸。日甫夕耳。詭言在塾讀書。父母信之。旣而問之師。所言不相符。疑其從里中兒爲牧豬奴戲。欲加朴責。始自貢游黃河狀。師不之信。固歷言黃河岸邊風景。非親歷者不能道。且以家中蓄鯉爲證。師告父母。檢屋後小缸中。果有鯉游泳。金色鱗燦然照耀。非土物所有也。始



大奇之。既而應童子試。當至濟南省垣。相距約四百里。諸同學春糶宿戒。具舟束裝。忙碌殊甚。已獨襆被持雨具。朝食而行。未夕已至。試罷。假席友人處。僅一夕。越日返矣。率以爲常。同學相戲。呼爲竇神行。一日。與同儕談京師壯麗。爲全國所無。心大動。卽日持襆被行。翌日。徧游內外城。凡名勝處。無不徜徉。出囊錢購玩具。越日卽歸。語同儕以游覽狀。俱不信。以爲聞諸人者。乃探囊示以玩具。確爲京中所製。而數百里內無是物也。自是捷足之名大著。而勇力亦漸進。大吏與某先生俱歎曰。大地生才。何所不有。苟非親見親聞。幾何不目爲齊東野語。乃知迂儒執一論人。固無一而可也。後竇竟終於州牧任。臨溜李蕙者。爲山西某縣令。夙疏財好客。踵門求見者。多當世奇俠士。蕙皆解衣推食。欸接如恐不及。會有白關東來者。其人軀幹偉昂。



氣宇軒爽。持雙鐵椎。摺疊置肘下。其器以鐵柄長尺許。上繫鐵鍊亦尺許。末有鐵丸。大如茶杯。欻然軒舉。輪舞如飛。令人四面以石亂擊。則狂濺猛射。如激浪飛花。四擊人面如流彈。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不是過也。又能以空掌距五寸許。搏磚石。片片碎。目能夜視微物。黑暗中以刀斫之。皆宛轉引避。曾與人決鬪。約暗中持刀亂斫。良久未能略中也。日中注視日光。瞪目不瞬。絕不病暈眩。其奇技如此。邑有劇盜。以矯捷爲幽并健兒領袖。彼所劫處。人莫敢過問。李令欲捕之。商於客。客適以要事他往。未果。會邑中富人又告劇盜飛度重垣。挾愛女去。一家哀泣不欲生。求令設法緝捕。諸役皆束手。追比俱窮。乃踞請客一行。客慨然允諾。既往。盜方治具饗其徒。酣飲呼嘯。有女子哀泣其旁。知必是盜也。顧左右皆刀戟森列。狀至威猛。自顧隻身。恐難



爲敵。乃作鬼聲。醜醜然。誘令外出。於黑暗中擒之。頃之。盜魁果趨出。其黨雖起立。不盡從於外。客遂猛起抱之。盜驚呼。黨徒四起。客舉鐵椎輪舞旋轉。陡擊殺數人。人以刀劍鐵彈丸向暗中射刺。俱不能中。盜遂潰遁。客令從者縛所擒盜。取所劫女子歸還之。富人而置盜於法。曾言來時往南中某帥府。頗得信任。帥長白人也。旋以重金付客。令載與俱東。雇舟北上。不知其爲盜也。行數日。抵一絕港。外江內湖。蘆葦如織。知非佳處。飭舟人別覓停泊所。舟人言此間無鎮市。非半日行不可。暗行之危險。更甚於此。遂不肯移。固言之。卒不聽。知有變。顧自恃有技力。亦不畏也。無何。夜將半。忽有人呼賊至。客與僕俱驚起。略事結束。甫出艙。艙上突有人以巨斧劈其首。客已有備。舉鐵椎四面舞。巨斧錚然飛去。卽有人以鎗直刺客胸。復爲鐵椎所格。僕亦




相繼跳去。挾金於懷。將赴別舟。不意旁舟皆賊黨也。咸登舟相助。懷中金幾爲所攫。客揮擊益猛。宛轉護僕。擊殺數十人。盜衆皆落水。喘息方定。忽見舟旋轉如磨。艙底聞水聲。汨汨然。客驚起曰。此賊在水中挖孔。船底已破矣。速去。乃急取棹一與僕。令抱此浮水達岸。自拾一板乘之。漂流至岸。將插足碇下。忽覺水中又有人持已足。時僕已登岸。揮手令速呼救。而自舉鐵椎向水中擊之。旋擊旋來。至再三始得出。幸僕之懷中金亦未失也。此僕遂從予數年。近日始病死耳。聞者莫不驚歎。旋晉省中丞。知其名。特保爲提塘。李公亦力薦之。一日。奉差委往他縣。行經太行山深處。時方夏秋之交。日中酷暑。逮晚。忽陰雲密布。雷電交作。暮色下矣。主僕倉皇欲覓投宿處。急切無有。久之。昏黑中。髣髴有古寺居道左。正殿五楹。磚石塞戶。僅留小孔如狗

竇中空而洞然暗黑。不知爲神像與何物也。回視兩廡。廓然無門。塵積四五寸。命僕略事掃除。羅列弓刀。以備不虞。襆被稍息。而雷霆厲。不能成寐。電光燁然來。則毛髮可辨。各視面貌作鬼怪猙獰狀。巨雷震撼。破壁傾垣。俄而電火忽久耀。通明如晝。四火炬飛來。蜿蜒繞殿外石柱。宛然龍也。頃之。火龍由孔入殿。卽聞霹靂轟然。窗瓦俱震。久之。有一龍出。往西南方飛去。良久。引一龍至。視前四龍較小。相將入內。霹靂驟起。有如山崩。遂寂無聲。客謂僕曰。此妖龍也。能爲人害。吾少受師傅。有百鍊金剛火器。擊之可擊魔怪。今將一試之。僕色顛膽裂曰。彼不復來擾亦幸矣。尙敢撻之乎。客不應。持器欲出。僕涕泣諫阻。且曰。吾主公奉命在身。而遇險於野。其誰知之。此間數十萬生靈所繫。幸慎重也。蓋俗傳有龍怒必陷地成湖之說。故僕以爲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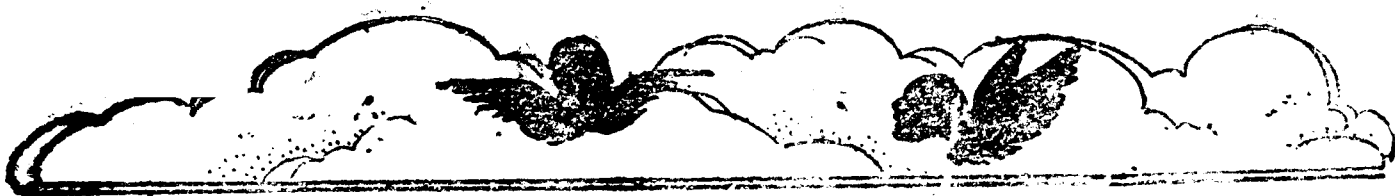
亦愴然而止。久之。客自覺心事未了。輾轉不能成夢。少頓。聞僕已有
鼾聲。乃自攜火器至孔下。竭力掣之。霹靂驟起。響甚於前。客耳膜爲
破。暈絕而仆。僕驚起。覓主人。欲出廡下。則五龍盤旋空際。碎作千萬
火花。隨風飄落。宛如烟火戲狀。須臾。天地昏暗。尺寸不辨。腥穢焦爛
之臭味。不可響邇。僕亦暈然暈然久之。天已黎明。僕至殿下諦視。則
主人臥階下。腥涎濁溼。面目薰黑。氣咻咻如僅屬。僕乃捨薪燃火。滌
湯飲之。旋蘇。扶至近村。告以夜來所遇。老幼擁擠而至。皆云素有妖。
能食人畜。挾磚石入視。則血肉狼籍。徧灑壁上。蓋爲龍爪所裂也。其
中朽骨撐拄。獰惡如地獄。不知食幾許人畜矣。時客已能言。因問村
人何不驅之。而磚石瑾之。以成其巢穴。村人以禍福爲言。客云。余昨
已斃。爲言其狀。村中猶不信。客言吾某提塘也。如有爲害於鄉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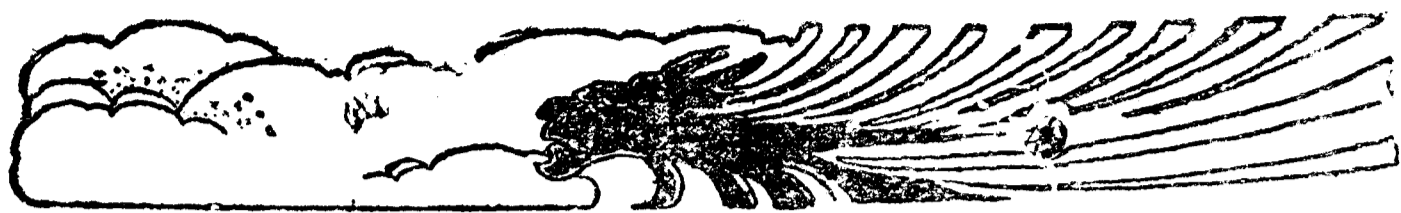
鳴官。吾仙當來治之。衆人始欣然。各負薪炭。至廟燬其殿。自是客面稍野。人皆呼爲黑飛王。沈伯和者。名應奎。武進人也。少有絕力。略識文字。慕古豪傑之爲人。能重然諾。急人之難。巖然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丹陽鄒芳者。久任俠。名重江湖間。於諸少年爲老輩。曾以布衣走京師。爲臺灣道姚瑩等訟寃。折辱穆相及中貴人。以此名震輦轂。疾之者至竄名捻匪中。指爲亂黨。卒以此爲某相捕逮。援他事置之。法當其在里時。遇伯和於某圍場。見其臂力冠同儕。驚嘆以爲己不如。因延伯和於家。俾與女角力。女曰大娘。亦擅奇勇。善彈丸術。能暗中擊人於百步外。命中不爽累黍。是日置女於樓上。使擊伯和於樓下。三擊不中。女不敢與伯和角臂力矣。芳乃贅伯和於家。衣食悉以資之。芳無子。故婦視大娘而子視伯和也。伯和七上公車。不獲材




官頗忿鬱。顧所至輒有奇迹。王公貴人樂與之交。求保衛。富商大賈爭致爲鏢客。一日獨行費縣山中。欲游管仲廟。訪求不可得。乃雇輿往。輿人問姓名。知其爲伯和也。乃知將舁之人古廟中。旋皆亡去。伯和仰瞻廟額。知非是。急欲出詢。則少年數輩闕起。扛巨木。擋於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淺淺者。須數輩耶。揜袖而前。平舉之。臥之於池。少年頗駭怵。中人猶嘔強。指前石鼎相示曰。能舉是。則吾輩服矣。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瓶。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神色不少變。少年輩大駭。舌吐不能收。徐徐引散。伯和笑謂之曰。吾不屑苦君輩。但君輩以後亦慎勿輕視人。諸少年不敢應諾。旣去。伯和故繞廟之廊廡。觀偶像。摩挲碑刻。良久。日至下春。始徐步歸。抵逆旅。逆旅主人驚曰。客豈有兩翅。乃從虎穴中飛出耶。蓋館人多同謀者。知情欲窘辱伯和故也。



後走河間。飯於邸舍。忽有風驟猛如虎。搏人而食之。衆皆圍觀如堵。牆不敢稍撓其鋒。伯和勃然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七尺軀。畏一騾。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前。騾舍人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突起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斃。縱所食人使去。後下第還。其人尙生存。迎拜道左。諦視之。則左方面目。鑄其半如混沌焉。邵芳旣以忤穆相致害。伯和深疾之。時清文宗方在藩邸。穆不悅文宗。與某妃及中官比而謀傾陷焉。有額駙某公。文宗心腹也。求奇士制穆相。得伯和。額駙公以兄禮之。每燕談之頃。言國事危疑。以擁護文宗爲請。伯和奮臂起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自是中貴人。凡屬文宗黨者。皆延譽及伯和。累擢至某軍都統。掌宿衛。頗有權。會宣宗不豫。東南方有兵事。召軍機諸王公大臣。



入計事。至宮門而返。不知中情若何。中外洵懼。額駙公奉文宗俱入宮。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毅然曰。既承知遇。當竭股肱之力。以衛殿下。萬一有變。惟以不肖軀殉公。不知其他。文宗乃令額駙公要伯和入衛。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凡諸王貝子貝勒等府人不得闌出。於是宮禁寂然。伯和與文宗同臥起。示不獨生。及宣宗不藥。乃出。既而文宗立。方將引入揆席。而英法聯軍寇白河。伯和與僧王力之戰。兵敗。文宗車駕奔熱河。恭親王以伯和主戰爲罪。倡言於朝。謂非去伯和。無以謝外人。及圓明園再燬。訂和約於禮部堂。伯和卒罷免。議者猶追論不已。文宗不得已。放伯和歸田里。伯和雖武進人。而性喜居北方。遂稅居漳水之濱。旁河一小村落。挈妻子耕讀以娛暮年。有友



人過其廬。見其坐斗室中。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飴。飯糲糲棘喉。而伯和飲噉自如。牀頭樹銅簡二。高可等身。夜分輒自起舞。謂人曰。吾恨不能持此先擊朝中老魅。然後與夷酋決一死戰。碎身粉骨。亦所不辭。何物夷人。竟能占此勝着。家賊之肉。其足食乎。且語且舞。劍有風颯然。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立。時伯和年且七十餘矣。既而慨然太息。泣下。自言三十年前。無日不思立功異域。爲張博望班定遠一流人。奈浮沉宦海。溺情恩厚。忽忽壯志灰矣。因憶一事。皆以登第後南歸。宿交河之富莊驛。見道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衆咸相告曰。縣有義士曰廬千斤。路遇不平。無不援救。昨於某街見弱女爲匪人所困。弱女涕泣忍辱。不敢與較。匪人公然當衆言。其父貸予錢不還。予雖辱以婢妾。宜也。况里巷間女子。遂不願予一顧。



盼者。予見此女肌膚稍白皙。欲挈之偕歸。而彼假惺惺。不肯隨予行。然則予怒一發。捽髮禿衣。欲如何則如何耳。衆莫敢與之辨難。唯唯而已。弱女憔悴如故。義士適過其前。問情。匪人本惡義士。厲聲曰。何與汝事。義士躍起曰。青天白日。遂無公理耶。汝釋此女否。匪人若不聞也者。義士奮臂捽其胸襟曰。尙敢爾。匪人大詈而起。抗拒不相下。義士大怒。頓之地。扑踢交加。匪人力不支。旋斃於拳足下。然在義士亦一時公憤。未嘗有意殺彼也。今已繫獄論死。無可挽救。是以歎惋耳。伯和聞言。知其能得衆心。必平日仗義者。不覺有兔死狐悲之念。急攜衣冠往見縣令曰。某以給假省墓。道出於此。聞壯士盧孔禮。因鋤強扶弱。積不能平。遂致渠誤殺人。然實天理人情之正。人人心中所欲出者耳。非故也。法本可減等。况今內亂未靜。外患迭起。海夷之

氛。侵入中原。烽火時驚。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此用人之秋也。苟有奇才。方當許以十世之宥。奈何繩尺寸法。失之交臂。且刑人當與衆棄。古之良法。公何不詢於合衆。以誤殺貸其罪。俾冒死自贖。卽日部署少年守閭里。一旦有事。大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或久填牢獄。甚無謂也。縣令知伯和新貴。且其言直。乃肅然拱手曰。謹受教。明日設座於市會。朝縣中耆老士紳而詢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其人果足爲鄉里謀公益乎。則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且孔禮有勇與好義人也。今日然則吾欲貸其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何如。皆崩角稽首曰。幸甚。令大悅。孔禮遂得釋。乃盛服詣縣門。搏頰稱謝。令謂之曰。非我貸若也。吳中沈進士過此。教我貸若也。孔禮志之。出訪伯和。知亦豪傑士。傾心願締交。伯和急



遠南歸。孔禮留之不獲。乃剪紙書沈伯利姓名爲符。旦夕尸祝之。越數年。伯利再經其地。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令家人烹伏雌臘宿酒。妻女皆出拜。治饗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利至。皆爭集聚觀。入庭。率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利亦喜劇談。乃爲長筵。列坐飲。噉有如波捲電嚼。笑語欲沸。後酣。伯利持鐵簡起舞。舞畢。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蠶涌。鬚眉翕張。羣少年則髮植如竿。誓爲沈公死。沈因稱說時事。及若何有所樹立。衆益憤激。孔禮再拜把酒起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有志當世。一旦有事。飛檄召孔禮。孔禮卽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而亦惟公之所死。及鴉片事起。朝臣中頗亦有主戰者。林文忠在粵。方大創英兵。部郎某君。豪俠士也。與伯利頗相契。諷伯利以勤王敵愾。伯利拔劍起。



舞。且具言孔禮始末。慨然曰。孔禮必不負我。當折簡爲君招之。設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某君氣爲之振。忽浙海受創。中朝主張遽變。穆相又誘煽其間。於是主戰者皆廢。孔禮至京師。五百人無所部署。與中貴人黨徒相忤。幾兆禍變。伯和知不相容。乃勸孔禮歸。於是車麟駟鐵之勇士。忽成攜手何梁之旅人矣。孔禮旣與伯和別。十餘年不相聞。及海疆事再起。時太平軍方熾。伯和頗有髀肉之感。當白河之役。伯和力主攻守。乃作書招孔禮。及北京陷。圓明園被燬。孔禮杳然無消息。伯和疑其久而背約矣。貶謫之命旣下。伯和將襆被出都。忽一男子款門求見。泥首自陳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胡不來。則泣然曰。孔禮病風。臥褥不能起者年餘矣。聞海疆有變。一日三躍起。則大劇。得公書。乃流涕漬面。伏枕頓首。稱死罪者三。故



遣某來謁謝。犬馬之齒既衰。不復能馳驅之事。有負明公。愧悚無地。其臨行時。孔禮垂死。不知今復何如。伯利亦爲之悲。不自勝。蓋以當時中朝反覆。事勢不可言狀。卽孔禮能來。未必克遂所願。况孔禮又膺重疾。烈士暮年。能毋悲感乎。因歎孔信。告以將出都。可與偕行之。故孔信亦太息歔歔不已。因問五百人安在。孔信言強半老且死矣。卽其存者。又多半死於太平軍。凡最密切之兄弟三十人。僅孔禮於某在耳。因共談齊魯河洛間之捻寇。與東南之遭劫。不勝悲感。罷酒。明日。孔信招逆旅中俱來之壯士十餘人。皆結束如舊時身手。衛伯和出都。伯利謝不欲。曰。吾羸馬敝車。一肩行李。何所珍惜。而言保衛。且吾始來召君兄弟者。爲國家宣力耳。今志願已遂。尙何顏驅策壯士哉。君休矣。他日握手於交河之濱。借村醪一杯。澆胸中塊壘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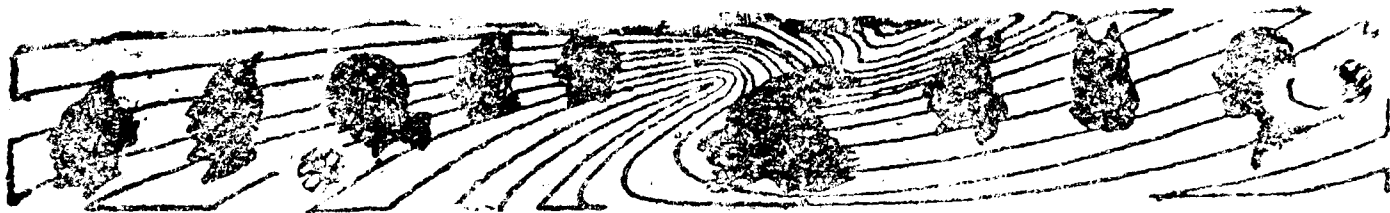
又吾雖南人。苦南中卑溼。不適吾意氣。此行當擇河漳間開田處之。鄴下多才俊。或可與共晨夕。藉盡天年。人間功名富貴。本非吾願。又桑梓經喪亂。故園必殘破不堪。不忍重過視。寒族鮮亢宗子。終客死他鄉。亦甚快耳。何爲僕僕歌江南好耶。遂悵然出都門。孔信卒率從者送之。伯和既定居於漳河旁。乃與孔信往視孔禮。至則孔禮已死。伯和哭臨於其柩前而去。伯和卒時。年已逾八十。當在同治初矣。無子女。嫁某君。令山左某邑。曾爲人言。伯和晚年。猶慷慨好奇節。不忘國事。丁文誠爲魯撫。有太監安得海過境。招搖事。立捕置獄。誅之。薛庸庵曾誌其崖略。實則其謀發自伯和也。先是伯和與丁公有舊。某歲。薄游濟南。將就丁公館數日。於逆旅聞人言。有京師中使君。豪侈若何。顯赫若何。威福不可響邇。守令奔命不暇。中丞公未敢過問也。



伯和怒亟走告丁公。故欲立名在此。一舉且不殺此獠。何以謝天下。公如敢爲。中朝必不敢問也。丁公心然之。遂行破格之事。伯和之老而奇俠不減。多類此者。惜不爲搢紳所喜。故或削而不著。論者曰。夫三奇人皆清季人物。絕非虛妄。有才與力若此。未嘗一竟其用。惜哉。當世交臂相待。殊落落。逮後世傳一二軼事。則人徒以劍仙飛天夜叉鐵扇道人大力童子等視之。迂儒閉目搖首且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嗚呼。所謂奇人者。又安往而不數奇耶。東陽秦士之篇。叔子鐵椎之傳。古今同一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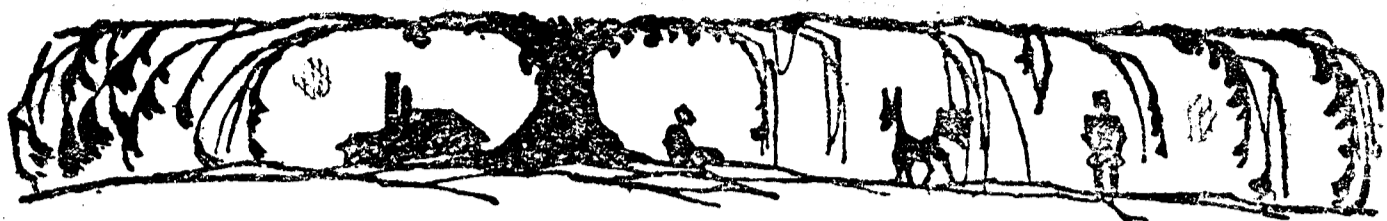
三孿生

距今十八年前。杭縣崇化鄉醫生賈某之妻。懷孕三月。腹已便便。又三月。腹大幾如五石瓠。身軀笨重不能行動。見者咸預測其爲雙胎。



詎足月分娩。竟一胞二胎。且均屬男性。聞者咸爲賈某喜。好事者日代報縣。邑宰發給襍衣三襲。番餅三十尊。而賈因家貧。原有子女各二。至此又添三兒。實無力負擔。且其妻一人不克哺乳三孩。故擬將三子中留養其一。餘二子螟蛉與人。事爲該鄉富紳陳某所悉。陳以雙生常有。三生罕聞。且相傳三生如係男性。則將來定屬不凡。故親詣賈處。囑賈善自撫養。勿送與人。賈以無力負擔。及妻之乳液不敷。分哺三子爲辭。陳曰。君如因此。予願代僱乳媪。而負擔其費。並願撥田十畝。歸君收息。以作三子教養之需。賈於是允之。

詎天下奇事。乃竟有無獨有偶者。蓋翌年秋。同邑瓶窰乾麗銀樓主人田某之妻。亦一胞三胎。唯係女性。一時喧傳遐邇。說者謂如以此三女匹配賈氏三子。誠天造地設之奇緣也。事聞於陳某。卽倩人登



田某之堂。代賈氏三子求婚。田以賈貧而拒絕之。陳迺親向田某說項。謂君如俯允。予願再以田五畝給賈。並當卽出洋百元存放。存至結婚時。將子母一併津貼迎娶之用。田迺首肯。於是遂文定焉。

光陰如駛。今歲賈子年已十八。田女年亦十七。而陳某猶健在。迺爲賈作主。吉詹夏正十一月十六日爲賈氏三子同時完姻。當彩輿三乘相率行經街衢時。熱鬧異常。宛如賽會。迨夫百輛盈門。則紅氍毹上。新人三對。同時交拜天地。洵屬奇觀。而四方之人。咸欲一睹此特別佳禮以爲快。故爭相往觀者。庭爲之滿。禮成。遐邇傳爲美談云。

三異事

怪異之事。見於記籍者夥矣。然類多不實。或出諸傳聞。或信口雌黃。頗難徵信。今茲所記。均係發生於予家。而又爲予所目覩者。確係事

實非敢欺人。抑且怪力亂神。非予所信。祇以其事真而可異。理難索解。耿耿未能去懷。因筆而出之。以供博學者之研究云爾。

缸水泛溢 前年春間。予之嬸母。在廚房內料理午餐。忽聞灶旁水缸中發生奇響。如起波濤。須臾。水即直衝而出。缸蓋被激墮地。水亦盡潑地上。趨視缸中。則已空無所有。是缸可容水五六担。方於本晨汲水甚滿。故迷信者。謂必水鬼誤被汲入所致。斯言固不值一笑。然終亦不解其故也。

石隙噴烟 予家門前臨河。河岸係石板鋪成。本年五月初七日。岸之旁邊。忽有白烟縷縷。從石隙中噴出。愈久而烟愈濃且多。歷兩晝夜始止。當時村人聚而觀者。日有數百人。皆莫明其故。蓋其地四周無山。決無礦質。此烟從何而來。亦殊堪研究也。



雞羽被剪。今春我邑喧傳剪毛被雞事。怪誕之說不一而足。時予在家。殊不之信。及驗自蓄之雞。則見所有母雞。其翅膀間硬羽。果皆平膚齊斷。新痕宛在。一如刀剪。惟牡雞則否。斯事亦甚可異也。

洪宣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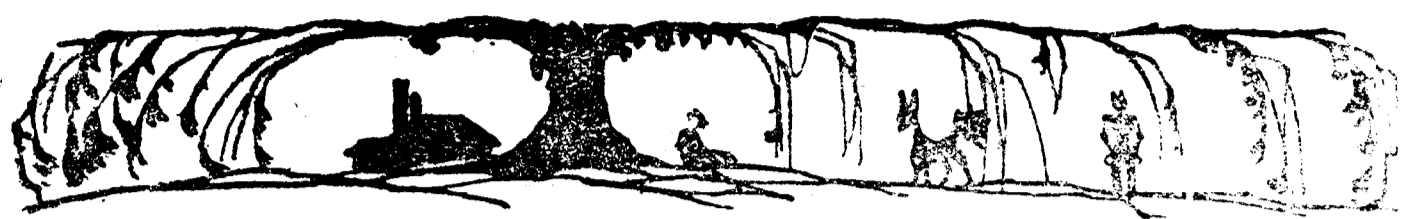
洪宣嬌者。洪秀全之妹也。體格健壯。氣魄雄厚。工武術。精疆略。其志有非男兒所可比者。於乃兄稱太平天國王時。屏諸脂粉。攜利刃於粵東。組織娘子軍一隊。宣嬌自主其軍。身著五彩軍服。調度有方。有條不紊。其氣像自與娉娉婷婷。孌孌者不同。女軍咸諳戰鬥術。有敢死之風。若與敵遇。身先士卒。勇猛直前。敵軍輒北。清軍攝其威武。畏其慄悍。無敢撻其鋒。若宣嬌者。誠嬌兒之一良輔佐也。不幸於金陵陷落時中算。與四天王中之林鳳翔同時被獲。就戮法場。毫無

懼容。清軍知宣嬌香消玉碎。乃無所顧忌。長驅直入。而終克服天王者。宣嬌之沒。不無關係也。然其齒大爲清廷之重視。製錦匣。序置之。登簿首。入寶庫。籤曰。太平王妹洪宣嬌之齒。事聞於前輩言述。故記之以告讀者。

田姑娘

前清某年間。浙屬之某縣。頻年飢饉。人民困苦。生計孔艱。無賴之徒。挺而走險。嘗用麻繩爲利器。當黃昏時。於行人稀少處。遇有孤行旅客。執繩兩端。套入頸上。潛負而走。至荒涼處。聽其呼吸。繼則剝衣。越貨。棄之而逸。俗謂背死狗。有周吉日者。善其術。肆行無忌。一夜。到山僻中。適逢一女郎。貌傾城。衣麗都。周喜甚。將繩猛套。偃僕疾走。行約數里。聞背人大聲呼曰。若大悍賊。欲將田姑娘負到何處。周怪其未





死。兩手盡力振之。行愈急。而女聲愈烈。周懼且疲。喘噓跌仆。釋手。回顧女郎。已不知去向矣。天明返家。具道所遭。輒肉怛心悸。未幾。咯血而斃。此周之行爲。吾鄉則稱背娘舅。與近滬上盛行剝豬糞。事相類。

縹緲峯

邇來環境洞庭西山之太湖方面。距山四周六七里間之湖水。澄清異常。且湖雜可以了然。至今歲愈形清澈。一時鄉民咸異之。蓋太湖無風三尺浪。水因浪之鼓動。決不可望其澄清。且同在一方。而清者獨清。混者獨混。若劃鴻溝然。深不可解。茲者西山縹緲峯頂上。距今二週以前。居民於黃昏時。忽見此山峯有光萬道。橫亙空中。久之。光中現龍一條。鱗片閃爍有光。若燃電然。頭大如一土墩。角如雙塔。鬚長如帶。白而長之龍身。至數里。頭部向西北。俛仰多時。旋見東南上

有黑雲騰空。龍卽冉冉向黑雲中游去。鄉民正驚駭間。陡聞峯頂上。霹靂一聲。光卽四散。頓時黑暗如故。龍亦不見。

紅白孩

東山寥里村。漁民李根能。家祇一母。娶妻某氏。去年懷孕後。預料產期在今年三四月間。詎該婦至期未產。其姑憂之。以爲有病。故多方覓取不值錢之草藥。然不育如故。至本月初十。該氏忽腹部發痛。血下盈盈。經根能延收生者至家察視。亦多不明。如是者二日。至第三日傍晚時。該氏始覺腹部大動。未幾。產下一男。闔家慶幸。乃一面正在包紮間。又呱呱一聲。連產一男。根能以嬰孩衣服。祇預備一套。睹狀莫能措手。當時門外忽來一跣足僧人。聲言欲領一孩。根能以爲恐日後無力撫育。見一孩面紅。兩目已完全張開。炯炯有神。較第一



孩白面者爲兇。經母子計議後。遂決將第二產之孩與之。僧乃抱於己之胸中。頻行禮佛叩禱。飄然而去。

裕總督

清同治間。有裕某者。由粵督調任兩江總督。其上房用粵東順德之梳頭媽多人。以侍左右。梳頭媽。與尋常僕婦不同。專以代婦女梳頭爲業。貌姣好。且柔婉解人意。其脚之後跟。每日用細石淨水相摩擦。是以潔白而光亮。平時惟著拖鞋。其露水磨之脚跟。以爲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宛。略如纖月。他省人之至粵者。每謂見此。能令人消魂也。其動人處。有過於柳眉櫻脣也。裕某素有聞鼻烟癖。其聞烟時。必以各婦之脚。羅列于前。以其脚跟爲盛烟之具。且謂遠勝於象牙翡翠之類也。有人微譏其近穢處。裕笑曰。昔楊鐵崖鞋杯行酒。千載

傳爲笑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崖聞之。尤當欣羨。爾輩俗人。何足語此。意頗自得云。

禿頭

英人弗爾司。科學博士也。其研究人之頭腦云。四百年後。歐洲男子。將盡變爲禿頭。因現今之人。思想日高。無刻不用腦力。故頭髮必日漸稀少。而成爲禿頭也。

怪癖

南美洲之士人。性嗜一種樹葉。凡飽啖樹葉。可五日不飢渴。且能勞勩操作。惟據物理家云。此種樹葉。中含毒質。其性烈於鴉片。不解土人何以喜食之而不病也。

疑案





洋場十里。到處喧囂。惟西隅一角。略稱幽僻。而林木葱蒨。道路平坦。尤爲他處所不及。故不但西人喜靜。泰半僑寓於此。比年來吾國之富室巨賈。遺老偉人。亦多拓地營居。視爲樂土。以致大廈連雲。崇樓櫛比。所以靜安寺路。愛文義路。西摩路。戈登路等處。其清潔。其治安。均較他處爲勝也。然天下之事。防不勝防。奇事異聞。每多出人意表。傳聞日昨。戈登路大華飯店之前。出一奇案。頗饒興趣焉。蓋西摩路。戈登路之間。有某巨室之小姐。歸宵護閣。藉盡孝思。新秋殘暑。殊覺煩鬱不耐。乃約數女友。輕衫細步。夜游大華飯店。聊藉銀燈膩舞。遣其綺懷。夜漏深沉。興盡言歸。不料甫出大華飯店之門。卽有數匪人。持鎗擁上。將某巨室小姐。挾上汽車。飛馳而去。遺其數女友而不顧。蓋非目的物也。事後某巨室得報。並不張皇。暗覓線索。而營救之。因


某巨室交游廣闊。聲勢炫赫。計料么魔小醜。不過志在金錢。決不敢妄加危害也。果然不至念四小時。某小姐已安然而返。其代價僅費去區區十萬元。在某巨室固視同九牛一毛耳。此案光怪陸離。突兀險趣。談者津津而道。幾同日覩。然又謂竭盡智能。終未探得某巨室之姓氏門牌。引爲憾事。甚望福爾摩斯顯其身手。一明此疑案之真相焉。

奇女

金閫門外。姑蘇臺邊。有金祖甯者。宦家子也。妻楊氏。亦名門女。一日。將治裝赴任湖北。欲覓一婢。取容止嫺雅者。屢相無可當意。正躊躇間。忽有老者攜一少女來。踵門求見。云憐戚有孤女。家無親屬。願鬻身爲婢。藉身價以償葬母費。女年十四。輕盈曼妙。風韻天然。楊氏甚



屬意。因立契買攜任所。楊氏擅長詩詞。閨秀日事翰墨。其姑方氏亦工吟咏。姑媳酬唱。顧而樂之。當時有風雅聚於一門之譽。婢取名紅鶯。令侍几案。研墨拂箋。極當主人愛。平居惟愛素抹淡妝。蓮瓣細削。舉止風流。頗覺秀色可餐也。祖甯涎其色。屢挑不動。一日擬強迫之。紅鶯奔至主母前。掩面哭訴。楊氏心喻其故。殷殷勸慰。卒哭不應。乃語之曰。自今而後。爲汝別治一室。至余圖書室事。非奉呼喚。莫前可也。紅鶯工針黹。居常見其取五色花綢縫綴。僕婦輩偶窺見。卽掩藏不肯示人。故亦不識所製何物。其居室中。晝夜燃燈。微聞時起立。若不睡息者。間有推窗聲。屋上踏瓦聲。家人咸知其異。楊氏竊以爲怪。一夜布梯於壁。登而窺之。室內虛無人焉。惟案列燈盞。鑪焚異香。窗戶洞開。繼聞落葉皆飛。宿鳥盡驚。紅鶯由窗間躍入。頭挽高髻。戴珠



鳳冠。額上插雙雉尾。身穿五色軟甲。胸懸大鏡。并佩六甲靈符。手提革囊。安置案上。復探囊出之。則血濺人頭也。面色猶生。以小劍割舌。啖之。且舐其血。若有餘味。楊氏駭極。急下。紅鶯聞壁上有聲。知有窺者。急滅燈斂息。曉詣楊氏前。長跪請曰。微昨窺露行藏。儂亦不能久居此。蒙恩豢養。圖報異日。因詰其行。縱支吾不語。但云日內有叔父來。卽儂辭主之日也。數日後。果有一男子。詣道轅。謂有姪女在內宅。欲一見。其人彪形虎狀。黑掛黃衫。繫黑白二衛於門。斯時紅鶯已易裝出辭。擲還銀包一。蓋身價也。各跨一衛。絕塵而逸。遂不知所終。余聞友述此。爰筆記之。

奇異沙漠

檀香山有克洛特沙漠。其沙之奇妙。不可思議。風吹其上。能發一種



聲音如唱歌然。置手中擦之。則變爲雀鳴之聲。更置之衣袋中。竭力搖動。則又變爲犬吠之聲。博物家以顯微鏡考察之。見沙粒皆成球形。稍觸之。卽旋轉作聲。故此沙甚爲人珍寶云。

犬學校

美國柏依島省。有犬學校一所。任教員者皆大學畢業生。現有犬三十餘匹。每日有一定之課程。授課時亦試其思考力與記憶力。自開辦以來。成效頗著。聞將來貓與鼠亦須入學云。

血酒

美洲西北紐基內亞高地之土人。如值死喪。必穿孔屍身。榨出血液。盛以竹筒。而後懸屍小屋中。徐待其乾燥。乾後更移往高山。懸諸高樹之枝。同時招待來賓。欸以此血。不啻置酒以宴送葬之人云。

八馬


周某。鄉村之少年也。狂放不羈。豪於飲而精於博。一夕。薄醉歸來。道出荒塚之側。見彼壘壘者。靜默於淡月之下。高低不齊。周膽素壯。安步當車。初不稍怯。忽聞草際有聲。若物之相縛者然。不禁動好奇之心。欲一覘其究竟。定睛視之。有馬八匹。奔走不稍休。儼然走馬燈之背影也。每匹重可卅餘兩。皆白銀也。竊思此乃蒼天賜我之財。烏可不受。爰先向空頹首。拜畢。乃將馬一一捉而置之囊中。大樂而歸。歸卽藏入磁罈。祕不告人。而自矜之色。令人一見而知其有得意事也。於是酒食之爭逐。擄菹之角勝。幾無虛夕。而衣履則煥然一新。且鳩工庀材。增建屋宇。自以爲財運亨通。驟得多金。不妨隨意揮霍。詎知其樂祇在一時。而痛苦且不旋踵而至。殆所謂樂極生悲者非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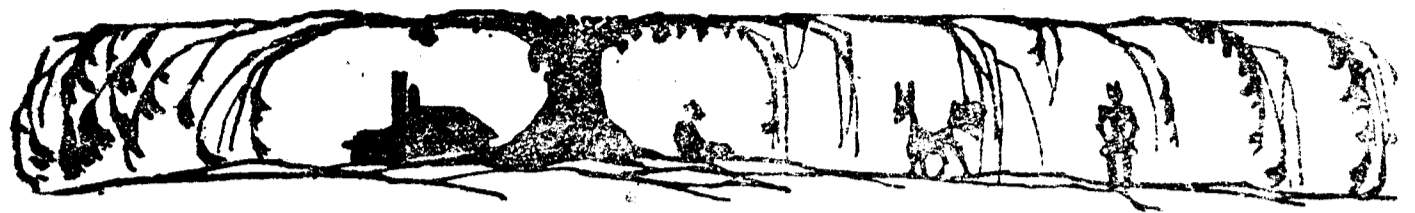
周自得馬後。有所恃而不恐。布號本行。隨意賒欠。而酒賭之虧。空尤多。至月終結算。必須將銀馬賣變。方敷償還。豈知啓鑿視之。八馬雖宛在中央。但周已大驚失色。乃向爲銀質者。已變爲泥質矣。而索欠者。且日踵於門。周大窘。苦無應付之方。不免轉喜爲憂焉。豈天懲其狂妄。始與之而終吝之耶。然此說亦近於迷信矣。

理藩獄

元和某先達。年少翩翩。風流倜儻。以庶吉士散館。改縣理藩。道僻難攜眷。隨從蒼頭奚童各一。晉省驗憑後。雨阻逆旅。長夜不寐。秉燭讀洗冤錄。自遣朦朧間。恍惚見一長髯翁。冠帶入。亟起讓。翁略不遜。昂然對生曰。足下骨鯁忤朝貴。適茲邊陲。能無抑抑。然富貴窮通。命之所在。哲人達觀。固不煩僕之喋喋也。今夕冒昧進謁。緣有一獄。爲余



手判。煩君重了。此案懸自某年月日。距今幾三十載。人證佚亡大半。一時恐難措手。惟君素行剛毅。故敢奉託。好自爲之。有厚望焉。言訖告辭。某亦悠然。蘇維時明月入窗。天放晴矣。回憶夢景。歷歷猶在。日前翌晨兼程抵任。查盤交代畢。卽提茲獄。先是邑有客民趙某者。業賈。妻劉少艾。閨門素不謹。趙初慕雲顏色而娶之。後以賈故時遠行。婦不耐。遂招前好續舊盟。趙固懦弱。無丈夫氣。知之亦不究。鄰右有諷嘲諫勸者。則掩耳走。因此數載相安無間言。會歲暮。某赴隣邑收客賬。婦忽至縣首告。夫被戕於途。驗之果然。時陝右某公令是邑。素神明。有賢宰稱。逮婦詢兇手。答不知。公怒撻其指曰。汝既首知夫被戕。而安有不知兇手理。婦語塞顏慘。終不認。無奈傳四隣。詰風聞。隣以所見稟。於是逮婦歡。嚴刑鞠之。亦不認。祇得並囚之。至今幾三十



載不結亦不白。四隣佚亡已大半。奸夫亦瘐斃矣。


先達閱罷。躊躇曰。此獄如天衣之無縫。某公當時尙難着手。如今相去若干年。知此案者已甚尠。吾雖受神明之託。亦何從爲力哉。無已。其就案而詰之。或能略得端倪也。因升堂提劉氏。劉居獄中幾卅載。驟聞提訊。驚駭不可名狀。出見堂上官。面貌音容宛如當年之某公。益愕。俛首無言。先達見婦年逾知命。兩鬢已絲。雙手被拶。指骨盡斷。遂溫語慰之曰。茲案余蒙神人之佑。略悉底蘊。故爲汝求平反。汝可將當時情形。直言無諱。俾余設法。脫汝縲紲。婦若不聞。先達窘降容。謂之曰。汝果不欲余爲汝雪此案耶。然則余負神明矣。余負神明矣。婦至此被感不能忍。稽首再拜。流淚被面曰。犯婦五十以外人。早拚一死報二夫。本不欲揚此醜事敗門風。今承大老爺。諄諄勸導。殷殷



垂詢。犯婦隱無可隱。願將前因後果。和盤托出。還望秉例重辦。以杜淫風。亦犯婦之所以報二夫於泉下也。犯婦生長蓬門。幼不檢行。致一再失身。初歡某匪人也。以故忽失蹤。嫁後在途曾一遇。至今音息杳然。再歡爲余戚。儒而農者。多情美丰姿。與余有白頭約。綢繆甚篤。誓同生死。後迫阿堵力。下嫁趙某。非所願也。滿擬偕逃一死以見志。戚執不可。乃嬪之。惟前情未斷。值夫外出。每招戚作入幕賓。戚亦不忍拂余意。時作桑濮行。某歲暮。夫赴鄰縣收客賬。故例須十餘日方歸。遂召戚住家中。不料夫忽折回。取遺物。被撞見焉。闇不敢執。反身奪門出。戚以其爲邀助。亦逸。慘案卽於茲夜發。死所適在戚寓。不十武。因之先覺奔告余。余初意爲戚殺。繼念戚亦懦者。詰之極口呼冤。並發誓。余固深信戚於余前不打誑。且其貌誠不少慌。足證余夫非



戚殺而兇手究爲誰人。何天網恢恢。至今不雪哉。續言曰。余當時與戚議。擬密埋之不彰。戚曰。茲烏可。余輩固無私。若此則無私成有私矣。余意當赴縣首告。覓兇手以湔此仇。否則九泉亦難瞑目也。遽之遂首舉。孰知某公不察。反以此致余罪。戚亦瘐死獄中。而兇終不獲。嗚呼。以余一身傷二夫。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之罪尙可追乎。言已哽咽不成聲矣。先達聆畢。將供詞逐一推詳。不禁脫然悟。謂婦曰。汝曾途遇初歡作何語。曰。彼固喃喃泥余作情話。欲續舊好。余却未之理。彼亦悻悻去也。某領首曰。是矣。顧左右曰。該婦初歡現在本邑否。答在。立命馬快曰。祕密捕之來。設有誤。惟汝罪也。移時執至。某飭帶婦下。謂之曰。汝卅年前殺人案。余今得之矣。設非神明有靈。汝將終爲漏網魚。恢恢天網。應知疏而不漏也。



初歡聞言。目瞪色變。狡辯曰。冤枉。余安分良民也。烏有茲罪犯哉。先達拍案曰。狡誠狡矣。奈余有證。何令帶劉氏對質。取大刑伺候。初歡面頓沮。叩頭如搗蒜。曰。余知罪矣。惟求一死。緣彼自客中返。悉婦情。大憤。見又冷落如陌路。於是殺機啓焉。會趙某目睹醜事。出深夜踣行。值於途。害之。移屍至戚寓。嫁禍于人。已則避禍匿家中。後案發不及已。復出。豈意卅載後。遇此神明邑宰。卒伏法。案雖大白。婦已撞斃於監矣。蓋其初知害二夫。不知尙有一夫亦在被害之列。羞惡之心萌。殉焉。先達某與梁溪林公爲同年。言如此。嗟夫。一奸案而殞四命。慘矣。好色者知所戒焉。

殘忍植物

南美洲有馬地年木。莢上生五六寸之利鉤。牛鹿等獸。苟經其間。觸



之則深刺其體。不能復脫。此時獸必負痛狂奔。而其種子乃得藉以傳播。推其目的。固在圖蕃種族。然目的既達。而竟以一鉤報獸。無奈太覺殘忍歟。

又印度產一種具刺之葶蔴。刺中復含毒質。刺人皮膚。利覺劇痛。二三時後。其痛更甚。宛如以烙鐵炙皮膚。故人咸慄慄畏懼。相戒不犯。

殺獅植物

植物有能捕蟲者。固盡人知之。至其能殺可稱獸王之獅者。實罕聞矣。乃南非洲竟有之。其名曰鈎果。結實至大。密生針刺。熟則落地。苟有羊鹿等類。過而踐之。針即刺入其蹄。羊鹿負痛而奔。則針刺入肉愈深。終必寸步維艱。致易見攫於猛獸。設此獸被獅捕食。則鈎果又入獅口。刺於其間。足妨攝食。永不能去。必至餓斃。

奇異墓碑

記者讀世界雜誌。有奇異之墓文數則。可笑煞人。亟譯之。以餉諸君一粲。

法國米里墓場。一男墓碑云。「嗟夫吾夫。我害爾矣。我念爾喜食海螺。故我烹而餉爾。爾竟一食不起。永居於此坯土。我望爾來世弗再貪食海螺也。未亡人雪斯。」美國託司有一墓碑。上云。「我揮淚至今。我每晚揩拭鞋靴時。無人助我矣。我有時竟不揩拭。免淚池枯涸。我亦願汝勿哭。勿念皮脫。（想是伊之兒女）我近日仍吸鼻烟。身體頗健。」

法國里而司亦有一墓。碑文云。「爾乃世界上之妬嫉婦也。我受爾之累。如白土斯里之羊羣。我永不追悼爾。設爾念我。我不顧爾。爾夫



却司」

德國其與堡墓場。有一墓志云。「我兒勇哉。汝頭部槍珠。與汝安居此處。請勿念父若母。汝未婚妻現寓我家。風姿更美於昔。惜汝不克一享豔福。雖然我決不爲此事而哀。我愛汝。」

死裏逃生

繆德尊醫生。廣東寮步人。肆力於中西醫學。頗有所得。昨日邂逅海上。數年闊別。暢敘竟夜。其言論頗足以資吾人談助。曰繆君在戰地爲救傷醫院醫員。見有一傷兵。其彈子由前心部右側入。自背後出。入之創口極小。故不甚痛楚。亦不發熱。醫治十餘日而愈。大約因彈子小。透力強。經過體內時甚速。創口易於粘和。血不致多流。故不甚爲害。又一兵士。其彈子由左脅下入。由右脅下出。以部位推之。必傷



腸數段。以病理推之。必無生理。然而竟免於一死。可謂不幸中之大幸矣。然此猶不足爲奇。更奇者。尙有二人焉。一人之彈子。由右顳顬部入。由左顳顬部稍上寸許出。入院時。其碎腦紛紛。由創口流出。其人昏迷不醒。知覺全失。醫者皆束手咋舌。以爲難治。然不能棄其天職而聽其死也。乃行消毒裹札法。敷衍塞責而已。裹札後。傷者神經大亂。如醉如癡。用手將裹札之物撕去。再與裹札。復如之。如是反復數次。癡性稍已。而身體之熱度甚高。醫治月餘。竟復爲一雄糾活潑之干城而出防矣。出院後。腦之記憶力。一如常時。無絲毫病態。又一人彈子由前腦入。後腦出。大腦之中。爲彈子洞穿一孔。身上發輕微之熱度。亦昏迷不醒。失其知覺。惟不如醉如癡耳。後亦尋愈。之二人者。皆重傷於腦。外面祇用消毒裹札法而已。始終未嘗服藥也。而竟



愈。不亦奇哉。

按此四人者。皆傷要害而不死。豈各人抗死力。有強弱之不同歟。抑雖傷要害。不足爲致死之證耶。余聞見淺陋。不敢遽下定評。特誌之。以爲吾國醫界軍醫救傷諸君告。俾遇有此等危險創傷時。勿武斷其必死而棄之也。

豕肉止血

一屠者鼓刀宰豕。偶不慎。落其刀。砍傷脚背。創口闊逾尺。血流如注。急敷止血藥。因創口過大。漸卽冲去。乃遣急足延醫者至。至則敷藥粉。纏布片。血流仍不止也。且寢假血已透于外。作滴漏矣。屠者因失血過多。頭汗淋漓。竟至暈眩。醫旣束手無策。遂脚底揩油。溜之大吉。病者奄奄一息。待斃而已。父兄妻子。皆相對號哭。其慘狀有不可以

寓日者。詎知情急計生。忽一村夫見有豕肉在側。急取一大塊。掩傷口。而血卽止。痛亦失。乃以布縛豕肉緊裹乃之。取酒飲之。神乃大定。知覺亦漸復。醫治月餘竟愈。

按豕肉能止血。因壓迫創口甚爲密切。俾血液不能滲透故也。其傷動脈管而致血流不止者。可用札脈管法。若因創口闊大而難止者。則行創口縫合法。如此則血無不止者。醫者不之知此。庸醫之所以爲庸醫歟。

小兒肚蟲

有鄺姓小兒。年六歲。身體頗肥滿。言先二日忽發熱。微嘔吐。醫者以驅風之劑治之。不效。熱更甚。性漸亂。改延他醫。謂是驚風。用驅風定驚之劑。至晚更劇。手足亂搖擗。時發時止。身熱如火。連延數醫。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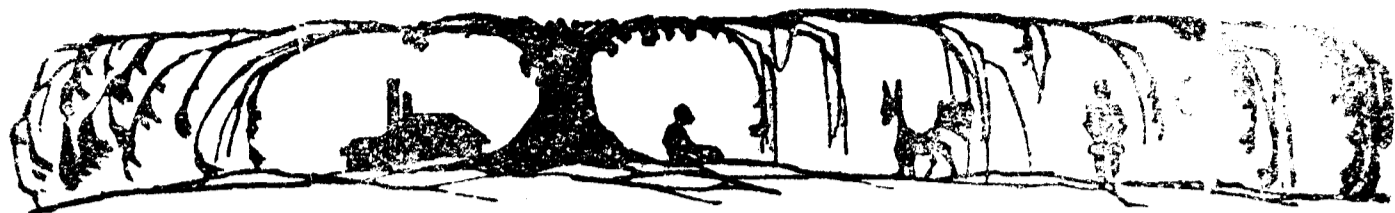
驅風清熱定驚之藥。概不見效。無法可止。搐搦是時。見其面部潮紅。舌心有微黃苔而乾。熱度升至三十九度七。手足亂搐搦。而間歇的。搐搦時。其口亂叫 a a a a。眼球向上躡。約歇一小時。發作一次。間歇時。則沈睡。昏迷不省人事。腹部頗膨滿。而拒按。瞳孔異常散大。脈搏不整。此危候也。此必是因肚蟲內動。而致發高熱及腦充血所致。意擬腹部兼有劇烈之疼痛。急以熱水浸脚。以引血下注。並欲使各症狀暫行緩解。即投以安腦鎮痙藥。繼以驅蟲緩下劑。服後則搐搦間歇。漸漸延長。（即搐搦不勤也）而昏睡亦漸定。發作時間亦漸短。至四更後。則搐搦全不發作。次早痢出蛔蟲。蟯蟲。蠕蠕而動。不知凡幾。約有二三百條。而熱度大減。至晝仍下蟲二次。而諸證悉退。至晚熱度如常。是日停服藥。次日再以驅蟲緩下劑。下二次。未見蟲。

遂囑以調理法而愈。

按吾中國小兒。肚蟲最多。此症。俗亦名疳積。常有不知小兒有肚蟲。而誤小兒之命者。不知凡幾。其誤約有二端。(一)因有肚蟲。而不以驅蟲藥服之。則蟲積在腸中。致小兒面黃身弱。易發生疾病。而夭札。(二)因肚蟲所顯之病狀。誤爲是別症。則以別症之藥療治之。如肚蟲症之病狀。有子癩之瘰癧。及發不定型之熱等。則庸醫見有瘰癧。及發熱。則以爲風熱。或潮熱。或驚風。則以驅風清熱定驚之劑。而誤其命。卽或謂不死於病。而死於藥也。或見其現狀。瘦如老猴。遂名果子病。又謂童子癆。則以山渣青皮山梔黃連等藥。謂可消積退熱。不先治其本。驅其蟲。而徒治其末。豈不謬哉。

近日市上。大書特書。所謂專門小兒科善治五疳者。無非用肥瘦冷





熱四種。以扶土健胃之藥。四君子。六君子。補中益氣。加減治之。如其不驗。歸之天命。此等庸醫。年中誤害小兒。不知凡幾。


小兒既多肚蟲症。而庸醫十有八九。不知是肚蟲症。誤爲驚風。或風熱等症。噫險矣哉。小兒之生命也。予不禁爲之寒心。予有慨乎此。特略述小兒肚蟲症治驗一則於右。以正告於庸醫與夫爲人父母者。小兒肚蟲約有數種。圓虫及帶狀虫。寄生於腸管間。在圓虫類。則有蟯虫。蛔虫。在帶狀虫類。則有有鈎條虫。無鈎條虫。廣節裂頭條虫。矮小條虫等。爲醫者幸勿輕率。中醫書皆不甚詳。以致中醫家。皆不知小兒肚虫之多。有如是之險。致誤爲驚風及風熱之症。不可不實行補習西法而研究之也。

奇僧

白下鄭生少習武事。凡歷時十歲而成。能不假寸鐵殺人。頑石拳許大者。以手握之。立成齏粉。尤擅彈丸。能于數百步外擊人。雖毫髮無所爽。且能疊發數十。不稍間阻。號爲連珠彈。一時同里遊俠少年。無出其右者。生亦恆引以自驕。每日江南素習柔靡。當無足與我爲敵者。蓋隻身北去。與朔方健兒一角勝負乎。會有至戚。將齎銀千兩赴都。無爲衛者。生因效毛遂之自薦。戚素佩其技。卽亦任之。隨挾械護車上道。時交通梗塞。千里之遙。預行多日。殊苦過候。迥不若今日之便捷。久之。抵魯界。天適風雨。道路泥濘。馬瘠人疲。不堪復進。擬覓地小憩。亦不易得。後幸得一古刹。雖說塵封。猶堪棲止。一僧聞聲出。見面目枯槁。衣履檻樓。年事已高。而雙眸猶炯炯有光。生卑辭告以迷道。勿得前。乞假一席地。聊供寄宿。香金當不稍吝。僧微笑曰。衲非



羨人財物者。特恐此外大有人在耳。察君行囊頗重。而此間又爲雀
符出沒之所。夜間恐有疏虞。生笑曰。自願此身亦具千鈞力。又何畏
之有。盜來當之可耳。僧益莞爾曰。君技固入神化。然北方盜賊多勇
悍軼倫。殊非必若江南鼠竊之易制也。生嘿然無以應。僧曰。君亦知
此時已處危境歟。然老衲亦不能坐視。君等在佛地受厄。還當稍盡
棉力以驅之。君第在室中靜視。老衲殺賊。幸勿輕出。轉致僨事可也。
生諾之。然心殊忐忑不甯。未敢交睫。夜半聞簾瓦颼然有聲。僧曰。至
矣。卽卸衣自腰畔抽利刃出。立飛升屋上。生忘其訓。亦挾劍立庭中。
遙望黑影數輩。與僧酣戰。盤旋跳躍。兵刃相擊成聲。倏遠倏近。疾如
鷹隼。生思有以援之。疊發兩彈。垂中矣。顧盡爲劍鋒所隔。反射下墜。
僧亟呼曰。居士毋動。鼠輩無多。衲足制之。幸勿更發彈。轉縱之遁也。



生從之。仍避入室內。未幾。僧亦躍下。已血跡模糊。顧生曰。盜已盡去。今後可高枕無憂矣。盜技雖遠勝居士。然猶雛耳。究不足與老衲抗。然衲亦因習靜久。不忍遽于此擅開殺戒。故僅人斷其一指。留以爲儆。今猶留屋瓦上也。生亟泥首謝。及天明。往視之。果無誤。酬僧以金。勿受。後永勿敢以技自誇。嘗書滿招損謙受益六字爲座右銘云。

雲台女尼

雲台山。地屬海州。風景殊麗。常有遊人往來。光緒中葉。山左某世家子。遊其地。以愛山水故。自後年必一至。一日。攜僕探幽。迷失道。遇暴徒。攔去路。公子固擅拳勇。僕亦孔武有力。見來者不過四五人。竭力抵禦。左盪右決。暴徒不能取勝。久之。來者益衆。勢不能突圍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有女尼自遠至。衆見其年少貌美。乃叱曰。騷尼。來




何爲。後且入以游語。尼大怒曰。咄。汝狗賊。將何爲耶。衆曰。吾等但知劫財擄人。騷尼敢預乃公事耶。尼聞言。益怒。羣衆以尼柔弱可欺。乃舍公子而搏尼。尼擒其一。橫執其身。以禦衆。衆皆辟易。公子從旁觀之。旣表感念之忱。又現駭詫之狀。旣而尼曰。咄。汝狗賊。尙敢輕看老娘耶。皆曰。不敢。咸叩首請罪。尼乃釋之去。衆去。公子長揖曰。僕與大師素昧平生。今蒙援救。何以爲報。尼曰。是亦有故。妾知公子爲徐某子。念徐公在官廉潔。又好施與。絕不諂媚上官。下民咸歌功頌德。所生僅公子一人。而又多病。今來此。則方外人又何敢坐視廉吏之無後耶。質言之。今日之脫險。汝父救之也。不然。苟爲貪吏子者。人且幸其死。孰肯救之。言畢。又示公子以去路。公子主僕乃得安然歸逆旅。旣歸。卽以所遭告人。客有胡姓者曰。是豔麗若天人者耶。彼名默修。



武技絕精。尤擅劍術。生平喜平不平事。綠林中人無不敬畏。彼等暴徒。未曾相識。故遭此大創。公子聞言。大爲欽敬。擬踵門以謝。胡曰。彼尼居山後僻地之慈悟菴。聞其師普慈。武技尤精。默修之技。卽其所傳。余知其歷史甚悉。今爲諸君述之。普慈姓鄭氏。名貞一。盱眙人。其父卓人。爲拳教師。善搏擊。又精少林槍法。少年之來家習技者。常數十人。貞一常竊窺之。神解妙悟。且出諸少年上。卓人愛之甚。因以絕技盡傳之。少年中有白武雄者。技與貞一埒。卓人重之。隱有許婚意。未幾。洪楊事起。卓人與武雄。擬投入清軍投效。貞一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不如結村鎮以圖自保。卓人可其說。咸豐六年。林鳳祥分兵北伐。前鋒卽駐盱眙。白日持槍攜砲而至。昌言人民不以錢米供給者。將大肆劫掠。邑中富紳。逃遁一空。而縣令某。亦攜眷屬以逃。適逃



至卓人所居村。卓人迎之於家。乃由縣出示。聚集丁壯。命卓人爲長。而以武雄副之。卽日率兵與林軍大戰。林軍敗北。咸竄匿山谷。鄉兵以林深箐密。不敢深入。卓人曰。今林旣敗退。不加搜捕。必爲後患。君等請隨我去。餘可盡得。於是鄉兵膽爲之壯。及入山。伏者已爲卓人所見。蓋卓人鷹目。可以洞微見遠。卽命發鎗。咸驚起。遂相率竄往鄰邑。林軍自受此創。不復再至。盱眙未幾。陳玉成率領大隊至。陳軍爲天國勁旅。鄉兵胆慄異常。咸無鬥志。乃不戰而逃。陳招之降。不屈。翁婿咸力戰以死。貞一大痛。乃喬裝男子。入營投效。屢衝敵壘。擊殺數十人。主將欲論功行賞。則曰。吾爲公也。非爲身也。卽使他日撲滅彼軍。當棄甲歸田。况今日乎。主將嘉之。固不知其爲女子也。後陳玉成被縛。貞一與有力。乃辭主將曰。吾可以下報老父與夫婿矣。於是主



將始知彼爲女子。乃贈以重金而去。女愛雲台山山水之佳。乃結菴於此。更名普慈。遇有不平事。彼必出而相助。其徒默修。亦有其風也。胡述畢。公子大敬服。卽於翌晨往訪。見普慈瞑目坐堂上。忽張目呼僮曰。徐公子來。何不速爲煮茗。公子訝其預知。乃卽道來意。旣而默修出見。覲面不發一言。久之則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吾輩分內事。何謝爲。言畢而入。普慈亦瞑目無言矣。公子遂告別。歸以告人。咸異其事。

祝由科

祝由科能治疾。易藥石爲符咒。世皆詆爲江湖幻術者流。然間有靈驗如神。令人不可思議。絕非虛眩者可同日語。是固不可以一筆抹煞。悉關其爲妄也。友人曾親見一事。爲余述之。友之言曰。我邑有貴



介子某者嗜獵。臂鷹牽犬。長日逐逐於森林間。林間多蝮蛇。公子以獵興濃。不暇計也。一日者。公子逐一雉。披荆伐榛。深入窞溼之區。匆迫中。誤蹴一蛇。蛇躍起。反噬公子面。急避之。已不及。嚙處覺麻。而不苦痛。歸家。略敷以藥。亦不以爲意。越宿。忽奇腫。氣息奄然。欲絕。家人惶駭。遍延名醫。醫望見病者狀。卽顰眉蹙額。謝不敏焉。於是舉室號咷。備治後事。忽門外串鈴聲響。旁人走告病者家曰。外有祝由術者。自言善治奇疾。姑試之。生死觀此一着如何。家人乃召之入。視之。乃一形容枯槁之老道。手一旛。一鈴。外別無長物。姑導其入。視病者。老道撫視一周。卽曰。是非棘手症。我能立時使之起。言竟。卽就地撮土。以唾涎和之。狀同兒戲。撮土旣竟。始戟指作咒。口喃喃不知云何。咒時。並以濕土滿塗公子面。公子乃不類人形。復命旁人取熾炭來。炭

火熊熊。卽以置公子面上。衾枕悉炙焦。而公子之面無恙也。越一炊許。炭熄土落。而奇腫亦消。老道乃笑語衆曰。復現廬山真面目矣。惟內毒尙未盡也。於是飲以燼炭。並以炭末畫一符於背。公子卽嘔吐黑水升餘。起立一如平時。觀者皆驚歎。酬以巨金不受曰。以此予諸醫者。使其假醫名以贖妻子。若某者。醫以濟世。非以賈利也。公子不敢強。乃以此金爲之立生祠云。

吳定

吳定。歙州人。脩八尺。儀觀甚偉。業梓匠。自食其力。不自存。好持三尺管。黝漆光澤。吸淡巴菰。偶屏置廊角。人不能舉。蓋以鐵鑄成者。恆命



其曹昇輿。出入於稠人中。左二人前荷刃。如世所稱關公狀。右一人負長劍。夾而行。寒慄不可逼視。定州握鐵管。指畫東西。有旁若無人之概。路人見之。咸屏息。歎舊有攤錢會。名花燈鼓。淫娃浪子。雜沓其間。輸一錢。中者得三十五錢。摘詩句爲注。人附之若蟻。令懼其召變。偵之。定州號於衆曰。博賽事何與當軸。而無匿。於是捕益嚴。定州傾貲造兵器。市火藥。將發難。踰月糧盡。而衆號。定州幡然改曰。吾以二千人投效。爲忠義士。此大丈夫之事也。何自苦乃爾。遂詣太守。名其曹曰義練。時洪軍起事。天下騷然。太守正苦無兵。忻然諾之。先是安慶洪軍遣使招定州。定州僂其使。不以告。甲寅正月。祁門陷。定州以五百人往。洪軍聞浙兵大至。倉皇遁去。太守歸功定州。定州不受。

老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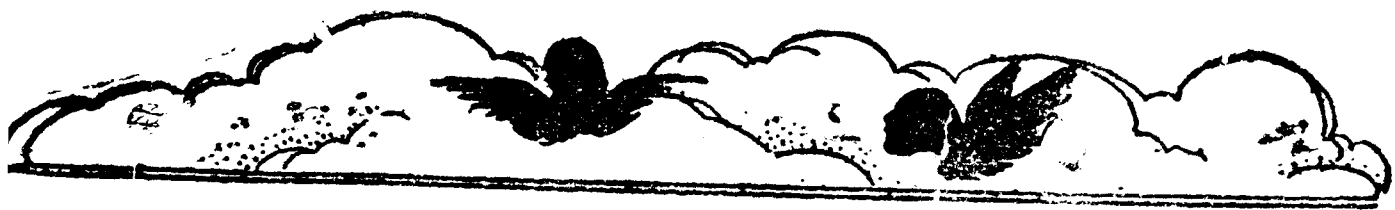
宋生玄圃。魯常山縣人。善讀書。能詩。顧拙於文。殆非性之近者。家本以資雄。无米鹽慮。晴和之日。輒載酒饁。挈吟侶。舒嘯於菴。菴劣。崩之巔。出岫白雲。未足喻其閒也。中年儼作汗漫遊。敝屣家室。困伏莽中。霜雪亦匪所辭。无何入湘。過零陵。一日天垂暮矣。秋容欲暝。暮靄微醺。四野蕭然。靡人跡。隨行者有戒心。倏見叢菁間。紅燈一閃。林木砉然。長嘯益駭絕。里許始得一寺。棟折榱頽。藜蕪遍望。老衲一冥坐。無語。玄圃叩以宿諾之。夜午睡鼾矣。突有喧嚷聲。匪徒數輩。燃茅執杖入。將刦玄圃裝。玄圃夢覺。大悚。不知所可。哀懇之。匪怒。割玄圃股。玄圃幾暈絕。維時有風。竄然。一圓物若月輪。穿帷出。嘩嘩有光。中首匪頸。乃立斃。繼而相繼出。斃匪數四。餘一亟遁。獲免。而老衲大笑。出微語曰。鼠輩乃不自審。小試吾鋒。令知荒龕中有吾老衲在也。玄圃始



知適間圓物。乃衲所發。亟拜謝。叩以故。老衲曰。此吾師授我者也。其名爲飛鎚。異乎常人所試者。有器焉。納鎚其中。既準吾的。乃展其機。而鎚發。鎚之端有微孔。納毒其間。能腐骨髓。遇之者無復幸免。玄圃聞之。喜與駭。併不能成寐。翌日衲護玄圃行。途中敵聲不絕。衲一一應之。無敢犯者。行數十里。始別去。玄圃德之甚。不能忘也。遇人輒以告之。

鐵骨

余天罡。浦左題橋人。幼失怙恃。飄泊他鄉。從異人遊。得鐵布衫金鐘罩祕術。遍歷秦豫燕魯。所至角技。聲名雀起。爲武士道中有數人物。倦鳥歸巢。年華老大。故鄉村落。半毀紅羊。余慨然自任團練教習。收門弟子十餘人。朝夕訓練。俾成勁旅。以禦土匪。地方賴以保障。亂平。



又作塞外遊。門弟子中有鞠茂堂者。爲上乘駟。搜落魄少年。授以拳術。不十年。門下雲蒸霞蔚。稱盛一時。一日羣弟子在茶肆評論拳脚。忽來枯瘦老者。在旁乾笑。衆知其諷已。橫施毆打。拳足交下。老者臥地不起。閉目無聲。半晌。毆者皆罷。老者不知也。聲鼙雷動矣。衆乃以繩索密捆。奔告其師鞠茂堂。及鞠來。老者已運動神力。麻繩迸斷。坐茶爐畔。徐徐拂衿。上泥痕。談笑自若。鞠見是余。趨前拜倒。稱老師。衆乃跪地請罪。余笑曰。此行亦大佳。惜爾輩落手太輕。未能痛快耳。衆忸怩不能對。遂備酒負荆。

鞠奇士


鞠茂堂。南邑人。少年負奇氣。輕財尚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從余天罡得祕術。內功運氣。體如堅石。刀槍不入。久之能蹲地。以陰功接人。



拳遠擲之。無不披靡。設場授徒。門牆桃李日盛。一日。邑廟演劇酬神。鞠必直立檯前。人不敢稍犯。偶遇搶親。尋仇於稠人廣衆中。鞠雙手一分。勢如潮湧。衆見鞠至。皆鳥獸散。鄉里有不平爭鬥者。鞠一言解之。莫不悅服。鞠自言少時曾遇勁敵於某鎮會場。場設有西洋鏡者。都山東人。以淫畫誘年輕婦女。鞠往阻止。山東人內有保鏢則出鬪。鞠見來勢洶湧。側身躲避。鏢師拳觸廟牆。陷一洞。鞠從後擊之。鏢師始倒。然亦險矣。

寶店客

寶店距彰義門二十里。爲旅客寄宿之所。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離輦轂切近。金吾緹騎。恆偵探賊盜。盤詰奸宄。凡異言異服。形迹可疑者。擒獲無得脫。一日。有客黑面虬髯。自北而南。語音似楚。結束整



齊跨黑衛甚駿。佩刀外無長物。入店呼主人速治具。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雞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曰。此物宜善藏。露處有失。客曰。此物予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耳。且予蹤跡遍天下。未逢豪客。豈最爾竇店。轉爲萑苻之藪乎。少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連酌數十巨觥。不醉而下。酒物已罄矣。因以餘酒斗許。傾瓦盆飲。黑衛熄燈而寢。齶聲雷動。逆旅主人白保甲。旋有汎弁暨緹校數十人。圍繞戶外。擬俟天明執之。日向晨。客啓門欲出。衆人圍而前。客笑曰。昨宵不戒。陳金几上。汝曹今欲白晝行劫乎。舉手一揮。衆皆顛仆。村中有張姓者。拳勇絕倫。而尤長於槍。人以張鐵鎗呼之。聞喧呶聲。疾趨而至。舉手砍客胸。客駢二指撥其頰。張卽仰仆十數步外。客曰。如此伎倆。亦欲與乃翁較勝負耶。張故以拳勇自負。授徒數十人。今爲客所



辱。愧且憤。呼徒畢集。環而攻之。客於衆中奪一棍。四面揮擊。中者輒仆。無敢近跬步者。客於是從容就櫪下。整驢鞍。跨於背。拔佩刀。向飲馬石槽上。一揮中斷。曰。以汝曹頑骨。祇須以木棍朴作教刑。若試以佩刀。一村無噍類矣。發聲長嘯。煙塵滾滾。瞬息不見。

老者

徽州項某。嘗言搭舟赴蘇。由徽河而下。有過威坪屬浙之淳安縣界。風利張帆。有上水船擦舟而過。旣去數武。忽揚石灰。舟後以及帆檣。均有白迹。榜人遙呵。有老者年約六十餘。出視躊躇而後入。低告衆客曰。君等皆宜加意防範。今夜必有寇來。衆以爲妄言。相視而笑。老者遂默不語。傍晚旣泊。老者上岸四顧。徘徊許久。始登舟。又告衆曰。夜若有警。君等須顧全性命。聽其取物。不可與爭。衆厭之。置不理。夜




半衆人正在黑甜鄉中。忽聞一聲嘶喊。緣林豪客二十餘輩。已破扉而入。手執大刀。亮如霜雪。衆皆驚懼。團伏被底。盜乃開箱倒篋。又執人而搜之。罄其所有而去。衆低聲環泣。莫可如何。約一飯之頃。老者起謂衆曰。諸君所失之物。尙思珠還否。衆曰。明日報官。縱能弋獲。所失已多。况冥冥飛鴻。破案莫必耶。老者曰。諸君之物。去此不遠。若能隨我去。必可取回。但只能各認各物。不可傷盜。倘不從吾言。彼此均不利。衆曰。果能失而復得。傷盜何爲。顧我等柔弱。得不畏膏盜鋒乎。老者曰。是無慮。我已用術定之。彼有虎狼之心。而成木偶之體。無能爲矣。衆乃相隨而行。約六七里。至樹林中。見坐者立者。皆與泥塑相似。遂各取其物還。既返舟。衆皆拜謝。老者提燈呼衆觀之。見有二十餘針。矗立篷上。告衆曰。當盜登舟時。君等縮頭不動。我平視而點數。



焉。入舟者二十四人。我恐外有把風者。故增其六。不圖恰符其數也。衆問針須拔否。老者自言二十餘歲時。出遇龐眉皓首者。見其誠信。相其面。不免爲江湖客。乃以此術授之。以試雞犬無不驗。而終身未常遇盜。不意於垂暮之年。竟得一施其術也。衆求授術。老者曰。吾受吾師戒令。勿於道路傳人。若與諸君有緣。請俟諸異日。著者曰。懷術數十年。未嘗一用。其名不顯。無怪庸耳俗目者。咸嗤爲妄也。觀其審顧遲疑。老成持重。拒衆數語。蘊藉風生。磊落光明。襟懷可想。然此特奇門內之一端耳。假令衰年不與盜遇。亦復誰知。由此觀之。天下英雄埋沒不少。

雅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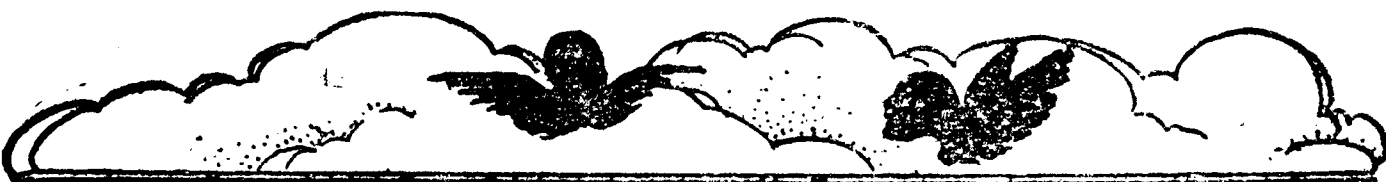
有見南山人者。不詳其姓氏。與友人宋子卿同客袁浦。偶讀蒲柳泉



聊齋志異。戲謂子卿曰。苟得美人。雖狐何害。宋曰然。子不聞錢澤江事乎。山人曰。不知。因叩其詳。子卿曰。錢字芷蘅。長洲人。少負異才。伉直多大志。咸豐壬子。訪其戚鹽商某於揚州。某故有園。曰宜園。山水林樹。勝跡甲於一郡。自鹽法改票。商業頓衰。園亦頽圯。生僦其東南一角居之。略加脩飾。易製聯額。屈竹爲籬。另闢一門。以便出入。園中佳境甚夥。生所僦居。不及十之二三。傑構凌雲。窗檻軒爽。翼然南向者。平山樓也。爲錢誦讀之所。樓之西。爲水榭。四面皆水。荷花環之。長夏登此。香入肺腸。其北。棟宇五楹。爲行素堂。會客所也。自堂而東。有小閣。額曰綠淨。閣外雜植梅柳槐桐之屬。濃陰掩映。几案皆綠。閣之東北。一水溶溶。小橋橫之。野草雜花。間有郊外景色。錢幼失怙恃。家僅兄嫂。居園旣久。樂其清閒。竟不爲旋里計。一夕。登樓玩月。頗涉遐



想忽見一女子。自竹林中出。縞衣素妝。長袖飄曳。月光之下。姿色嬌
豔。姍姍蓮步。竟登樓中。向錢斂衽曰。良宵兀坐。勿嫌寂寞耶。錢心知
非人。戲指一座曰。虛此座以待卿久矣。因與並肩而坐。女自言實狐。
但不爲君禍。談論風雅。吹氣如蘭。錢欲與爲歡。女峻拒曰。世以狐能
祟人。此探補者流。非妾比也。妾得仙人祕授。頗參元旨。慕君高雅。故
不畏多露。一聆清談。若必沾沾於情欲間。則是妾以奇傑期君。而君
乃以凡狐視妾。非妾所望也。錢重其言。乃止。煑茗共話。竟夕不眠。雞
既鳴。乃去。錢訂次夕。女曰。無寓人於室。妾暇卽自至。至夜登樓。則女
已先在。見案上有唐人近體詩一卷。翻閱畢。謂錢曰。吟詠之事。妾自
幼好之。恨不工耳。君幸教妾也。錢以所選唐宋各詩與之。女雜誦再
三。聲音嬌細。委婉動聽。既而曳錢對弈。隨手下子。皆變化入妙。錢屢



北焉。益奇之。錢素工琴。因問女能乎。曰能。妾有一琴。頗古質。得諸山右楊道人。明日攜至。爲譜一曲。煩君顧誤也。錢諾之。視月影西斜。乃下樓去。次夕。果攜琴至。出囊授錢。溫潤無比。略以手撥。清烈異常。乃倩女鼓之。爲天河洗月之曲。甫一發聲。清風習習。生於兩袖。再撫之。有白鳥降於桐樹。鳴聲細碎。與琴相和。俄而曲終。餘音繞梁。不絕如縷。錢覺蕩心滌意。煩愁盡却。顛倒不自主。女推琴起曰。此曲不污君耳否。錢贊美不已。請效之。女示以譜。錢學習月餘。始得二三。女自是來無虛夕。或坐以待旦。終日不去。客至。則隱身夾幕。人亦不之覩。兩人相處既久。情同伉儷。但不及亂。然時而促膝談論。時而握手笑狎。誠有甚於畫眉者。一夕。忽謂錢曰。妾與君緣分盡矣。錢驚問之。曰。此地將有大劫。且繁華太甚。不可久居。行將藏跡深山。默參元道。俟丹



成再出。彼此有心。未必無重見期也。錢問何地劫輕。女曰。君鄉亦非樂士。若有急難。上海可避。言訖。以紅巾遺錢。曰。聊以誌雪泥鴻爪之緣。留之不可。忽忽別去。後粵軍之亂。錢舉家徙上海。得免於兵。巾置袖中。一身皆香。非綢非羅。亦不知其何物也。子卿言畢。山人曰。有狐若此。青鳳傳不得專美於前矣。因卽其梗概爲小傳以紀之。

林生

林生遠猷。泰和人。丰姿秀美。文思華贍。少時與鄉女張玉簪同學塾。中玉簪才貌雙絕。因相愛慕。生年十六。長於女二歲。一日塾師回家。同家同學皆不在。女獨據案臨池。生覩無人。遽前接吻爲戲。將亂之。女羞暈朝霞。擲筆拒之曰。君深情拳拳。奴豈不知。但婚姻大倫。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豈容若此草草。奴之傾心於君。匪伊朝夕矣。祈



倩冰委禽。當無不遂。遂望勿以非禮相強。生曰。人事難知。如或不諧。卿其索我於墟墓間矣。女指天日自誓曰。決不相負。生歸以情告母。母祇此兒。恐拂其意。託媒媪至張家。備述生母求婚意。張翁曰。林生才器。自是不凡。其如家徒四壁。何擇壻數年。願以吾女婚寒門。恐貽戚里笑。媒曰。嫁女惟求佳壻。自古英雄將相。多出寒門白屋。以吾觀之。林生必非久居人下者。行見翱翔雲路有日耳。倘余言不驗。願挾雙眸子。不敢復相天下士。令愛若配此子。真是才子佳人。天生匹偶也。若夫貧富。何常之有。富者有時而貧。貧者亦有時而富。以此擇壻。豈定論也哉。翁不欲得佳壻。則已。如欲得佳壻。林生其人也。張翁終以爲疑。媒歸復命於生。辭謝而去。生亦絕望。次年。女輟學。由是二人相見遂疏。未幾。張翁以女妻同邑吳鹽商子。吳家富敵國。生聞之。五內




摧裂。旋偵知出閣有日。悒悒而病。眠食皆廢。一夜聞人叩門聲。力疾而起。啓扇視之。乃女侍婢小紅也。問深夜來此何故。婢曰。簪姐命請先生。見時自有話說。幸勿遲誤。生遂隨往。由園門而入。次且止窗外。穴窗紙偷窺之。見女垂首燈下。若有所思。貌如月映芙蓉。小紅啓簾入稟曰。林先生至矣。女起迎入。生見女淚雨交流。女握其手。泣然久之。曰。年餘不見。雞骨如柴。一至是乎。奴自前歲媒議中阻。淚痕漬枕。心緒如麻。鬱此隱衷。殊難顯白。君不察其情。將謂奴爲負心人矣。顧姻事父母主之。父母猶天地也。何敢怨言。前此不欲爲苟合之行者。以守禮也。今將出閣。誠恐身屬他人。願酬舊約於今夕。以明不負之初心。生喜。是夜遂宿於女所。偎紅倚綠。極盡綢繆之歡。事已。女謂生曰。吳婚主於父母。君婚許自妾心。背親爲不孝。背君則不義。勢難兩



全。必。不。得。已。請。逆。父。命。而。從。君。然。而。吳。家。勢。焰。正。熾。倘。不。許。相。如。文。君。共。諧。琴。瑟。可。若。何。今。行。期。迫。矣。與。其。生。佩。相。思。之。子。曷。若。死。爲。連。理。之。枝。欲。邀。君。爲。地。下。伉。儷。君。有。同。心。否。曰。前。聞。玉。容。有。主。便。準。擬。一。死。爲。鬼。相。從。轉。念。以。卿。麗。質。豈。乏。乘。龍。佳。壻。猷。何。人。斯。敢。期。同。穴。茲。乃。睠。懷。寒。士。篤。守。前。盟。若。得。同。死。是。所。願。也。女。曰。吾。身。旣。已。屬。君。生。爲。林。家。人。死。爲。林。家。鬼。旬。日。後。君。備。死。具。夜。啓。門。相。待。妾。當。自。至。生。曰。諾。將。曉。女。復。囑。生。曰。十。日。之。期。無。多。幸。無。負。此。寸。陰。因。訂。夜。會。而。別。生。自。此。無。夜。不。往。女。家。至。期。夜。分。女。果。盛。粧。偕。婢。而。來。旣。入。門。給。婢。曰。汝。速。回。吾。與。林。君。一。會。卽。不。歸。必。相。候。生。乃。闔。扉。入。室。命。酒。痛。飲。旣。復。要。女。與。合。曰。前。宵。爲。合。卺。今。宵。爲。畢。命。聽。醮。樓。已。四。鼓。乃。司。欵。斃。而。死。次。日。張。夫。妻。見。紅。日。三。竿。女。猶。未。起。疑。爲。病。入。閨。視。之。



閱其無人大駭。詰婢。婢初不敢言。答之。乃以實告。張翁聞之愕然。偕妻急赴生家。則生母見子與張女同死榻上。方撫尸而哭。張夫妻至。益捶胸號咷。張翁念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惟自悔從前不從女志。致有今日。又恐醜聲播揚。只得昇尸而歸。詭計吳家。言女病死。草草殯葬。母亦葬生於西郊。生與女不自知其身死也。謀逃他處。女私積數百金交生。挾之偕亡。至浙之杭州。賃屋而居。生家世故業醫。父在日。曾使讀靈樞素問諸書。粗明其理。乃於市上設一醫肆。差可自給。未幾。生意大盛。數年。致金數千。買廈屋。置良田。居然富家焉。生爲人樂於爲善。凡鄰里貧苦乞貸。無不量力周濟。女尤勤於內助。暇輒相與唱酬。歡飲爲樂。一日有道士過其門。生予以金。不受。旣去。次日又來。謂生曰。野人雲遊四海。閱人多矣。昨覩先生賢夫人。陰氣逼人。毫無



陽光。此野人之所不解者也。生曰。人無陽光。如魚之無水。何以能存。師真妄言矣。道士嘆曰。悲哉。世有至死不悟如斯人者。因令夫妻立日中。驗之。皆無影。已復授以丸藥。曰。此通靈丸也。試吞之。當自知。生剖半與女。各吞訖。忽如夢覺。始憶及當日飲醜後。便覺心神茫茫。蓋魂離軀殼。而不自知也。道士曰。汝二人白骨已朽。茲之相聚。乃遊魂耳。一遇罡風。魂魄立散。生偕女泣求拯救。道士笑曰。君癡矣。予焉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哉。生知爲異人。哭伏不起。道士沉思久之。曰。念汝夫妻守約捐生。不愧貞義。且富而好善。其志可嘉。吾本不周山煉石道人。立願爲天下癡男怨女。補就情天。填平恨海。汝今遇我。合有回生之望。生曰。但吾夫妻屍身。皆在故國。離此千餘里。驟不能致。爲之奈何。曰。無庸啓棺也。吾今再與藥丸十四粒。此名定魂再造丹。每人



日服一粒至七日後魂魄堅凝能生子延嗣與生人無殊言已啓青囊取藥丸與之色如丹砂細於粒米生受而藏之偕妻稽首而謝及舉頭道士不見遵其言服之再就日而視則憧憧然影隨形現不異常人後生二子乃倩良工鑄金肖道士像而祀之初吳子得女訃已別娶既而知女死狀乃控於邑謂林翁縱女淫奔養奸釀禍以致人財兩空請官追究翁營賂上下事乃閣寢至是生遣人歸泰和迎母來越就養且致書林翁備言已與女還生事吳知女偕生潛逃夙聞女豔名又利生財復控於官請捕治之張翁造邑自陳言女與林死已十載今在越者鬼也官令役啓墳剖棺視之二人屍身果皆尙在官以事近怪誕置不理焉生聞事寢挈妻子歸家貲裝巨萬矣乃鳩工修治墳墓每逢清明祭掃夫妻上塚見墓木拱把芳草迷離各歛

獻揮涕。後生與女敦。逖好六十餘年。貌如二十餘人。二子一諸生。一進士。孫曾數十人。一日。子往問安。寢門啓。夫妻皆不見。子孫痛哭。陳衣冠而奠之。世傳爲仙去云。

酒鬼

歸化郭生。佻達不羈。偶自隣村歸。途經蒿里。見道旁荆榛下。有瓦罍半沒泥中。蓋已掀去。伏而窺之。其中白骨滿焉。頭顱向天。作張口狀。郭適欲洩。笑曰。炎天烈日。此君將毋渴。吻求飲。因解上衣向其口而溺。似有吸呷之聲。郭曰。濁酒已經領略。其味若何。頭顱應曰。鹹甚。郭大驚。攝袴而走。極力狂奔。背後有人呼曰。壺酒未能潤吻。尙求更賜一飲。郭愈驚。回首一望。渺無其人。然行愈速。呼愈急。默計不能走脫。不如姑許之。乃應曰。諾。謹受教。俄經酒肆。郭曰。肆酒最佳。偕君一人



痛飲。務期盡醉。乃已。遂入肆。命酒保取酒來。讓鬼上座。已從旁陪飲。雖酬酢笑語。而不見其人。郭曰。有酒無肴。殊不慊意。君姑緩飲。吾往街上覓下酒物來。郭既出肆。急奔回家。鬼久待不來。壺酒已竭。拍案大呼曰。再取酒來。肆主四顧無人。鬼又連聲催促。主人驚呼有鬼。街隣皆集。聞鬼言。咸稱怪事。如是擾攘數日。符禳不去。主人以鬼係郭引來。徑造郭家禳之。郭爲述其崖略。主人歸向鬼哀求。願掩骼脩墳。春秋具豚酒致祭。鬼乃不復擾。

螺妻

沙縣人。捕魚爲業。於江邊拾得一螺。其大如斗。攜歸畜之池中。既經年矣。一日歸。啓戶。則有一女子。雲髻盤青。柳眉橫黛。含笑相迎。漁人驚爲天仙。不敢正視。女子曰。妾隣村女。青年孀守。念君鰥居。同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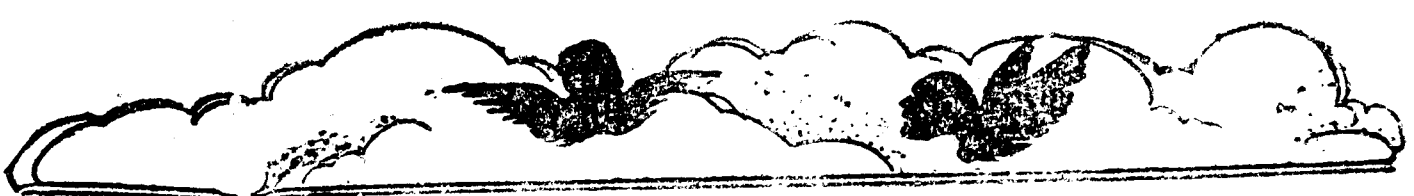
憐。故不差自媒。願奉箕帚。漁人曰。無論收納逋逃。有干法紀。縱使無罪。而某家徒四壁。卿身出朱門。誠恐不耐貧苦。異時下堂求去。不免有買臣之憾耳。女曰。妾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請無過慮。至於貧富。更不必論。彼玄德英雄。生自寒門。景升豚犬。長於紈袴。妾樂從君。藜藿而甘。糟糠不厭也。言已。提甕出汲。澌米爲炊。勤勞備至。漁人亦安之。及夜。共榻而寢。情如魚水。每念不費分毫。得此豔妻。喜悅異常。然漁人時或歸家。女每不在室。久之始來。詰何往。曰。偶至隣家耳。久而疑之。一日。託詞外出。而潛自後門入。伏樓上以覘之。見女闔扉跳身入池。中大駭。知係螺妖。然不甚懼。以後相對。佯爲不知。乘女往河干浣衣。急入池取螺視之。中虛無肉。惟一殼存耳。乃密藏之。女覓殼不得。舉止失措。而終無如何。從此身恆守室。不復他往。未幾生子女各一。



既皆離襁褓。能爲嬉戲。漁人不復隄防。偶出螺殼爲兒玩具。女見之色變。漁人出。女急取螺殼奔投池中。兒女牽母衣留之。不得。啼哭聲嘶。比漁人歸。問女何往。兒女以告。漁人頓足悔恨。急赴河濱。則女子渺然。螺亦不見。惟有流水潺湲。煙波一碧而已。痛哭而返。後兒成立。女適同里某生。亦無他異。

慈普


朱家閣某村。有譚學成者。係他省人之僑居者也。業儒家小康。村人以其單名獨姓。常欺侮之。學成則隱忍不敢與較。旣而其子照庭。年亦及丁矣。恐他日復爲村人欺侮。乃覓得拳教師。授其子以拳技。久之莫得。後聘得一龍潭派之名教師名項茂松者。一日正在廣場教授拳技。觀者如堵。咸稱項教師技術精熟。以故項教師頗自得。一日。



該村來一小僧向各農家募化。行經廣場。見衆環立。亦廁入人叢中。觀之。見項教師方在授技。立觀未幾。但頻頻搖首似不滿意者。旁人問以何事搖首。僧曰。我見拳師技劣。是以輕之耳。問者聞言。大爲項師抱不平。且曰。項君爲鏢師十五年。南窮粵桂。北達燕齊。卽山東道。彼亦屢經其地。尙謂其技劣乎。敢妄言者。洞汝胸矣。而僧則仰天長嘯曰。武教師實在不武。豈可謬贊。觀者乃喧擾多時。項師曰。可勿與較。遂不歡而散。僧居該地旬日。人亦莫之奇也。某日。僧啜茗於某鎮之茶肆。適有販雞鄉人。述該地無賴黃馥庭。黃桂庭之強橫。僧攘臂起曰。彼旣強橫。汝等何不痛懲之。鄉人曰。彼兄弟身軀偉大。力又過人。卽號稱拳技師。亦難與之敵。何況吾輩。僧又詢其強橫狀。鄉人曰。彼二黃以販雞爲業。鄉人有担雞過其門者。必贈以二雞。不贈之。必



不能安。若以雞售彼。則給價必較人爲廉。吾輩業雞者。畏其凶橫。莫敢與較。然而受害已匪淺矣。僧聞之。益怒曰。凶橫如此。吾必懲之。乃囑拒雞以經其門。已則尾後。二黃兄弟。一見鄉人。又欲上前索贈。鄉人不肯。乃大怒。欲握拳毆之。僧曰。青天白日。敢如此蠻橫耶。兄卽自指其鼻而言曰。吾爲黃馥庭。汝識否。賊禿苟不知自量。死期卽在目前矣。僧曰。慈普足跡遍蘇常。從未遭逢敵手。卽某村之項教師。人皆稱其能。我猶等閒視之。汝試思項教師。我猶不畏。而畏汝等耶。且我專爲懲儆汝等惡僧而來。今日遇汝。真所謂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矣。二黃怒。合奔僧。僧用大撞碑勢擊之。二黃已跌出丈外矣。事後二黃均受重傷。兄斷左足骨。弟傷右手。因而殘廢。終身兄弟之勢。於是戢。販鷄者咸德僧。事爲項教師所聞。乃嘆曰。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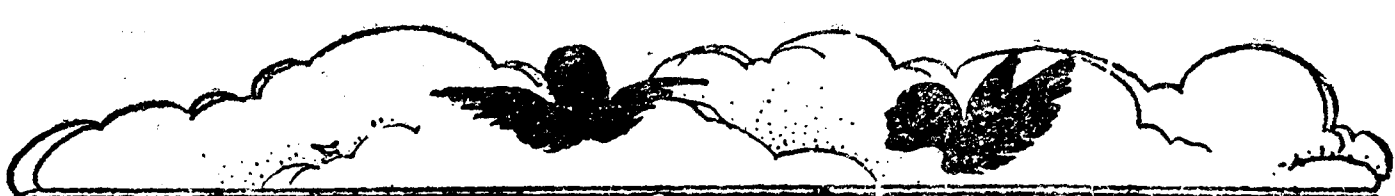
則僧之技術。果勝我十倍。卽令徒衆往僧之掛搭處探之。照庭與焉。至則見僧方作食廚下。所用柴。皆巨大之竹根。不以刀劈而以手根擊之。竹根已應手碎。徒衆乃大懼。歸以告項師。項亦咋舌。

武超

僧武超出自少林。與朝元派鉅子項金伯爲中表親。項亦少林出也。技能亞於僧。僧則精武當派。及張三丰派。凡入寺學習者。必先令入暗室。摸索裝塑之銅人。摸得何人。卽學何派。蓋銅人皆各派拳技師之始祖也。曾據武超自述云。初出少林時。師曾贈一利劍。後途經深山。遇見猛虎。恐利劍或不足抵禦。乃拔山中大木。以直撲虎。虎雖欲迎鬥。終不敵而死。當時因快樂過甚。卽力奔下山。及至旅店。竟忘失利劍之所在。重往其地。劍旣不得。而死虎亦烏有矣。中心乃大懊喪。



蓋寺中定例。凡屬高弟子出寺至十年以外者。仍可入寺爲師。惟須持其當時師長所贈原物爲證。方可入寺。不然鮮有通融者。吾旣失此原物。能無懊喪。某年至廬江。有商人十餘。相泣於河濱。詢其所以。始知此輩爲蘇人。而經商徽省者也。資爲盜劫。故悲耳。詢以何時被盜。以及盜之去路。知被劫未一時。而去亦不遠。余卽雇舟追之。果及。乃直上盜舟。問以行劫客商之罪。羣盜不服。余卽取其舟尾之大鐵鎚。揮之二盜。遂落水。盜首知不能敵。願還原物。余卽挾金歸商人。商人感吾義。卽延以爲衛。於是綠林畏我。甚於畏虎豹。秋毫不敢犯。商人因獲大利。余時猶衣僧衣。頗感不便。乃喬裝俗家人。後在山東道上。聞人談及劇盜黃孚俠事。其人部勒徒衆。頗有行伍氣象。其行劫也。亦有道。劫貪官不劫廉吏。劫富豪不劫農戶。解糧之過境者。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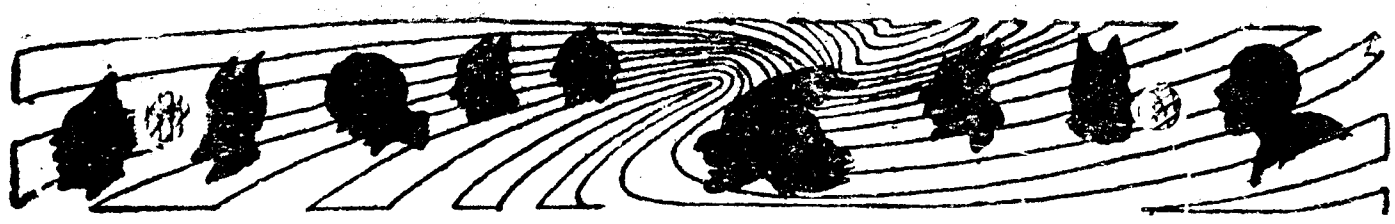


富戶之孤兒寡婦。非但不劫。反陰以爲護。卽有他股盜匪劫之。亦必痛懲。人以是高其俠行。余聞而奇之。卽投刺往謁。與之談論頗洽。旣而曰。上人跋履山川。而於重山疊嶺之間。虎豹豺狼之地。博得名高。終非善計。不如留此爲得。余曰。留此奚爲。實換湯不換藥耳。君果自隱者。何不披剃而與老僧同朝峨眉去。黃卽從之。遂削髮同往朝峨眉。行經衡陽日。鄉農三四十人。方持械入山。以捕猛虎。而黃見之。不覺技癢。乃謂衆曰。猛虎實未嘗猛。若我一人。已足成擒矣。衆固虛張聲勢。中心實畏懼異常。乃拜謝之。黃亦以擒虎自任。卽徒手入虎穴。詎知穴中實不止一虎。大小共有四頭。黃覺中懾。卽挾二小虎出。而二大虎卽咆哮以出。雖皆倒斃。然黃亦力竭矣。及余入山探之。但能略言搏虎狀耳。余卽昇之下山。不及二日而死。自是往朝峨眉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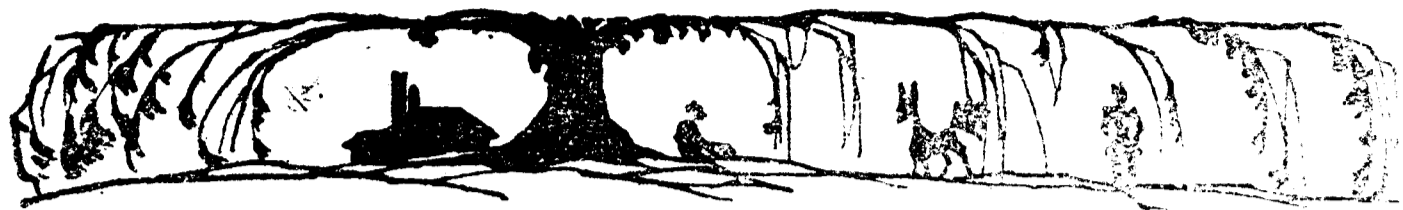


作罷。而余遂如水面之浮萍。漂忽無定也。言時嘆息不止。著者曰。余嘗聞之談乘野者言。唐薛仁貴有九牛二虎之力。余不之信。不過後世裨官之過張其辭。以聳動聽聞者之興趣耳。焉足以爲信史。今是篇所記黃孚俠。一江湖劇盜耳。其力足以搏四虎而斃之。惟因是力竭身死。惜哉。余之惜黃。不惜其力之勇。而能搏虎。實歎其能從善如流。聽武超僧一言。有削髮披鬚。同上峨嵋爲僧之志。殆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時也。奈何道經衡陽。中途逞勇。俠行自高。馮婦之心。又萌。終以擒虎而戕其身。遂賣志而歿。然則峨嵋真未易登也。右事得之楊殿榮拳師筆記中。楊爲著名拳教師。與僧頗友善云。

赤脚僧



余垂髻時。卽喜聽古今軼事奇聞。而于清高宗南巡事。訪問尤勤。世言高宗御駕至廣陵。微服出遊。於酒樓中遇一僧。衣衫襤褸。而面貌奇偉。赤其兩足。據座洪飲。帝知僧爲異人。頗注意之。而僧亦頻頻以目視帝。少間盡醉而去。酒保向其索值。僧曰。出家人難得到此沽飲。竟不肯施捨耶。囊無半文。安所付值。酒保怒罵曰。禿驢。旣無錢。何來飲。試問誰家酒肆。能飲不取值。今日不給錢。毋思下樓。僧方欲有言。而帝急趨前呵止。酒保曰。勿爾。酒資我願代償之。毋阻人行。僧回首視帝。亦不道謝。逕踉蹌去。帝飲有間。亦付資還。後御舟至鎮江。月明之夜。帝潛與數侍臣登金山。覽觀江流之勝。明月碧波。一望無際。帝正興高時。忽聞江上築簷聲。林中怪鳥。聞聲飛起。亦磔磔雲霄間。方心動欲還。月光中忽見山下有兩人疾行而至。帝喝問來者爲誰。二



人皆短服佩劍。叉手言曰。某等特來請御駕光幸敝處。有事奏達。帝大驚。正危急間。忽見山側又來一人。僧也。視之。卽前日在廣陵所遇者。至是僧顧謂兩人曰。小醜敢持械劫聖上耶。速俯伏聽死。二人怒。各拔劍飛舞。成白光二道。僧大笑。亦自革囊中出長劍。青光閃爍。夭矯如龍。與二人力鬥。戰久之。白光滅而二人橫屍山畔矣。帝大喜。亟命侍臣請僧相見。僧合掌膜拜曰。冒瀆天顏。不自知死。草野微命。迺蒙聖上眷注。感愧甚矣。今彼黨餘孽未滅。願往殲之。聖上可由大道下山。當無虞也。帝方欲有言。而僧已不知所之。惟聞林中風聲颯颯。作響而已。帝嘆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英雄多矣。九重深隔。末由得知。用人可不慎哉。乃遵大路而還。後帝倦游返都。至半途。夜在行宮中。忽遇僧飛身而入。杳無聲息。俯伏見駕。帝笑顏慰問曰。別來


無恙。大師何名。其告朕躬。僧曰。余關中赤脚僧也。今有事欲求聖上昭雪。故不自畏死。夤夜入見。帝問何事。僧卽以小柬上呈。且曰。合肥譚生之案。上下朦蔽。沉寃莫白。貧僧見而憐之。故懇聖上派員覆詢。聖明在上。決不使小民含寃也。帝展柬閱之。龍顏大怒曰。吏治黑暗。若此。朕之過也。當卽派大員覆審是案。僧又拜謝。且曰。御從北還。殊大佳事。外間大有人圖聖上。聖上其防之。言訖欲行。帝知不可留。乃解身上所懸琪璧賜之。僧接受拜謝而去。後遂不復至。

陳六奇

士固有矯羣軼俗。迥異世人者。往嘗讀大鐵錐傳。秦士錄。邊城諸篇。英雄俠士。如見其人。卽如清季革命之時。黃鶴樓頭。白旗高揭。義聲四布。捷於影響。其亦間不乏忠烈之士。如我所聞之六奇道人者。亦



其一也。初淮陰繆生精拳術。喜作汗漫游。北自遼瀋。南至瓊崖。輒有其足跡。時適徐錫麟刺恩事起。革命事益風起泉湧。一發而不可遏。繆生爲革命潮流所激盪。遂亦翻然有改革之志。思北出長城訪異人。一日至長春。飲于酒肆。狂歌樓頭。忽有一偉丈夫。飲于對座。頻頻以目視己。奇之。方欲起問。而偉丈夫已至其前。長揖曰。覩足下之貌。非庸碌之徒。能隨某至一地乎。繆生素好奇。應之。偉丈夫乃出銀代付酒資。偕生出肆。且以黑布遮其目。喚一車乘之。疾馳而去。車聲麟麟。左盤右旋。行于崇山峻嶺之中。薄暮抵一處。堡壘儼然。廣廈連綿。偉丈夫扶坐下車。入一堂。去其布。繆生始見堂上燈燭輝煌。方設酒席。左右坐者皆奇英磊落之士。而高踞中央者。乃一羽士也。中心志忒。不知其地何處。羽士何人。方狐疑間。道人忽起身邀之坐。繆生答



謝道人又問其姓名。繆生一一詳答之。道人笑曰。若然。則子亦吾儕同志也。余名六奇道人。同座皆革命健將。實告子。吾之所以投身方外者。亦有巨冤未白。且欲首創義旗。推翻清室。故到處物色人物耳。滿清乘我之難。奪我之國。至今已二百餘載矣。道咸以來。政治黑暗。外交腐敗。岌岌有危亡之象。設專制政治一日不革。則茫茫神州。恐有瓜分之禍。而我漢人亦終無以自脫于奴隸之苦。此間地僻人靜。子亦不識途徑。既爲吾黨物色至是。此機會亦殊難得。盍入吾黨。共興漢族乎。繆生慨諾無難色。道人及同座咸大喜。舉酒相賀。杯到盡。乾。自此繆生遂宿于道人處。佐道人治簿書。見往來者悉當世英豪。且多留學生。會議極祕密。道人四出購軍械。聯絡各界。運動軍隊。閱數月。忽報鬚匪已探知革黨窟穴。欲借重金。不應則來犯。道人大怒。



與鬚匪約期會于某山。分諸烈士爲三隊以俟。鬚匪來者盡騎兵疾如奔電。鎗聲大作。道人左手揮長刀右手握手鎗。當先率衆迎戰。但見刀光如雪。上下亂飛。鎗彈纍纍如連珠。絡繹不絕。繆在生側亦奮力助戰。久之。鬚匪死亡過半。餘皆遁去。道人始率衆還。身上血跡沾汚殆偏。繆生由是大服其神勇。居久之。繆生忽思回鄉一行。乞假於道人。道人頷首允之。仍命人乘夜導之出。且曰。苟逢起義。請同戮力。繆生回鄉。年餘復出。欲再至是地。迄不可得。會革黨起義於武昌。遂往從軍。聞軍中有革黨健將陳六奇者。屢立戰功。默思其人。得毋昔日所見之六奇道人乎。遂往晤之。則赳赳戎服者。果六奇道人也。握手相見。道人甚歡。且言余今爲民國將領。非復昔日黃冠客矣。因歷舉起義前運動南北諸事相告。興盡而別。後漢陽之役。民軍大受挫。

折六奇道人與繆生喋血於鎗林彈雨之中。百戰不退。卒皆爲國捐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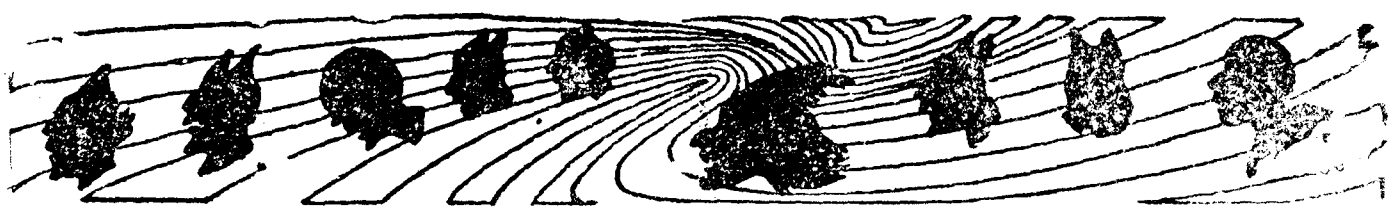
著者陽日夏一役。東亞睡獅。如夢方醒。嶄然露頭角於世界舞臺之上。是皆革命諸先烈不惜噴熱血擲頭顱以造成之也。不謂十餘年以來。軍閥專橫。內亂頻乘。外侮迭起。竟至萎弱銷沈。岌岌焉有亡國之象。嗚呼。是誰之過歟。

夢中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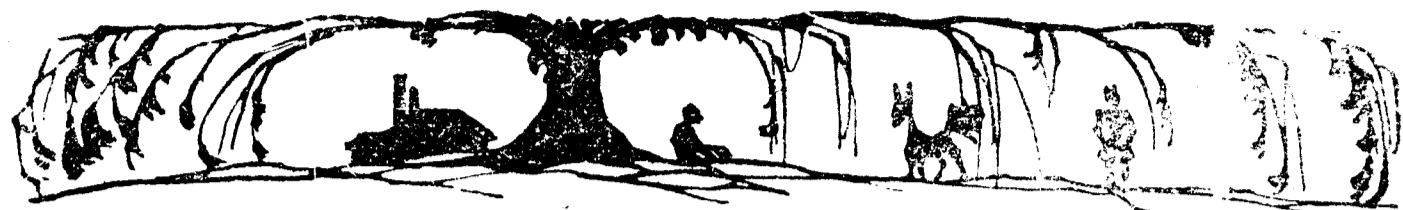
吾鄉糧艘向泊長安鎮。綠帆紅槳。輝耀兩岸。有宋生者。家住臨河。倚闌閒眺。見對河一舟。標某號。運丁孟芷。薊船。綠紗窗畔。一女子刺繡其中。柳眉桃鬢。風姿韻絕。宋窺覘既久。女若不覺。乃故以石塊驚鴨。女回首見宋。似解其爲己者。略一斜瞬。俯繡如故。宋神志益馳。意不



能舍。買小舟。傍其旁。矚舟中無人。暗以羅巾擲之。墮足下。女繡不顧。無何。其父入。宋恐其見。巾研詰。心急甚。女俯納袖中。不動聲色。宋益眷戀。既而。糧幫並發。帆影鑼聲。瞬息已杳。宋竚望移時。形神若失。恐父母憶念。鼓棹而歸。訪諸人。始知孟士。係城東人。雄於財。無子。只一女。慧而知書。卽命駕至城東訪之。則舉家登舟。惟僕從留守而已。旣反。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見一家。朱戶南向。似是巨第。潛登中堂。陳設華貴。而寂寞無人。西向一戶。樹蔭葱蘢。濃青欲滴。意爲亭園。又入之。脩竹爲籬。白石爲砌。黃花滿地。饒有逸致。古松幾樹。皆三四百年物。又入一門。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粉牆一帶。丹桂兩枝。高出牆角。牆隙覘之。則精舍二十餘間。光豔耀目。知爲閨闈。東角一間。珠簾半捲。二女對弈其中。宋審視之。其一卽孟女也。心益



疑訝而內已覺之。奔出瞰客。倏然驚覺。始知爲夢。而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祕不告人。終不以妖夢置之。至冬。糧運回空。日往河干。偵伺一指計。而女舟不可得。詢之幫中。云其船於黃河遇風淹沒。僅以身免。孟以責償糧米繫獄。女已售宦室矣。宋聞言。黯然神傷。默不一語。私念以女慧美。何淪落若此。始信紅顏命薄。古語不余欺也。歸家而病。父母憂之。宋時年十九。尙未訂媾。乃亟爲議婚。而苦不得就。宋調養月餘。始瘳。是年舉於鄉。入都赴禮部試。有瓜葛王觀察。致仕林下。僑寓淮安。因便道訪之。至則門戶風景。與夢中無別。投鞭而入。庭堦物色。一一悉符。駭極。旣而觀察出見。歡然道故。茶罷。導游園中。樹石房舍。皆與夢合。心異之。而不敢言。及晚宴。宋觀察殷勤周至。因問有室否。答言尙未。觀察曰。以君丰采。且少年科甲。何尙未委禽。宋言曾




與同鄉孟氏有約。後其家隨糧艘北上。淹滯北上。未得確耗。故尙未娶耳。觀察微哂曰。若然。則意中人已在此矣。宋不解所以。不敢窮詰。而追思夢兆。疑喜交集。筵終。觀察入內。少頃。羣婢擁一女子出。豔麗不啻天人。宋睨之。卽舟中女也。不覺淚下。女亦泣不能聲。觀察始爲備述顛末。初。孟翁舟覆。以追負入獄。媪又病歿。將鬻女爲妾。女不肯。適觀察出。道遇之。詢知其故。以女慧麗。買爲養女。將爲論婚。女以曾許同鄉。辭詰以姓氏。卽又不知。欲另擇壻。而低昂未就。至是聞宋言。大喜。乃舍宋於家。而使告其父。諏吉合卺。時女父以觀察力。已出獄中。援例爲河員。需次袁江。越日而至。觀察無子女。愛女甚於己。出妝奩甚豐。觀察欲仍讓孟翁主婚。孟決不肯。宋乃兩岳之。卽觀察公寓完嫺。留旬日而北上。宋又捷南宮。入詞林。未幾。出爲淮海道。乃移家。


與觀察合寓。琴瑟和好。人人豔羨。宋後仕至湖北臬司。每於州縣詳獄。數有駁斥。多所矜恕。嘗謂人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聞者歎服。生四子。皆登科第。人以為仁恕之報云。

王克章

清季有大盜王克章者。慄迅有神力。往來荆楚。劫行客。徒衆絕夥。縱橫出伏。無定所。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克章有膽略。善口辯。其行劫。有三不取。一不取辛苦者。二不取獨身客。三不取婦孺。故所劫半皆不義之財。且取亦不盡。必略餘財物。俾得為生。復不忘人。常至人家。流連終日。終不加害於人。衆莫不識之。亦不能得其蹤迹。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有某大府過。囊金纍纍。輜重十數車。懼克章之盜也。特以兵百人為衛。宿某站。曉起。則百人者皆昏迷。行裝失泰半。大驚。知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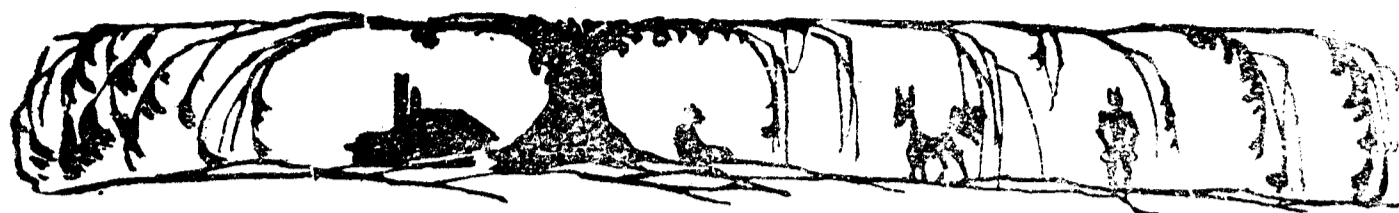
盜偵騎四出。嚴檄地方官務獲賊盜。數日無所得。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庵固荒廢。一月前忽聞人聲。樵者往窺。則有老僧坐蒲團。諷經。既大火。鄉人爭集觀。均竊竊爲是僧危。顧終不見其出。比熄撥灰尋視。亦無尸。始驚異報官。以爲是僧必與劫案有連。因懸賞募能得僧者。不久僧忽來求見大府。自云老僧非行劫者。以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特來伏之。老朽世外人。塵事都非所問。今克章已悔過。吾事畢。今且永不與世人接矣。尊物在某谷中。可往取也。言已而去。人亦莫敢留之。乃使人往某谷探視。則深潭萬丈下。隱隱似有物。終莫能取之。大府知無可爲。怏怏乃去。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人亦漸忘之。越數十年。黃蘗山某石洞。忽有一衲。面目黧黑。默坐於枯枝敗葉上。不食不言。人喧傳黑和尚之神異。數日聚觀者無數。叩姓名。



不答。予食不食。兩眼下垂。沉沉然。有惡少某度其可欺。折稻草刺其鼻。忽張目曰。毋然。吾王克章。今且去。言已復閉其目。則玉筋雙垂。已圓寂矣。旁有老者嘆曰。是若耶。因言其事。並謂某大府遇盜時。吾年十餘耳。今吾已八十餘。克章殆過百歲矣。因募捐欲爲擇地而葬。明日往視。則尸已不見。石壁上大書一去字。人以爲尸解也。

了凡

清康熙末。諸阿哥蓄謀爭位。各養死士。樹黨援。以智術材力相角逐。而世宗藩邸得人爲最盛。相傳當時攀鱗附翼之豪傑以千數。其中首領凡十三人。而以陝僧了凡爲巨擘。了凡少時卓錫天童。其寺之主僧曰大化者。爲密雲派下法藏宏忍之一支。稱三峯宗派。徒黨甚衆。了凡思取而代之。以參研大乘奧義爲名。設壇講演。互相辨駁。不



能勝。改與角力。大化本非了凡敵。乃爲其徒黨陰謀所中。乘醉中刳其一目。逃而免。世宗卽位。了凡以翊戴功稱最。愆之世宗。必欲雪舊恨。乃爲降諭。令各省督撫查明大化所在。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了凡後居嵩山。一日。世宗以密旨寄田文鏡。中無一語。僅畫一幀。上畫高山一座。古寺踞其顛。不得其解。幕客某進曰。帝意所在。殆爲此間嵩山某寺老僧乎。僧爲著名大俠。非可以力致者。如屈節求之。或有濟。文鏡如其言。單騎往。匍匐階下。了凡張目曰。子來何故。曰。皇帝命文鏡問師起居。了凡吁氣曰。吾知其如此也。子在外廂稍待。吾爲子了之。文鏡久候不得報。比入視。則了凡已自剄。留函於几。謂可持吾首。及後院鐵柱中物。還報皇帝。文鏡發之。中皆帝手諭。類隱祕不可究詰之事。文鏡悚然。亟奏報訖。不久。某幕客亦飾辭乞退。

華 高 人

華善述字仲達。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內經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色端麗。世無其匹。云與君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臨別贈詩。有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之句。授華辟穀煉氣諸方。華遂絕粒。閉關獨處。時聞異香。又嘗有笙鶴往來。因賦懷仙雜詩。有永夜夢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文。至今別處依然在。夜夜明河瀉枕邊之句。皆有感而作。瑯琊王世貞。沛國劉鳳。皆嘗至其家。並見羣鶴翔舞於空中。如迎如送。故華年甚高。無疾坐脫。

山 林 友


東洞庭幽僻處。某太史築室三楹。藥鑪茶竈。書卷古彝器。雜設。文几。晴窗靜坐。誦黃庭經。聲出戶。一古衣冠老叟。掀簾扶杖入。試與語。超



妙迴異庸俗。見壁上囊琴。取下鼓水仙操。音韻琅琅。高裂金石。問其
姓字年齒。笑不答。曰所居相去不遠。聞君軼塵士。故相訪作山林友。
太史與論兩漢六朝正史。頗有論斷。謂南史辭華太繁。蕪宜刪節。歸
純淨。自此過從甚密。一日雨後。坐窗下。隨手繙太史所著古文稿。內
有時宦某公復書。允太史列門牆。謀當道要職。叟怫然色變。拂袖徑
去。太史異送之。亦不回顧。遂絕跡。

半仙

嘉靖初有胖大和尚。來止南禪寺。飲酒食肉。號半仙。自言有奇術。有
曹瀛字者。深相結納。將之廣。別曹曰。君自今以往。二十七年中。有三
大難。吾遲發數日以報君。手畫一龍一虎一美人授之。曹曰。吾不解
也。和尚沉思半日。曰。姑爲君禳之。禳七日。龍下添一竹篷。虎下添一



梅花樹。美人添藁薦一束。更出三符。令以酒咽之。乃別。曹與隣婦媾。其夫遠歸。叩門甚急。於是隱身草薦中。乃免。舟經五里湖。忽遇龍陣。舟覆。藉蘆中一篷。獲濟。葬父。覓地五浪山。隱覩黑虎將至。旁有老梅。方花。升樹而虎去。別和尚二十七年而卒。

李德林

李德林。贛人。往來大江南北。販景德鎮磁貨爲業。而頻至婁。吾友顧震生。婁人也。知德林事甚稔。爲予言。德林樸實溫雅。不類負販之流。市不二價。或故倍其值。亦掉頭不顧。一日士子既買一瓶。慮價物不相稱。反覆凝視。德林曰。瓶可碎。信不可不立。還其貲。奪瓶擲諸地。震生異焉。追而詢之。問得毋過激乎。曰。吾或受他商給。瓶非上品。苟不碎之。何以全吾信。所失者小。所保者大。遂縱言吾國商業窳敗。皆無



信誤之。歛歛荷擔而去。後不復至。或曰：德林已積貲置田宅，不復業此矣。

熊老僕（以下五則錄自胡寄塵《江湖異傳》）

去吾郡宛陵百三十里而遙。一鄉鎮曰黃池。老僕嘗一夕奔而至。嗚呼亦忠勇矣。僕熊姓。人稱曰老熊。南昌人。予族兄有儒。先世宦南昌。熊爲之僕。清光緒乙巳。有儒歸展墓。挈老熊來寓予家。時新學方盛。科舉餘焰未息。予意氣激昂。不可一世。然迫于嚴命。應童子試。有儒亦得家書。責同行。既至宛陵。聞期尙遙。託故至黃池。意欲避之。已而知爲訛傳。老熊喘息奔來告期迫。請速返。予等笑置之。終不欲行。老熊痛恨自責。負主人云。此予少年事。今忽忽十載。世事已萬變。當年豪氣銷磨殆盡。而老僕誠懇之狀。猶在目前。吾書之。吾感慨爲何如。

哉。

張廣才

張廣才。山東人。清康熙時寄跡滿州。鑿山關路。成一大道。人以其名名之曰張廣才嶺。亦曰張廣才老爺嶺。或謂此爲宋時奔喪舊路。然後仍塞之。自張後始通輪輻。滕半仙所謂亦如之。初自吉林至長春。必迂道經甯古塔。滕別關一徑。較舊近四百餘里。滕無家室妻子。後入山不返。人疑其仙去。呼爲半仙云。胡子曰。二人除榛莽而通人跡。比之西人所謂闢地。甯復多讓。而史乘地志載不。僅存老爺半仙之名。付與野老村童閒話。此則誰之過也。此則誰之過也。

河間大漢

清光緒季年。上海民吁報記者某君。嘗深夜遇大漢與虬髯客相持。



客理力皆屈。鼠竄去。某君異焉。與大漢語。知大漢爲人力車夫。客雇其車。不給值。遂窘之。又知大漢非車夫。實爲復仇來。某君有文記之。甚繁冗。余藏其稿數年。慮久之散失。節其略於此。大漢河間富人子。父商於天津。庚子之亂。家毀父死。碧眼兒擄弱弟去。拉人力車。鞭策隨之。力盡肺裂。噴血死。慘不可言。臨死執兄手言。致死者之狀。則默識之。潛南來尋仇家。先潛心習三國言語。復習拉車。以數數與彼輩遇。莫若此役。然伺之數月。仇未遇也。吾初聞大漢窘客。大呼快事。而不知大漢苦心毅力。不特此也。此某君親見之親記之。孰謂當世無異人。某君自署埋照。不知何許人。或曰汪允宗。余後遇充。惜未嘗問。大漢非業拉車。吾種曰大漢。不稱車夫。

林先生

林先生名若俊。字振夫。無爲州人。明太學生。鼎革後。隱居東郊。四十年不入城市。每三月十九。必賦詩一首。其一曰。杜鵑啼血警春眠。起拜燕山望遠天。黯淡愁雲纏殺氣。昏黃殘月墮村烟。鼎鐘徒象三千士。社稷空愁十七年。流恨難窮惟此日。吞聲野老哭江邊。明遺民如先生者多矣。而先生爲吾鄉故老。吾尤有感於中而記之。若曰闡幽則吾豈敢。

胡孝子

孝子姓胡氏。吾族人也。先大父復初公遺詩有胡孝子行。余讀而有感焉。采其序爲之傳曰。孝子名春齡。吾胡氏箬坑人也。生父母早卒。繼父又卒。事繼母孝。再娶婦。皆不得母歡。皆棄之。母病。思魚。鑿冰取之。思肉。割股以進。而病卒不起。春齡守母墓萬山中。猛虎過其側。望





望然而去之。會山崩石墮。有聲如雷。春齡慮損母柩。抱之號泣。巨石遂飛空而過。止於墓門。至今存焉。鄉鄰聞者。皆稱其孝出於至性云。胡子曰。猛虎走避。巨石越空。爲孝思所感歟。抑偶然也。吾不敢知。而觀其行事。則卓卓可傳者也。神怪事置之不論可耳。

蛟精


張騰蛟未貴時。讀書於郡城西郭外。地極幽僻。夜聞齋門剝啄聲。啓視。則一書生。容貌秀潔。翩翩然。裙屐少年也。張詢其閤闕。自言應龍姓木。偶過齋外。聞君書聲。瞭曉竊所欣慕。故願拜識。與語古今。應答如流。淹博非常。因大愛悅。夜闌辭去。張矚暇時。一臨以慰渴想。自後常過從焉。然至恆以夜。如是半年。一夕謂張曰。君以弟爲何如人也。張曰。芝蘭同味。想亦吾儕類耳。木曰。非也。與君相好已久。故敢罄陳。



衷曲。弟實洄潭之蛟也。張聞大驚。而心竊自疑曰。世豈有瀟洒出羣。若此之蛟乎。因瞪目視之。木曰。蒙君締交。情如骨肉。方思得當以報。安敢爲害。幸勿疑慮。弟伏處深淵。數百餘年。每欲徙居溟渤。但念吾行須挾雲雨而興波浪。懷山襄陵之際。必多傷損生靈。是以不敢輕出。君與定光寺慧定禪師。交最善。彼乃有道之僧也。明夜乞攜弟至寺。求其一施法術。俾從地中遁去。既可助我飛騰。又不傷害人物。是則德比邱山。恩銘肺腑矣。張許之曰。吾兄器宇表表。而云實係鱗族。竊未深信。曰。此不難明也。請兄駕臨潭邊。聊一現形。以釋狐疑。但請無懼。是夜月明如晝。潭離齋三四里。乃隨之去。比至。跳身入水。俄見潭水截然中分。一蛟盤臥其中。兩目炯炯如燈。鱗甲燦然。久之。水始合。木復由潭中躍出。笑曰。君今釋疑否。張曰。交好如吾兩人。雖非族



類。敢以異心相待乎。明現其形。庸何傷。然於此愈見。見之古道高誼。肝膽相示矣。木送張歸。復囑曰。所託幸留意。張諾之。乃去。次夕木來。乃偕至定光寺。慧定禪師延入。獻茗而不及木。若預知爲蛟也者。頻目視之。情殊簡慢。已謂張曰。貴趾不臨敝寺久矣。近作釋迦降毒龍贊。擬待就正。今夕何夕。得接芝顏。殊慰渴想。張訝其先知。驚曰。試期伊邇。鍵戶摩揣。未暇時聆妙諦。茲緣敝友木應龍。有求於師。故爾偕來。木隨跪下叩首而言曰。應龍蛇生雉育。穴處巖居。雖無乘風破浪之期。終戒崩嶽裂山之暴。伏求大師軫念沈淪。超登苦海。俾得脫離巖穴。飛升雲路。非惟身受其賜。卽合郡生靈。實攸賴之。師嘿然不言。張復代請再三。乃曰。姑念汝修煉多年。未害一人一物。今者不願興滔天大浪。以快其欲而濟其惡。卽此一念之仁。可質上帝。旣承張君



教命當竭力相助。然汀有二水。一歸南溟。一注東海。汝南行乎。抑東歸乎。木曰。東方角宿所躔。吾之宮也。願東行。師命其歸而候之。乃偕張歸齋中。執手泣然曰。從今永訣矣。然明月無久圓之理。華筵有終散之時。前程遠大。君其勉之。他日舟過洞庭。仍有一面之緣。過此會晤無期矣。遂吟詩一絕留別。詩云。蹄涔轍跡豈能容。巖穴而今失舊蹤。洄溯一方愁道阻。洞庭他日再相逢。張和之曰。浩淼滄溟身可容。西山回首渺無蹤。飛升從此登雲路。何日班荆喜再逢。將曉別去。張悽然者久之。慧定禪師齋醮七晝夜。既畢。手托一鉢。偕張至潭畔。以鉢汲潭。潭水盡乾。攜歸置案上。張見鉢中一物如蝦。細視之。鱗甲畢具。蓋蛟也。次日。至古城。於溪水深闊處。以鉢傾之。古城水注江而入東海者也。忽風起潮湧。水盤繞作旋渦。須臾。流涸見底。視之一穴大



如車輪水爲所吸。如漏道然。已從地中遁去矣。張後成進士。奉旨祭南嶽。途經洞庭。忽風雨大作。黑雲蔽空。乘舟擺簸。若將滅沒。舟人驚恐。張見空中一龍。夭矯攫拏。垂首湖中。乃悟爲木。舉手拱揖曰。別來無恙耶。倏忽一閃如電。龍不復見。已而風停浪息。澄波如鏡。蓋踐其一面之約也。張思舊好。爲之悒悒者數日。

獨力斃盜


魯曹州邑東。有某邨。去郭三十里。地至偏僻。邨人好植椿。夏時繁綠。陰滿。蔚然成林。邨中居戶僅百許。鷄犬雜羣。和鳴聲相望。鄰里酬接。融然出至誠。日午則紡績聲達戶外。家咸豐飽。無饑踣不能自存者。第不知文。邨中無學塾。弟多習武。十餘齡卽能馳馬。矢百步外無虛發。以曹邑多盜。故人人咸知挾技以自衛。邨中尤有奇習。每歲春三



月子弟必競出郊外獵山狐。獲夥者勝。有一日得三十頭者。親戚置酒相慶。比于得官。某歲春。循例復爲是舉。時方春暮。新綠彌望。野花微露出籬落。日光薰淑。若入首夏。飯午子弟咸鮮衣健蹄。至老奴負囊尾之。囊次纍纍者皆良矢。子弟貌咸魁碩。赳赳作英奮狀。其一獨皙好。臨風癯姿。若不能勝羅綺。時觀者盛集。婦稚喧闐。素巾玉袂。蓋爲邨中殊豔矣。至日旣昃。衆始言旋。獲狐夥者。卽癯少年。得百頭。三倍於衆。衆咸詫絕。鄰居趨其家。爭賀焉。癯少年徐姓。字冠南。家邨中。僅五稔。蓋他邑遷至者。每歲較獵。未嘗與。故邨人無知其能者。至是名震。然平居匿處。不恆出。有造其室者。亦未嘗見。蹤至祕也。邨中有秦某。以拳勇聞。心尤險狠。有出其上者。必陷之絕地。以爲快。前歲有劉道士。嘗於旅邸宵殪三匪。邨人交譽之。秦心嫉焉。他日以計沉之。



于河。而劉道士以冤歿。其妬才忌能類如此。至是聞冠南名。益不自安。計必有以摧之。一夕。短裝佩刃。踏月竟出。微步至冠南家。躍登樓。隙窗睇視。則雙幃寂如。無人之居也。心賊亟下。急步返其居。途中聞有嘯聲。清厲似鶴唳。知有異。闔門逕睡。夜午方入夢。忽聞異聲。寒飆颯然。帳帷微震。諦視。則植立枕畔者一冰刃。苔華微暈。作光曄曄逼人。賊極噤。不敢復語。自是秦豪銳漸斂。遇人微恭。無復怒目作健兒狀矣。會曹州盜夥大集。短袴健兒出沒烟火間者。以千計。劫案如山。邑令柔懦。竟無以爲理。盜益恣。中尤以金刀酋爲魁。能飛劍三十里外。取人首。應手卽得。次爲餅師阿五。亦梟俊也。金刀酋不審其何自出。以佩金刀遂名。阿五初爲餅師。日夕擔鬻城市。未嘗有他異也。年餘忽棄業。隨道師入泰山。居山五年。出貌益鰲。軀益癯。髮咸垂白。而



技獨卓絕。十尋之牆。徐指卽洞。彈玉玉碎若灰。步履無聲。冬夏一夾衣。終歲不執業。自活如恆。衆于是始異之。至是竟入盜夥。深巖叢篁中。高拱作南面坐矣。曹城富室。聞風咸惴惴。有莊姓者。擁資千萬。聘延勇士百人。以自衛。客咸四方知名士。賴以無恐。於是富室競效之。冠南遂亦爲葉姓者所聘。葉家城中。屋近百椽。極亭閣之勝。宅後有園。平亭曲榭。四時之麗景在焉。冠南徜徉其家。乃至樂。家固有母。亦依葉而居。葉共延拳士二十人。主人咸厚禮之。其視冠南。尤出他客上。

秦某聞之。則躍起曰。此機可乘也。遂造葉家。語主人曰。聞公新得徐君冠南。僕願得一見。主人引冠南出。秦長揖曰。吾公天下士。曹州之人。所共屬望。僕無似。願得與公一交手爲榮。冠南遜謝。秦固請。且曰。



請不假武器。僕造請公當先拳。冠南諾。秦遂堅立。冠南徐徐引一拳。秦微呼。顏色遽白。然竟不墜。冠南遽曰。可矣。舉曹州勇士。當吾拳。無不殆者。足下能無恙。真吾敵也。遂握手相歡好。莊某聞之。亟賚巨金。造秦家。秦遂入莊氏居。厚禮之。亦出他客上。秦既被殊寵。益恣言冠南無能。酒酣告其儕輩曰。始我與冠南角。冠南拳吾。吾植立如故。吾還拳。則渠竟仆矣。從知盛名之下無異才。紛紛者甯足當我一睨耶。有舉以告冠南者。冠南一笑。不言辯也。如是者三月。而城中流言日播。謂金刀酋將挾其類三千。大掠城內外。而阿五亦與金刀酋合。故聲勢且益偉。富室聞之。則日夕讌其所延客。曰。僕家產悉付之諸公矣。唯諸公無負僕望。衆咸諾。一夕。莊姓方作盛宴。宴秦某。鹿脯。童羊之蹄。浙釀。而美饌尙無數。秦傲然踞首座。豪飲可數十杯。而莊姓勸



酒益勤。曰：僕欲得諸公相助，非盛饌宴諸公，心且不安。諸公第飲，飲則力益壯，毋慮彼鼠子矣。夜三鼓，衆咸劇醉，秦尙牛飲，態益恣。方舉杯，忽有風，戩然。銀燭二十枝盡滅，全室頓黑，而盜匪無數，自花牆下暗中但見白刃作光。主人亟遁，而勇士咸泥醉，一一受戮。秦大震，杯失手碎，亟拔腰際利刃，而金刀酋適至。一椎奔至，秦兩臂俱顫，刃琅然墜地。秦自顧必死矣。金刀酋方舉椎，忽背後一人執炬至，以矛貫金刀酋腦。金刀酋遽仆。秦視之，則徐冠南也。匪見渠魁喪，咸無戰志，遂奔散。而阿五方病起，亦遽歸。匪旣去，主人匍匐出坑下。秦則如夢醒，見冠南在前，而衣襟濺酒無數。始憶前事，遂泥首謝冠南。冠南笑曰：聞公急難，故來相救。幸遇我，否則金刀酋不易殲也。今後公尙言盛名之下無異才耶。秦漸沮，泥首無數。自是冠南之名滿全魯。曹之



盜咸側目曰。是能以一矛死金刀。豈可敵耶。

異僧

江左施生應試歸。泛舟巢湖。遇一僧。鶴髮蒼顏。龍鍾偃僂。來求附載。施以獨行岑寂。又以其皤然老僧。慨然允之。既登舟。僧卽趺坐。狀若極憊。施顧僧。獨有右耳。心大異。欲問而僧方閉目靜坐。施亦不欲擾之。無何夕陽西去。天將昏黃。乃繫纜灘畔。炊煙一縷。香到黃梁。食未竟。蘆葦中突出盜十餘人。各持武器。寒光閃爍。僧歛然起。謂盜曰。壯士勿凌孤寒。老衲身外無他物。此弱書生。布衾一襲。破書數卷而已。一盜笑曰。滑和尚勿預他人事。豈有行路人而無資斧者。遂一躍登施舟。僧以手格之。墮水。餘盜大譁。紛然競上。僧舉篙一揮。踏者七八人。餘始辟易。不敢進。僧舉篙叱曰。老衲五十年前。殺人不眨眼。今持



戒已久。姑宥汝輩去。再怙惡。刦孤客。老衲若知。必不宥汝輩也。羣盜抱頭鼠竄。施長揖謝僧。僧笑曰。鼠輩乃敢班門弄斧。先生亦知老衲爲何如人乎。潁川道上有所謂金刀無敵將林道堅者。卽老衲是也。施聞言汗流脊背。屏息不能聲。僧言曰。請勿懼。以畢吾言。因指其缺耳。嘆曰。老衲非經此巨創。安肯放下屠刀。先生知吾削髮故乎。吾潁固多盜。然盜亦有道。不刦孤客。不犯淫戒。非萬不得已。不得傷人。老衲甫冠。已爲此輩之魁。爲盜數十年。恪守宗風。所獲亦無算。一日方午。於臨淮道中。見七香油碧車。中坐一美娥。姿容豔絕。疑爲天人。眞所謂不曾眞個也。魂銷者。因策騎尾之。殘陽入暝。斜岫迷雲。抵一村。落樓閣玲瓏。巍然矗立。蓋一富室也。余自恃技精。越高牆如履平地。是夕月明如晝。翻然飛入。偵知彼姝所居。爲小樓三楹。余攀簷俯窺。



見樓中燈影搖紅。碧窗四扇尙啓其一。彼姝已卸妝待睡。而室中婢僕尙憧憧往來。余伏瓦上良久。衆聲漸寂。彼姝亦入幃。鼾聲作矣。余乃推窗入。覺芳氣襲人。如入醉鄉。逕前牽其幃。而女已覺。叱余曰。若欲借貸耶。櫝中多阿堵物。可持去。余笑曰。乃公非利汝資。欲親汝芳澤耳。語未畢。余之左耳已脫。然入其纖掌。乃長跪乞恕。女曰。若亦好身手。速去無多言。余忍痛掩耳。帖然出。見余騎斃草路旁。遂踏鞍行。未數武。忽恍如悟。念彼姝殆菩薩化身。導余改行爲善者。乃向樓三揖。誓入空門。以贖前愆。由是苦行數十年。回首前塵。已如隔世。今見鼠輩無狀。幾犯殺戒。然與先生相遇。亦是宿緣。世路荆棘。白雲蒼狗。借問長安名利客。何如此處學長生。先生慧心人。決不以老衲之言爲河漢也。施再拜受教。以金爲贄。不受。強之。跌坐瞑目。寂然不應。及

且僧忽不見。詢之舟子云。天曙時僧忽登岸去。衆追之。僧步履如飛。一剎那間已入蒼茫曉霧中逝矣。施驚惋若失。既歸遂隱於名山。後束髮爲黃冠云。

殘僧


異僧不知來自何方。眇一目。跛一足。背負一小革鼓。大如碗。咸豐末見於陽羨之某寺中。寺破壞不蔽風雨。乞兒不屑居。僧處之宴如也。每出必雜與小兒戲。或登高。或跳躍。或捉迷藏。或擲磚瓦。以爲笑樂。故其所至處。小兒麪集。有導其前者。有拊其背者。甚至有拆其帽。破其衣者。而僧亦不怒。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異僧。異僧有奇癖。遇人有喜慶事。輒爲不速客。升堂入賀。主人有厭惡而逐之者。僧卽取小鼓擊之。聲嗡嗡。人皆昏迷。又嘗於市攫人食物。與羣兒分食之。衆人無



知之何。久之。邑人惡之甚。夜集數百人持械往某寺。見僧適酣臥。圍之數匝。令有力者更番奮擊之。槌如雨下。僧乃一伸足。一舉拳。衆有仆者。有傷者。而僧卒無恙。衆愈怒。相約以火焚其廟。未幾。烈燄飛騰。衆以爲僧必死。僧忽攜小鼓自衆人後噏噏然擊而來。衆大駭。紛紛逃。僧笑不可仰。於是羣以爲妖。時城東石佛寺有高僧名智修者。平素戒律謹嚴。居人佛事之。乃羣往請爲祈禳。且問其故。智修熟思良久。忽曰。此豈濟顛僧之流亞歟。不可以非禮加之。明日率衆往候。則已不知所往矣。

雲影僧

雲影僧者。居毘陵之梅花庵。精技擊。常持九節鐵練舞。直如桿。不稍曲折。遇不平事。輒握拳擊桌。張目叱人。人頗畏之。自言董姓。魯省曹



州人。幼失怙恃。家無恆產。不得已。轉徙爲盜。官軍捕之。曾於一日夜盜其馬十八匹。爲盜魁某所信愛。魁死。代領其衆。出沒於徐淮間。官吏側目。一日。率衆擄掠至某寺。有寺僧某據屋頂。迅發一鏢。中余右指。余氣不稍餒。奮勇前進。忽又發一鏢。中左指。余然後猛省。彼之技擊優勝於余。彼所以連發兩鏢傷吾指者。特示警戒之意。否則余必死矣。乃急揮衆退。自念前非。頗覺悔恨。因披髮出家。取名雲影。今棄盜不爲。已十餘年於茲矣。言已。舉兩手示人。則左右兩無名指。皆屈而不伸焉。

黔僧

黔僧落禪者。有勇力。能以徒手格猛虎。其禪杖以純鋼鍊成。重幾百斤。日行深山中。遇虎豹熊之屬。往往一擊卽斃。人皆服其勇。有婁山




者頗險要。夙爲野獸所聚。頗爲人害。僧欲往除之。而未果。未幾有人來報曰。猛獸漸少矣。可毋往。又未幾復有人來曰。近於峯後。時聞有熊號虎吼之聲。若相搏擊。然而猛獸竟絕跡矣。衆皆沽酒相賀。僧曰。未也。安知不更有猛於虎豹熊羆者。則其爲害豈淺鮮哉。衆人不信。有胆壯者。相約數人。備器械。攜獵犬。往偵察之。終日。人犬不復返。衆懼。告之僧。僧曰。何如。余言驗矣。衆人哀懇僧。速除之。僧曰。此固余之志也。特以事未成行。今請卽日往。明日日光初出。僧飽食訖。攜杖登山。山頂有一樹。圍徑丈。高百尺。陰蔽數地。故曾不知其歷幾何年月也。因攀緣而登。隱身枝葉間。四處瞻望。以審其異。日過午。無所見。惟百步外。似有骨殖數堆而已。時腹飢。出乾糧食之。食未旣。忽有風自東南來。一縷腥臭。觸鼻令人欲嘔。僧念一切屍體穢物。皆無是氣。其

殆怪物至乎。凜凜然擎槍以俟。俄而數百武外。果見黑氣一團。行聲甚巨。倏忽從樹下過。僧持杖疾擊之。而物已超越數丈矣。僧杖既不
能著物。且以所踞甚高。用力過猛。身自樹顛墜地。物似已覺。一掉首
疾如矢。直撲僧。僧乃描準其右目。疾刺之。砰然一聲。物騰躍數丈。少
頃。墮地。復刺其左目。又中之。物乃盤旋於地。索人而噬。僧復連擊之。
歷久始斃。視之。則物身長七八尺。首項及尾亦各長數尺。四足甚巨。
狀甚醜惡。於是益信山中猛獸。盡爲彼所蠶食矣。時星月齊明。僧摸
索下山。遇衆人猶在山麓。告以故。衆懼慙。鼓掌雷動。並以大害既除。
無所懼。急欲一覘怪物形態。相約燃火登山。既至。見者莫不咋舌。一
老者曰。此巨蝎也。蓋已數千百年云。



毘陵張孝仁。庚子後赴院試。不售資財。告罄。落魄無依。其父常頤。尙爲青州牧。多故交。孝仁欲往干謁。冀有所遇。至臨淮。日已暮。投逆旅。不獲借宿。一古寺。寺僧五六人。貌均魁梧。獐惡。甫入門。有一僧隨其後。闔戶加鍵去。孝仁心大疑訝。深懼禍至。俄頃門忽呀然啓。一老僧入。問曰。汝奚自。孝仁謹謹而對曰。自江南。問何往。曰。將往青州訪某輩。問何以識其人。曰。吾父曾牧是州。皆舊交也。老僧頗驚訝。因又問其父姓名形貌。及牧州之年月日。甚悉。孝仁具告。曰。是矣。返身遽去。少頃復入。曰。汝飢乎。此處無飯。爲已。汝製飪。乃袖出數枚。置案上。曰。第飽食之。高枕而臥。夜中如有所聞。勿懼也。孝仁心惶惶。不敢詰。僧去。亦不敢寐。夜半。果聞有刀槍劍戟之聲。出自牆東。頗覺巨厲。伏隙窺之。無所見。已而寂然。達旦。更無所聞。孝仁亦倦極假寐。及覺。



老僧已在側曰。客枕安乎。吾將送汝赴青也。孝仁謝之。僧曰。毋然。此間大類蜀道。旅人不易行也。爲雇小車一乘。輦之而行。僧則不知所往。唯遇孝仁所止逆旅。則僧已不期先在。餽贈甚豐。抵青始去。辭孝仁感激不置。堅問僧何以如是羽翼我。僧乃喟然嘆曰。子年幼。烏得知耶。吾兄弟四。其三皆以爲盜死於法。而吾亦以殺人繫獄。汝父憫吾兄弟皆死。爰枉法而活我。遂薙髮爲僧。取名智懺。大江南北綠林中。蓋無不知余者。今日之事。固不足云報也。言已。出黃金十兩。以贈孝仁。尙欲遜謝。僧竟艴然掉頭去。

奇僧

乾隆末年。高郵富室張某。其初以操舟販貨爲業。一日。運貨至汜水。登陸後。張腹痛如廝。旁有囊。攜之甚重。解視之。悉爲黃白物。及珠玉。



竊念取之則不義。不取則將爲他人攜去。頗覺躊躇。乃坐以待。有頃。一人來。形色倉皇。問張曾見囊否。張恐其冒認。詰以囊作何狀。中貯何物。其人一一詳答無誤。方欲與之。忽迎面一僧。赤雙足。手提禪杖。忿息而至。曰。汝輩何人。而欲瓜分他人財物。速見還。否則捉將官裏去。治汝罪也。張聞言不解所云。其人則狀頗驚恐。任僧取囊揚長去。未幾。里中盛傳某巨宰家於前日失一囊。值頗巨。現方四出偵緝。張聞之大驚。始疑前所遺囊之人。必盜無疑。故僧云云。其人不較。唯不識僧爲何如人耳。後張貨罄返棹。中途遇雨。一老人狀態龍鍾。躑躅岸上。呼舟求附載。張欲諾。舟人不肯。張曰。此方便事。何不樂爲。令泊船載之。老人登舟後。卽蒙被臥。自言身覺寒冷。囑飯熟呼之。迨飯熟。張往呼。又不應。以手捫之。則冰矣。舟子大怨。張曰。此處無人。覓一

隙地掩之。必無知者。遂共舁尸登岸。甫及地。足下似有物。俯視之。則前日所拾囊。赫然又觸於目。張驚疑。舟人曰。此天賜也。不可不取。掩畢。攜之歸舟。方解纜。忽有人於岸上遙呼曰。中途殺人。尙欲謀人財物耶。張聞之。心悸欲裂。探首窗外窺之。則僧也。愈懼。咎舟子。趣取囊還僧。僧忽不見。張卒以此致富。甲第連雲。或謂張素以忠厚待人。僧故有以報之云。

遊杭誌異

歲己巳。遊杭垣。初覲西子。風光畢竟不凡。十六日晨。同至友章君登如搭滬杭特別快車起程。上午二時許。抵城站。止于湖濱之南洋旅社。時當成夏。火傘高撐。然余等不以炙膚爲苦。甚矣。美景之足以悅我心靈也。相將盤桓五日。遂返。歸後有遊記。留鴻爪示不忘也。茲所




誌者爲耳聞目見之二異事。用實吾編怪異菁華。

衛生館中生殖器 西湖博覽會分八館二所。就中以衛生館設備最完善。予凡參考二次。地當孤山西冷印社之巔。惟所異者。館中多男女生殖器模型、標本、圖畫。無一不備。赤裸裸公開。嚇煞老學究矣。無袴女郎受奇窘 湖濱新市場。舊稱旗下。商業繁盛。車馬雜沓。某日。有一妙齡女郎。風姿綽約。楚楚可人。乘人力車疾馳而過。身穿印度綢單旗袍。被風所掠。飄蕩飛舞。一時措手不及。以致曲線美畢露。女郎大窘。警士見其倉皇。勒令停止。經局中女性檢查後。固一絲不掛也。遂罰鍰五元。以爲傷風敗俗者戒。此亦西子湖畔奇豔事也。

江河僧

寶山潘某。以廩膳生應北闈試。歸途泊舟泰安。方欲解維行。岸上忽



有一僧來。鬚眉皆白。計其年歲。當在七八十間也。既龍鍾而又偃僂。來求附舟。潘以孤身無聊。允其請。僧既登舟。潘詢以茹素否。乃曰。吾輩方外人。茹素茹葷。本非重要。吾佛慈悲。在心地耳。僧之號稱茹素者。非皆心地光明者也。若老僧者。可質天地而無愧。潘固宏於飲。聞僧言。知亦飲酒食肉。乃盪酒炙肉以進。對飲甚歡。與之語聖賢書。亦能了解。潘某以爲難得。詢以武事。則曰習矣而未精也。既而僧曰。此間多盜。相公敢獨行。可謂大胆。潘曰。非大胆之謂也。欲求功名。不得不爾。吾輩讀書人。非彼大商巨賈比。當不在盜之眼目中也。言甫畢。而羣盜至。各持武器。寒光閃爍。令人不可逼視。僧見狀。卽起請盜曰。壯士欲行劫士人耶。士人非巨賈比。舟中除布衾破書外。一無他物。若老僧者。則終歲行遊四海。亦無貴重物。可以供壯士者。盜魁怒曰。



吾知汝確無貴重物。汝且勿預他人事。焉有遠行客而不備資斧哉。汝果干預者。當以利刃饗汝。言畢。遂一躍而發。僧卽格之落水。餘盜羣奔之。僧持篙揮格。傷者傷。落水者落水。僧乃笑曰。本領如此。亦欲爲盜耶。今姑赦汝等去。再怙惡不悛者。爲老僧知。必不見宥。盜狼狽而遁。潘揖謝。仍命置酒款之。酒畢。卽趺坐。瞑目寂然。及旦。不見僧。舟子云。天曙卽起去。命邀之返。終不見蹤跡也。潘某驚悸若失。此光緒三年事。

羅澤南

湘省羅忠節公澤南。起家儒素。年少好學。貧不能備膏火。讀書月下。倦則露宿達旦。年十九。課徒自給。喪母及兄嫂。旋丁大父艱。十載之中。迭遭期功之戚。道光乙未。湖南大旱。饑疫並作。公罷學使試。徒步

歸。其夫人方以連殤三子痛哭喪明。索米爲炊。亡有也。未幾兵事起。公遂從戎。身經二百餘戰。克城二十。勝敵以堅忍。或問用兵之道。曰。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請益曰。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知止數語注脚乎。公與賊持戰。左額中傷。創甚不仆。日夜危坐。語喃喃。皆時事。將易箒。援筆書曰。亂極時站得定。方是有用之學。平生著作。多言性理。假館四方。窮年汲汲。恆以憂道不憂貧訓迪其徒云。

羅國用


羅國用。字信昌。粵省簡村堡人。貌雄偉。多力。嘗與衆共坐。指其門樓曰。吾力能撼此。衆不信。因與衆約。須汝等修復。衆曰。可。撼之。門樓果傾。又嘗與衆約。以齒嚙穀二石。遶一場三周。著高齒木屐。以長杉挑穀十二籬。行遍一鄉而止。山根渡船。嘗負書院租。國用與衆往討不



得船櫓重數百斤。獨扛至書院。使不得行。大桐陳某善搏擊。教授徒衆。爲里閭患。欲懲之。與鄉人秦可達往。入門取其鉅石擲之階下。棍棒手折之。其人懼立散。又九江人常乘大船至江中竊草場稼。村人止之不得。國用怒。手舉其船置陸上。雍正年。詔選天下力士。後分發回省。就營效力。遂家居不復出。性孝友。治家極嚴。鄉閭有不平事。皆就決之。年九十乃卒。

拙宦奇逢

劉玉書。生性蠢拙。幼讀書。日授數十字。誦終日不能上口。十四五。尙不辨之無。父憂之曰。蠢若此。他日何以自立。乃爲納資捐一雜職。俾到部投供候選。冀他日得一缺爲噉飯處也。劉長蠢益甚。加以迂拙。顧行止莊重。跬步必循規矩。與人對語。訥訥如不出諸口。候選二十



年。選得廣東某縣巡檢。故事未秩得缺。得於午門外謝恩。惟徒有此例。無有行之者。劉居京師久。習聞是說。得缺之明日。天未黎明。肅具朝衣朝冠。恭詣午門。行三跪九叩謝恩禮。是時天大雨。劉於雨中叩拜從容。惟恐隕越。適某邸入值。乘輿過。見而異之。使某問爲誰。劉僅對新選廣東某縣某司巡檢劉玉書叩謝天恩。某走報。某邸以爲奇。旣入朝房。遇兩廣制軍某公。蓋公時方入京。陞見也。頓憶劉事。因語之曰。貴屬下某縣某司巡檢劉某。將舉其事以爲笑。詎言至此。內忽叫起。遂不及竟其說。匆遽而入。自此某公亦未復與邸遇。陞辭回任。劉亦領憑到省。趨轅謁見。公憶某邸在朝房語。優遇之。問某王爺安好。余出都時。未及見也。劉唯唯。到任未一年。卽奉撤兼辦。就近某釐局。獲貲巨萬。旣而以事晉省。復謁制軍。謂汝職太小。盍過班。劉亦唯



唯旋捐升縣令。卽歷署優缺。不數年。疊捐疊保。居然監司矣。請咨引見。制軍備士儀及書。令賚呈某邸。劉抵部。引見事畢。卽躬賚禮物。赴邸求見。而未備門者。引進費。門者呵之曰。若欲求見。當於四鼓時來。劉亦唯唯。果於四鼓時往。則邸方乘輿將入值。劉卽輿前叩見。呈書禮。邸頷之。就輿中拆視制軍書。書中常語外。兼及劉某心地忠厚。才具優長。已荐保至道員云云。蓋終以劉爲邸之私人也。某邸此時已盡忘前事。亦不解制軍書中言。頗以爲異。沈吟自問曰。劉某何人。而勞諄諄道及。旣入見。適某道缺出。上問誰堪勝任者。某邸意中一時無人。卽舉劉對。竟被真除。世之升官發財者。皆得之於機巧迎合。劉獨得之於樸愿愚拙。不亦異乎。

陳光祿

四明陳光祿士京。少有四方之志。以天下多故。遂挾策浪游湖海間。在閩時。會熊公汝霖。以魯王至鄞。延平欲修頌詔之際。公說以公義爲重。延平始修寓公之敬。旣而魯王入浙。留公於閩。久之。見海師無功。乃築鹿石山房於鼓浪嶼。引泉栽花。感物賦詩。別署海年漁長。其雜作詩有云。山林別自饒天地。極牧何須變姓名。但使白雲無我妬。饑寒堅處保吾生。

常州商人

常州商人金某。家小康。性情傲慢。見寒索之人與爲禮。輒不答。甚至人與點首。彼睨視乃若未見。然其爲人險詐。又迥出常輩。以故人皆啣之。惟少時與人涉訟。曾爲蘇臬司掌頰一百。晚年因無子。負一乞人子作螟蛉。會六十生辰。亦張宴觴客。邑子趙某。素健訟。欲弄之。乘



其賀客滿座時。遽以贈聯入。聯語云。掌嘴喝烏臺。霎時臉泛桃花。從此遂成強項令。居心同蠅射。他日身埋楠木。可憐沒有捧頭人。客見者咸爲胡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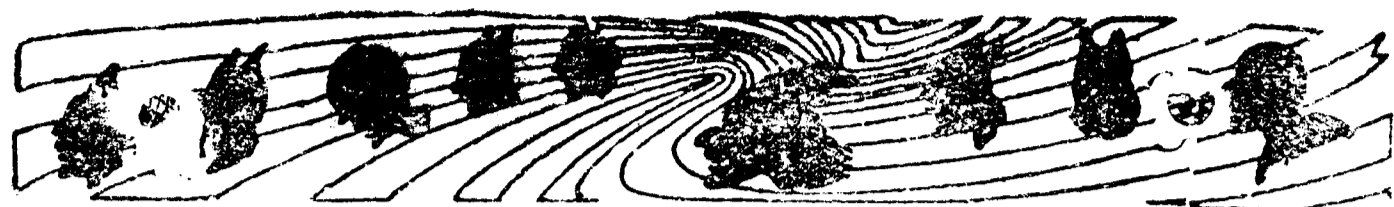
引成語

合肥李文忠公。性好謾罵。所昵或將登用者。則罵尤甚。故左右輒以被罵之輕重多少。卜憲眷之衰隆云。督粵時。有思得中軍者。顧與藩司觸忤。或言君欲中軍。而與藩司不洽。似不可。此人遽曰。は無慮。前日中堂已罵我滾矣。蓋武人心無回曲。竟直言之也。官場聞者。傳爲笑柄。又有粵候補知縣某。與女僕私。初無事也。已而署某縣。被其夫控官致撤任。某懼甚。問諸知刑名者。曰。是无慮。撤任外無餘事矣。某聞言。乃徜徉自若。一日飲友所。家中人踉蹌至此。曰。女僕忽逸去。無

可蹤跡。某遑遽走復問人曰。此則可慮。彼可控君藏匿。或他故。其罪可至出口。某大懼。擾擾久之。或改成語自此二事云。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一字之褒。榮于華袞。此引成語恰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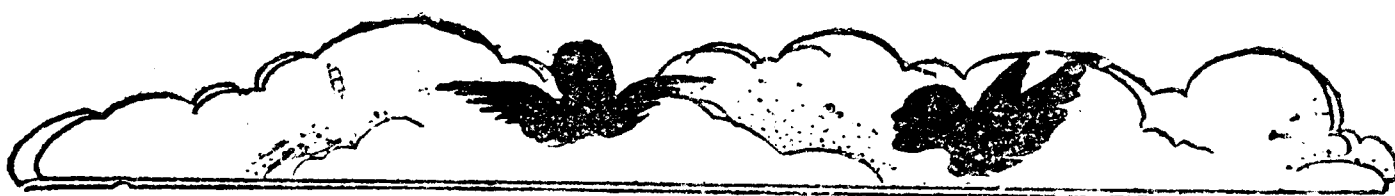
年賡堯

年賡堯。西征大將也。幼皋岸異常兒。不肯讀書。年搏師。師遁去者三。以故人相戒。毋爲年家兒師也。賡堯父憂之。乃揭榜募師。久之無至者。一日有老者。年近耳順矣。突造謁賡堯父曰。聞公子缺師傅。願充其選也。賡堯父曰。先生美意。然兒不肖。師搏去者三矣。老者曰。固聞之。然請試之。乃擇日。命拜師。沿俗成禮畢。賡堯又自去。翌日啓學。又不來。顧在花園中。運土泥植草木。老者又不命也。如是者三閱月。老





者無聊。閉戶。姑取胡琴彈之。成聲。忽賡堯破門入。內請曰。先生我願學此也。老者曰。爾去玩樂也。學此何爲。年不肯去。曰。先生我願學此也。固請之。老者乃教之。不日成聲。學不竟。又去。一日。老者又取胡笳吹之。有律。年又破門入。曰。先生我願學此。老者曰。此非爾可學也。學之。決不成律也。年曰。先生我願學此也。先生試教之。老者又教之。又不日成聲。生未竟。又去。如是者累日矣。年未嘗往。老者讀一日書也。一日。老者又閉戶戲習拳棒。年忽自牖窺之。大喜。破門躍入。曰。先生此最好。我願學也。老者曰。聞汝多力能鬥。汝試爲我召衆僕與一鬥。我觀之。年喜曰。好好。遂召健僕十六人。人執棍棒。年曰。先生觀之。吾力健否。舉棍一揮。十六人齊仰天倒。於是老者曰。汝力健。然敢與我一鬥耶。年曰。何不敢。第吾勝。莫謂年家兒。又搏一師也。老者曰。且莫




慮。兩人遂鬥。年忽疾呼曰。先生何往。老者乃於其項背應曰。我在茲。則老者果以頭枕年頸上。年未知也。於是年曰。先生此必教我也。老者曰。爾顧玩去。學此何用也。跪而請曰。先生必教我。我願學也。老者曰。固欲學耶。年曰。固欲學也。老者曰。起起。遂於床中出一卷書授年。曰。汝固欲學耶。則讀之。年曰。吾欲學搏也。讀此何爲。老者曰。搏一人敵耳。讀此則萬人敵也。年曰。惡有是。先生欺我。此一卷紙。吾以拇足指跌之可丈外矣。安有萬人敵也。老者曰。然則汝不能學矣。汝去玩樂也。年不得已。乃曰。吾卽讀此。自是書聲朗朗聞齋外。鄰人都知年家兒讀書也。三年。老者乃辭其父曰。公子可矣。老夫亦更無所教。請辭去。餽以千金。老者不受曰。若公子異日成就。豈千金值耶。老夫以傳技無人。故不遠千里而來也。竟去。



張南山

張南山先生。番禺名士也。以名進士出宰湖北。所至有政聲。隨擢守南康。歸田後。閉戶著書。有國朝人詩徵略等數十卷行世。工詩善書。老而彌篤。嘗刻一小印曰。乾隆秀才。嘉慶舉人。道光進士。咸豐老漁。又築聽松園於花田之濱。爲著書之所。一時粵中名士。皆從之遊。以得列門牆爲幸。先生性愛松。尤喜菊。園中所植老松外。沿畦繞砌。悉蒔佳菊。每當黃花盛開。卽邀友遊。讌其屯。酒賦琴歌。盤桓竟日。享林泉之樂者。三十餘年。親見其子若孫。掇巍科。登顯仕。年八十四。無疾而終。其絕筆詩云。煙雲過眼總成空。留得心精紙墨中。書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偶墮塵寰八十年。飄然歸去大羅天。松溪花塢常遊處。或者詩魂泛畫船。時人爭相傳誦。歿逾年。值先生生日。其



老友鄧蔭泉。邀同人設菊觴於花埭之杏林莊。爲位以祝先生壽。甫入座。有鶴翩然而來。直立座次。戛然長鳴。良久始去。同人咸以爲異。相約次年復集以覘之。逾年設讌如前。自是每歲輒如期讌集。而鶴亦未嘗爽約。一時傳爲佳話。昔丁令威有化鶴歸來之說。先生之靈魂亦羽化如古人耶。噫異矣。

葉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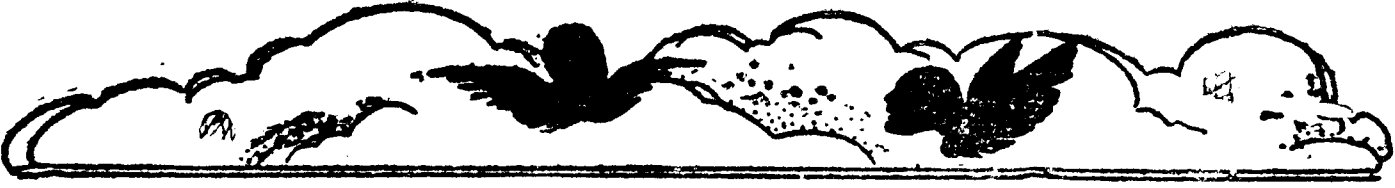
某公子生二十餘年。素席豐厚。父爲某省制軍。是秋登賢書。賀者盈門。公子兩目忽紅腫。痛不可忍。延天士診之。天士曰。目疾不足慮。當自愈。愈後七日內。足心必生癰毒。一發則不可治。天士平日決死生。如燈照。不差累黍。公子聞是言。不覺悲懼求救。天士曰。此時不暇服藥。當先擬方散毒。如七日內不發。方可再議。急求其方曰。息心靜坐。



以左手擦右足心三十六遍。以右手擦左足心三十六遍。每日如此七次。俟七日後。再來診治。如法至七日。延天士視之。曰。目疾如先生言已愈矣。未審癰毒能不發否。天士笑曰。前言發毒者妄也。公子爲富貴中人。事事如意。所懼者死耳。惟以死動之。則他念俱絕。一心注足。手擦足。則心火下行。目疾自愈。不然。心益躁。目痛益。雖日服靈丹。庸有效乎。公子笑而厚酬之。

馮鏢客

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遊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故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胆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寢片刻。恍惚舟略動。馮卽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而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馮竭力追




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牆。牆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跡。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中露一蓮瓣。瘦小奪魂。纖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啓帳。上前徑取銀包。孰意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嚙嚙鶯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鏢。女按去。馮拔佩刃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亟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居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貫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卽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暇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



七十二根。半入泥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枝。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卽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拳勇云。

成都異人

頃見近人筆記一則。極詼奇。有自蜀中歸者。計成都某鄉團勇。一日操演鎗礮。一兵燃礮向空遙擊。飛彈入雲際。適中一巨鷹。傷其翼而墮。衆趨視之。則鷹背上伏一人。以絲絛繫鷹頸。時已暈眩。尙牢握不放。衆亟解之。扶入附近草屋。俄頃而蘇。其人衣冠絕異。衣紐俱從背。後反扣冠作方形。突高聳。中有夾層。可貯銀物。足着革屨。腰繫革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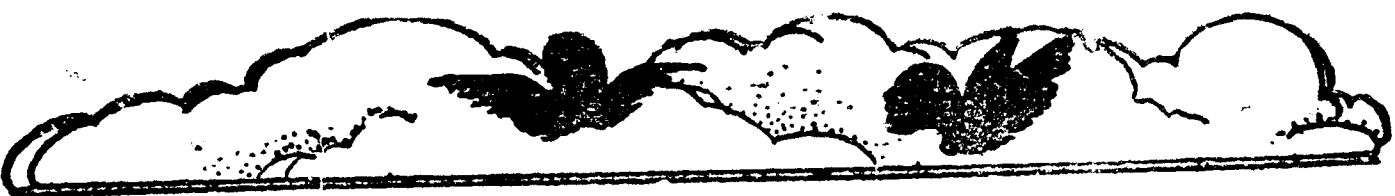
一。儲乾糧軍器。無他物。村人以爲異。競問其來歷。其人操北音答曰。吾黨無姓字。以數目編列爲號。我乃一千二百五十號也。自明代鼎革。吾遠祖卽挈家人騎巨鷹棲止於山洞。衆問山洞何在。其人自窗隙遙指一最高峯示之曰。此間峭壁千尋。多毒蛇猛獸。數千年來。人跡未有至者。故吾黨出入皆以鷹。吾黨棲止之處。雖猛獸亦不能至。洞中寬廣數十里。種植畜牧。足以供給日用。人各自食其力。不識爭競爲何事也。今以生齒日繁。地利不足。欲以得一殖民地。以分居吾族。前月有人從好望角高峯上。探得一地。頗適於棲止。且其中金礦甚旺。小河支流極多。河灘積沙。光采閃爍。人以爲火鑽也。言至此。出礦沙及鑽。與衆觀之。且曰。吾頃卽從好望角來。不圖爲飛彈所阻也。吾鷹如何。幸毋置之死地。待其創復。吾卽行矣。衆曰。鷹負傷。重生死。



未可知。其人自往視之。曰：無妨。探囊出藥敷傷處。鷹亦漸蘇。其人撫之頗馴狎。村人欲以報官府。其人曰：毋多事。吾儕不知官爲何物也。其人富於武力。善舞劍。自言能爲人報不平。衆懼釀禍。乃已。鷹日食粟數斗。其人飲啖亦甚豪。饌以全羊不飽。酒逾斗亦不醉。居數日出金鑽。遍贈村衆。以代膳宿之費。惟鷹久不愈。其人殊焦急。一日又有巨鷹回翔空際。其人口作嘯聲。鷹乃下。遂別村衆曰：吾黨知我在此。故使來迎。今去矣。有能從吾遊者。此鷹可容兩人坐也。衆辭不敢往。其人乃跨上鷹背。傷鷹從之。冉冉入雲而沒。後亦不復再見云。其所記如此。然否殊未敢必。毋亦晉人桃花源之造意歟。

鄭太初


常州青果巷側有太初庵者。峯陽先生之舊宅也。相傳峯陽被極刑



後家屬慘痛不可堪。或死或殉而外。卽舍家宅爲庵。今庵後有純陽閣。供祀呂仙。云卽當時鸞壇故址。明季士大夫習於標榜門戶水火。寔成仇隙。於是筆墨口舌之間。戈矛起焉。峯陽詞鋒銳厲。務以尖刻勝人。一時阿附權黨者。怨毒彌甚。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故摭拾其杖父大逆不道。并及閨幃曖昧。謂其同產姦。某軼史記載甚詳。曾見之於近人國粹叢刊。證之邑中故老傳聞。有未盡同者。吾所聞者。尤多奇異。今追憶其崖略。亦野乘之參考物也。先是郭西有呂仙庵。一道人焚修其中。亦不知其所自來。每黎明必起誦經。向曉始輟。誦時恆有一肥猪伏足下。因比隣多牧猪奴所居。不之異也。久之猪亦喃喃有聲。若誦經然。道人謂之曰。爾雖畜類。已感受靈性。殆可離畜生道乎。苟爾始終不懈。常在此聽經。則吾贖爾爲異類弟子。猪如解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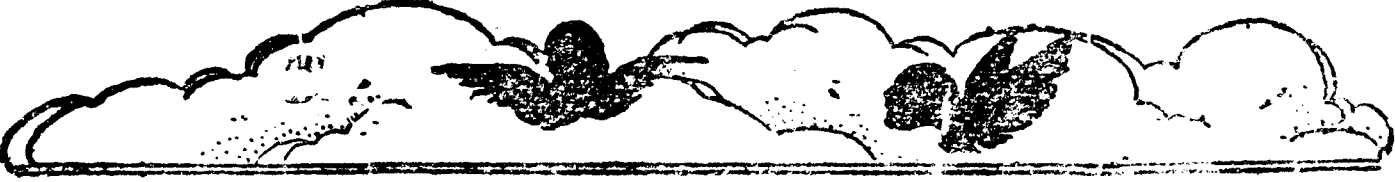
帖耳頷首。道人遂出資贖於飼主。屠者慨然曰。吾亦好善。願受半資。道人欣然與之。歷十餘年。猪馴柔聽經如故。忽一日。有武當山某道人過。與呂仙庵道人相稔。因留宿焉。見猪狀。愀然曰。此物有道根。胎性已成。而宿孽未懺。子於某歲俟其不食時。當付屠解其尸。則將來入生人道。功名富貴。可護令終。否則縱享清貴之福。難免千刀之苦也。道人曰。奈何。武當道曰。彼前身爲劇盜。淫惡萬狀。而竟免於刑戮。故墮入畜生道。報以支解之果。今雖因聽經之故。漸復人性。而孽根未除。終不能自爲解脫。惟有假手屠人。以了其應受之報。則庶幾可免來生之苦耳。道人如有所悟。乃呼屠者至。以猪授使宰割。屠者掉首不顧曰。子修行有德人。奈何欺負我。我雖賤業。亦不得已耳。非好爲殺生者。且子已出資全其命矣。今復自食前言。出爾反爾。小人雖



愚。何至作此無理事。師休矣。勿來相試。道人急挽之。告以故。屠者終不釋。擲刀於地曰。若然。師自爲之。小人既舍去。不願多殺一命也。拂袖竟去。武當道愀然曰。此命也。數也。不食之期且屆。爾持經爲之懺悔可耳。遂別去。約月餘。猪果不食。蓋猪自聽經以來。不食污穢物。道人亦清苦。僅飼以糠屑麩皮等物。猪亦怡然。至此遂并糠麩等亦棄置不顧。專事聽經。神氣益委頓。道人念武當道語。呼他屠者語以故。他屠者亦不願持去。強之再四。允翌日來取。至夜半而猪竟氣絕矣。屠者至曰。果靈猪也。終免一刀苦。非聽經之功效乎。遂攜出穴坎埋之。戲呼曰仙猪塚。道人終以負猪於邑。不懌。未幾亦羽化。當猪氣絕時。鄭家適生男。呱呱墮地時。其聲與凡兒異。喃喃若誦經然。道人若已知之。踵鄭門求見。峯陽之父固信道。歛以齋。抱兒出示之。英物也。



道人曰。是兒必貴。但宜戒殺生。多積善。以培植之。否則恐難免後災也。鄭父唯唯受命。遂設呂仙鸞壇於宅中精舍。道人時過從。迄尸解乃止。峯陽幼穎悟絕倫。讀書十行俱下。弱冠成進士。出某大宗師門下。大宗師主持清議。權黨欲排擠之。畏峯陽鋒厲。益側目。會或有作小說傳播者。攻訐權黨陰私事。成章回體。凡數十萬言。渠輩魑魅魍魎無不如禹鼎鑄奸。疑必峯陽所爲。銜之甚。乃亦欲偵刺峯陽隱事。以相抵制。峯陽鄉人周某。僉人也。介峯陽求見某大宗師。峯陽鄙其人。不之允。周幾落拓京師。不得歸。權黨獲之。視爲奇貨。乃詰以峯陽家事。峯陽父晚年好道。而不能絕慾。惑於燒丹鍊汞之術。挾採陰補陽。旁門左道者駢進。乃置姬妾自娛。而忽置峯陽之母。峯陽掃墓歸籍。母訴所苦。峯陽習扶鸞。乃夜入乩壇。手判父寵妾虐妻。宜奪其仙



錄。父恐稽首壇下者再。願受重罰。容改悔。訖乃判令妻杖四十下。母命峯陽代已行杖。婢媼視爲笑柄。偶洩於外。戚鄙譁然。又峯陽有異母妹二人。俱作女道士裝。矢志不嫁。時與峯陽相倡和。故通詞翰。嫻吟詠者也。游仙詩多豔語。見者目爲放誕風流。有無曖昧。實亦未可臆斷。但嫌疑之迹。業已流播。又益以文字佻巧。意涉靡曼。耆舊咸非之。其稿忽入周某之手。遂以五百金盡售諸權黨。權黨令文人加以評識。吹毛求疵。證實其事。時貴戚方某用事。深惡書生橫抒讜論。自命清流。目爲破壞國是。而峯陽正時露頭角。褒貶朝右。貴戚久注目。某黨以事實及稿上。立奏御。以爲必逐峯陽。可少一勁敵也。時熹宗忽感於某御史之奏。言風俗墮壞。倫紀乖喪。疑有意譏刺宮闈。憤無可洩。適峯陽事上。乃震怒。欲爲懲一警百計。立下詔命逮詔獄。置極



典凡疏救者皆得罪。貴戚知帝旨有在。則乘風縱火。盡肆其技。益加鈎距。以鍛鍊成獄。卒論凌遲。初。峯陽同年某君爲大理丞。謂峯陽家。人曰。事無佐證。非一二嘲風弄月之稿。所可定讞。至杖父之事。更屬離奇。父既不承。外人安得強實其事。吾見早晚可昭雪也。所患者。當軸者頗齟齬。終不免褫職遣戍耳。家人稍慰藉。蓋止求得生。遠行長征。所勿計也。無何。事驟變。而消息極迅。及家人悉。已不及馳救矣。大理丞亦慨然曰。吾負峯陽。初不意人心之變幻。一至此也。卽日掛冠歸。峯陽旣被害。妻妾俱從死。父乃舍宅爲庵。子姪輩絕迹不入朝市。皆閉呂仙閣中。爲道士。未幾。父亦卒。子孫夷爲平民。或度爲僧道云。

白龍菴

常郡府署之西。地極幽僻。有古廟。翼然出於女牆之下者。白龍庵也。




祀女一神。稱之曰白龍娘娘。其東有放生池。清水不涸。澄滢深澗。中多水族。皆放生所留貽也。禁止漁釣。相傳此池甚古。卽白龍之所自出。故老言明正德年間。有磨麵作廠者。傍池而居。夫婦皆好善。常以餘麵施與乞丐貧人。其麩屑之類。則以飼池中水族。生一女甚慧美。愛若掌珠。尙未字人。好善如夫婦。而性特貞烈。隣之少年有挑逗者。輒峻拒之。一日雨後。浣衣池畔。忽見長虹蜿蜒。下飲池水。彷彿若有頭角。驚怖狂呼。時四無人蹤。不覺暈絕。比醒。則已臥家中榻上。其母且哭且呼曰。活矣。女茫然不知所謂。問其故。母始告以爾不知何時顛暈磯畔。衣履盡脫。瑩然裸露。殆疑爲強暴所污。然諦驗之。身猶處子也。抑係癩疾耶。然汝固向無此疾。女始以長虹飲水事告母。而終以裸臥事爲大辱。閉戶長齋。不復出室。旣而有娠。不夫而孕。益爲人



所藉口。輕薄者至多爲蜚語以揚之。報其之投梳仇也。無何。產一卵。剖殼而出之。男也。潔白如粉團兒。夫婦俱愛之。女羞甚。欲不育。母不許曰。神種也。汝之貞誰不知。殺之將犯天怒。女遂撫雛不嫁。兒生長極速。六歲已如成人。一日。至池畔閒游。忽照水見影。馳歸謂母曰。兒去矣。三年後。此間大旱。母捧兒胎衣禱雨於壇。必有奇驗。幸勿忘。女駭其言。方欲展訊。忽霹靂聲起自屋角。池中潏然雲起。兒一躍入雲。化爲長龍。映日晶瑩。如銀花玉蕊。鱗爪宛然可睹。居隣羣出瞻之。尙蜿蜒雲中。須臾而滅。女號泣思之。輒有銀片如龍鱗。墜其懷中。人拾之。則腥臭如魚骨。不可嚮邇。女得之。宛然銀也。以是衣食不少缺。且足以供施與。人咸敬奉之。稱爲白龍娘娘。時其父母已逝世。女經營葬事。致哀盡禮。及三年。果旱甚。赤地數百里。郡守以下咸設壇禱雨。


暴行烈日中。女憶兒前言。乃抱殼。自陳於壇下。守聞其異。令登壇試之。女乃抱殼而上。仰天悲鳴。曼聲哀嚶。悽然沁人肺腸。衆咸爲之淚下。顧無所得雨。或疑女有狂疾。思其子而神經變易也。欲再使下壇。女忽僵臥壇上如死。須臾。有黑雲滃然自其所抱之胎衣中出。不炊許。瀾漫太空。雷聲殷殷起足下。隱約見白龍舞於空中。甘霖忽下注。如瀉瀑。如傾盆。太守等避入室中。女仍臥壇上。不稍動。不逾時。平地水深盈尺。四野霑足。僅四小時而陣勢告終矣。趨視女。則已僵。顏色如生。抱中胎衣。已失所在。仰視天際。赤日當空。若未嘗有雨象。而千里以內。溝澮皆盈。年穀告遂。豐稔。一邑驚女爲神。請於太守。以女肉身塑像祀之。爭集資建廟。數日而成。肉身歷久。竟不腐。聞庚申以前。猶存也。後爲髮匪所燬。又傳每五六月間。必有暴雨數時。白龍舞於



池上。殆歸甯母云。自此凡遇旱災。官吏禱雨。必於白龍庵。往往尙有奇驗。

蛇妖

廣東駐防漢軍劉協領溥。奇佻士也。生平正直不阿。尤以膽略自負。弱冠時。落拓無聊。偶遊三元宮。有道士見而奇之。因與訂方外交。欸洽甚密。劉有緩急。必竭力相濟。毫無吝色。劉自不安。時愧無以爲報。一日訪道士。見其頻蹙蹙生。似有憂色。劉叩之曰。師何爲者。而鬱鬱若此。脫有用小生處。萬死不辭也。道士聞之。瞿然起。執劉手曰。居士所言。是蒼生之幸。非貧道一人之幸也。請上坐。受貧道一拜。乃敢相求爲助。劉曰。師休矣。固已言之。脫用小生。萬死不辭。何瑣瑣效兒女子態也。第言何事。容共圖之。道士謝曰。若然。居士第隨我來。倘有所



見有貧道在。勿驚勿恐。劉問何如。不答。固問。固不答。姑從之行。出北門五里許。去天房教先賢古墓數百步。道士乃結草爲壇。立劉於其中。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均爲勅勒書符。已出一麥草籠。大尺許。而揭其蓋。授之曰。聽吾引磬聲響。急闔其蓋。切記毋違。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驚勿恐。劉不知所以。姑漫應之。以覘其異。道士乃披髮禹步。左手執劍。右手執引磬。口中喃喃誦咒。時二月中旬。月色晴朗。天無纖雲。三更時。腥風陡作。月光慘澹。忽聞聲湧如潮。一蛇馳至。頭大如箕。身巨如甕。長十餘丈。竟體金鱗。兩日光灼如電。來伏壇上。稽首者三。道士以劍揮之曰。去。又一蛇至。長與前蛇相埒。竟體明亮。洞見腸胃。伏壇稽首如前。道士亦以劍麾去之。以次羣蛇畢至。一蛇鼻吻鹿角。竟體黃毛。一蛇龍首鳳尾。前後四爪。一蛇頭圓如毬。兩翼有翼。伏



地效蝶拍板。一蛇長不滿丈。鱗甲斑爛。口吐五色氣。紛糾若朝霞之彩。一長蛇數十丈。竟體紅亮。熊熊若初日浴海。口吐火光。明可燭物。其餘或青或黑。或黃或白。其色不一。其大小長短亦不一。咸次第伏壇稽首。不下百餘種。道士一一以劍麾去之。雞三唱而已。越日薄暮。道士又偕劉至壇。如前作法。三更。羣蛇又絡繹銜尾而至。有肖鼃鼃者。有肖蜥蜴者。有薑之雙箝者。有蝦之蜷曲者。有虎豹首者。有牛馬首者。有犬豕首者。有狐兔首者。有鶴頂者。有雞冠者。有體方如印者。有扁如帶者。有無鱗如鯁鰻者。有多足如蠅蛆者。一切奇形怪狀。又不下百餘種。雞三唱乃已。第三日至壇。道士戒劉曰。大功之成。第在今夕。居士切須記前語。不可疏忽。劉謹受教。時至三更。羣蛇又至。較前尤異。或肖夜叉。或肖羅漢。或肖猛士。或肖美人。或嚶嚶聲如兒啼。


或格格鳴若竹裂。所謂人首蛇身者。計可數十種。他如首尾兩頭者。一額兩頭者。一身三頭五頭九頭者。道士皆一一以劍磨去。約近四更。忽沙石飛鳴。山谷響震。天色愁慘。星月頓暗。一蛇至壇。長僅丈許。鱗甲五色。首類雉卵。張口吐舌。兩目突出。光炯如炬。怒視道士。屈身一躍。直撲其面。道士叱曰。孽畜焉敢無禮。急以劍磨之。曰止。三撲三止。乃退伏壇下。稽首者三。身頓縮小。不滿五寸。一躍徑至籠中。道士急擊引磬。劉聞磬聲。急闔籠蓋。以付道士。袖出硃符。貼籠四隅。喜謂劉曰。貧道奉師命。捕收此妖。五年於茲。甫幸成功。不爾。東南濱海。生靈十年後。受其屠毒。恐無噍類矣。劉問作何處分。曰。此去獻俘於師。藉子一臂之助。必予厚賞。富貴壽考。後福無疆。子其勉之。暫此作別。他日靈山會上。未必無再晤時也。言畢。拂袖攜籠而去。劉後官協領。



夫婦齊眉。壽逾九旬。目見五代子孫。世爲臚仕。至今不絕。

並頭葵

瀋陽西關外某姓院中。有千葉秋葵花一叢。極茂盛。其色深黃。有殷紅之綫緯之。爲世所不經見者。據邦人云。此院爲畢姓故居。畢爲南方人。流寓瀋陽。已有年。四十餘無子息。夫婦禱於西塔。西塔者喇嘛廟也。旣歸。畢婦卽夢散花仙子以葵花一枝相授。遂有妊。是年卽生一女。因名之曰葵姑。未一週。畢婦棄世。畢以呱呱者不任撫育。納西鄰孀婦某氏爲繼室。乃畢又相繼而沒。幸某氏無所出。撫葵姑如己女。及長。姿容殊麗。遐邇豔稱。且自幼入塾。讀頗識文義。欲委禽者踵相接。而某氏皆未之許。其時正值日俄戰爭。遼東半島。忽如鼎沸。居此者咸作遷地爲良計。於是某氏亦欲挈葵姑赴某堡。乃葵姑意竟



大沮。謂不如西去入關。某氏不聽。葵姑無如之何。約詰朝卽須舉室行。因勉強與其母摒擋雜務。某氏倦極而寐。至曉始醒。倉卒呼葵。葵不應。起而覓之。見院中曉霧冥濛中。有幢幢者二人。倚壁而臥。亟趨就之。則葵與一無名之男子。已相偕刎頸死。鶯鶯血泊。顏色如生。某氏駭極。狂呼鄰右畢集。始識男子周姓。幼時曾與女同塾讀。而實誓有白頭之約者。先是葵年及笄。某氏卽令輟讀。守閨訓。葵雅不願。仍時赴塾中。就師質疑義。其實則託故與周姓子謀一面耳。旣而某氏欲以子姑字其戚某氏葵。葵不可。婉阻之。某氏意大拂。思強行之。葵乃憤不欲生。某氏無如之何。姑寢其議。意將乘機以玉成之。其時周姓子亦嘗倩冰上人來。乃爲葵氏所拒絕。某聞之。鬱鬱不自聊。屢欲東於母。而囁嚅不能出諸口。會避亂議起。某氏忽心有所動。蓋戚



某世居某堡。以爲此時不挈其女往。婚事何能復諧。機緣之來。正如千載一時。而葵則逆知其母意之所在。欲梗而不得。遂與周姓子約。本擬共遁入關中。不意周姓子倉卒商之家人。竟大遭其父母之呵叱。謂亂離之世。自顧且不遑。惡能更爲爾庇及淫奔之女。周姓子計無所出。因與葵共作畢命之計畫。生不能爲比翼鳥。死當化作連理枝。情之所至。白刃甘蹈。一對苦鴛鴦。於是互刎於牆下。當時兩姓之人。均以兵革在前。未遑深究。祇草草爲之瘞埋於死處而已。迨戰事平。某氏復歸來。始檢兩人遺骸。葬之他處。爾是年院中。忽怒茁葵。花千百枝。花大於盆。咸作並頭。知其事者。無不奇之。昔宋末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後三日。二尸相攜而出於水濱。是歲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李仁卿治賦摸魚兒詞以紀其事。至今傳爲佳


話。以此儷之。不亦後先媲美耶。

情鬼

柏某。滿洲人。累官至都護。僅一子。甚暱愛。甫周晬。柏夫人挈往戚串家。讌會。座中有克侍郎夫人者。見之。抱膝上。坐久之。語柏夫人曰。吾愛此子甚。欲得爲壻。夫人不嫌弱女。頑陋否。柏笑曰。吾見令媛數矣。端麗天成。奈何云陋。正恐豚兒無福耳。克曰。夫人果屬意。乞一言以定。胡謙爲。柏曰。諾。克曰。請各盡一觴。以志息壤。柏曰。善。遂盡歡而散。柏夫人歸。爲述於都護。都護笑頷之。蓋柏與克兩家固有舊。門閥亦相當。申以婚姻。良不惡也。俄而柏奉命防邊。舉室以行。與克不通音問者十餘年。比柏召還京師。克侍郎已先逝。夫人猶居故邸。聞柏歸。過從如昔。此時柏子弱冠矣。文采雋雅。頗有聲於時。議婚者踵相接。



柏以愛子故。擇媳甚苛。久無成。一日。柏忽憶及十年前席間語。因舉以質夫人。夫人曰。此殆酒邊興到語。時逾十稔。已澹然忘之矣。克夫人果有意。必重申前說。今兩家兒女皆成人。渠不一語道及。前言戲之耳。聘亦無語。已而柏爲子聘海陵林氏女。滿漢通婚。在當時屬創舉。柏獨開風氣。京朝士夫。多引爲談助。克夫人聞之。亦弗措意也。逾年。涓吉迎娶。賀者盈門。克夫人及其女亦與焉。合卺禮成。新人例一謝賓客。依次至克女。克女避弗出。諸客以爲彼覩覷也。強擁之出。拜。面色變矣。甫禮畢。哇然嘔血。克夫人疑爲猝病。疾昇歸。衆客亦弗以爲意。克女歸。血嘔弗止。克夫人問所苦。強笑曰。無之。問病何從來。搖首不答。但有長吁。克女有乳便。母語克夫人曰。嗟夫。女公子疾。夫人致之也。女公子脫不幸。夫人殺之也。夫人愕然。乳母曰。夫人不記。



十年前。席上與柏夫人訂婚語乎。此語當時夫人樂道之。奴輩熟聞之。比女公子長。奴輩恆述以相告。女公子深心人也。默志之。以爲此身屬柏。今若此。故血不擇地而嘔。蓋悲之極也。克夫人雖悔恨。已無及。日延名醫進葠苓。如石投水。支離枕席。未兩月。死矣。彌留時。語乳母曰。我事姆知之。生不能完此盟。死當了此願也。柏子旣婚。琴瑟和甚。都護夫婦亦欣然於此佳兒佳婦。惟克女以來。賀病歸。心滋歉然。時遭人存問。已而稍稍知克女病由。雖憐之。亦無如何。俄聞女死。柏夫人意更哀之。爲述於都護。都護亦歎曰。世間亦竟有此癡兒子也。一夕。更闌人靜。柏子婦忽大呼號。婢媪驚起。疑有賊。微聞婦從帷中呼曰。速救公子。遲恐無及。羣奴排闥入。揭帷見公子裸伏。皆赧然後却。逡巡不前。柏夫人聞聲至。率羣媪急掖公子下。已氣息僅屬。亟裹



以衣。飲以薑汁。始甦。問之。瞠目莫對。柏夫人轉以問新婦。婦忸怩。固詰之曰。始固無他。彼忽瞋目厲聲叱我。語喃喃不可辨。其聲不類彼。宛然一女子也。俄而氣促舌彊。呼之不應。柏夫人以爲是其子偶病。未必克女爲祟也。厥後柏子言笑舉動雖如常。乃每與婦交。鬼必爲祟。每祟必如是。都護夫婦重憂之。商諸克夫人。請迎其女木主歸。祀以香火。奉爲元聘子婦。克允之。都護以爲事雖無當於禮。幽魂或稍稍妥慰矣。詎事舉而鬼猶弗去。且憑柏子語曰。汝輩欲以虛名餌我耶。我不可愚也。祟如故。柏夫人望孫切。知鬼不可以理喻。乃令婢媼一二輩。坐守子婦榻前。將以辟鬼。初猶可。後亦無效。祟如故。於是增一二人。乃至四五人。圍坐榻前。作葉子戲。故譁笑以壯聲威。不須臾。祟如故。於是又增四五人。乃至七八人。挾金鼓鐃鈸之屬。就榻前奏


作其聲鏗鞳達戶外。鄰里聞之。傳爲笑柄。新婦羞且憤。而祟如故。都護歎曰。孽哉。寃不可解矣。趣子婦異寢處。久之漸安靖。以爲祟去。方議復合。柏子又譫語雜作。昏暈氣閉。自是較前益厲。柏子與婦不必相狎。偶動念。祟卽至。捷於影響。如是者可三年。婦不堪其苦。歸甯避之。期年。柏子思婦切。飛電促歸。婦至中途。已得噩耗。蓋歸期既定之翌日。柏子卽病痢。病不甚劇。夜起如廁。奄然坐化。易簣時。亦微語曰。生不能完此盟。死當了此願也。柏夫人聞之。泣然曰。此克姑娘聲也。悲夫。

蜈蚣精

嵩山之陽。春日啓蟄之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一長六七尺。一長四五尺。蜿蜒夭矯。若火龍然。鷄鳴遂隱。經秋卽不得見。莫



測其故。初山下有農家。畜一雄雞。氣象赳赳。重可十斤。所種之卵。無不穀者。主人寶之。呼曰老雄。十餘年不肯殺。某歲又值孵雞之時。忽以數十卵。僅穀一雄。其餘盡暈。主人懊怨。以爲不祥。一日有番賈來。注視老雄與新雛。問主人肯市否。主人正慮老雄年久無用。姑漫應曰。客若肯出重價。那得不市。客問此兩雞索價幾何。曰。五百足矣。客喜曰。諾。主人初固索五百錢。見客遽喜諾。戲反齒給之。曰。我所言固五百銀。非錢也。客沈思久之。曰。果爾。五百銀亦所不吝。毋再翻悔。主人大喜過望。答曰。君如數將銀來。誓不翻悔。客喜。翌日。果攜銀五百來。付主人。主人乃籠兩雞付之。笑拉客。袂問曰。我初固戲君耳。不謂果肯如數。敢問需此何爲。客笑曰。君旣見問。不敢不告。君不見少室之嶺。紅光兩道乎。曰。然。曰。此蜈蚣精也。一父一子。再百年後。少者長。



成。一方禽獸。蠶食無遺。且不免災及小兒。實爲大患。雷且難治。今少者尙稚。老者勢孤。尙不敢公然肆虛。惟此兩雞。足以制之。老雄固無足慮。惟新雛初覿。當飼以珍物。庶可速豐其毛羽。壯其筋力。矧聞數十卵。僅得此雛。可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盡殲也。計明年此時。新雛當亦可爲老雄之助。制兩妖不難矣。曰。此兩雞與他雞何異。曰。凡雞皆睫皮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睛。是鳳種也。別去。歲星一周。客果攜兩雞來訪主人。其雞已長成。居然與老雄相等。客卽下榻主人之家。他日又見少室紅光兩道。客喜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薄暮。客攜雞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君不能勝妖氣。中毒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遙察。二更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灼。猶之掣電兩股。以閃以爍。或東或西。或南或朔。或抑或揚。或分或合。或屈誦如環。或直



伸如索。或迴旋如鷹盤。或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燿燿焉。爍爍焉。忽飛五尺。字芒疾馳斜掠。半明半滅。陡萬丈而一落。主人色駭心喜。知小妖已告殲。尙有紅光一道。忽高之。忽低之。忽卽之。忽離之。氣漸披靡。知其亦無能爲。果不不炊黍時。宛然敗葉漾空。條爲狂飆之所摧。飄蕩蕭颯。悠悠然而下墜。荒畦紅光悉絕。東方欲白。主人知兩妖并除。姑飯茶以待客。俄焉見客左手籠雞。右手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主人迎而賀曰。大功告成。喜爲君賀。客嘆曰。兩妖雖除。惜兩雞皆受重傷。奈何。主人視小雞。竟體毛羽脫殆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縱禿。精神沮喪。又視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鉗已脫。足尙有一二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鉗並去。足以夷其大半。僵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尙有用否。曰。紅光外燭珠當不少。卽兩軀

殼以製刀劍鞘。亦值千金也。乃以兩雞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雞不過十日。老雞不過半年。皆當羽化。有功於人。尙其瘞之。其身受重毒。切不可食。慎之慎之。越日。客辭主人。又以二百金相謝。以木匣盛二妖。負之而去。後兩雞果如期先後俱斃。主人謹遵客所囑。並瘞之。

擄菹毒

某郡有顯宦者。遺金滿篋。儘敷揮霍。子甲乙。學生貌酷似。性皆穎慧。眉目如畫。戚儔嘖嘖譽之曰雙玉。因肥瘠判彼此焉。長曰肥玉。次曰瘦玉。雙玉皆旁生側挺。父以晚節婆娑。森森蘭玉。鍾愛異於常兒。又難兄弟讀書數行下。援筆爲文。竿頭日進。十二而呼小友。十三而倚馬千言矣。小試出以遊戲。千人辟易。兄弟各占府縣第一。補博士弟。



子員。年十三耳。無長幼內外。皆曰千里駒。千里駒。

無何。風燭淚殘。崦嵫日薄。雙玉父以疾逝矣。既葬。雙玉以五陵裘馬。十郡良家。兼之文采。東南詞華。梁洛一登壇坫。則暗嗚叱咤。此項王戰河北。諸侯皆作壁上觀。莫敢妄贊一詞也。文讌周遭。雖擊鉢催詩。七步已就。同人皆奉以徽號。曰飛隼。又別爲大隼小隼焉。談鋒偶動。口若懸河。當其滔滔不竭之會。知難者皆箝口結舌。無可置喙。所謂推倒一事。雙玉當之。實無媿焉。郡人士豔羨之者。則曰生子當如雲間父。

雙玉既美丰姿。羊車所過。擲果皆滿。翩翩自負。隱含蕩意。堂構既頽。益自縱恣。始而閨中上下。無不徧亂。繼旦夜去胭脂。晨過趙李。秋月春風等閒度。此中光景。玉殆無不徧歷焉。郡中薦紳子。好及時行樂。

者。一宴一會。非玉兄弟不歡。自時而朝秦暮楚。栗鹿逾恆。大好年華。儘消磨於笙歌醉夢之場。不轉瞬而雙玉亦弱冠矣。

肥玉娶於某氏。蛾眉曼睩。放誕風流。亦奇女子也。嘗與肥玉同游勾欄中。擇美妓侑酒。自譜小宴一曲。談笑自如。宴畢。謂妓曰。送客留髡。大是佳話。吾不汝尤也。狂笑出門而去。至今相傳以爲談助也。

瘦玉婦某。幽閑貞靜。能以禮法自持。故輒與瘦玉忤。但不事唇舌爭。落落而已。以故瘦玉尤耽外遇。恆終歲不履家庭。較之肥玉。評者以爲荒唐愈甚。而不知彼固有隱衷也。且瘦玉健談。更甚於肥。故性質與婦隔絕。自是拈花惹草。隨處勾留。而所眷者一人。曰龍女。二十四橋明月前身也。

龍女父。豪於賭。自號小盤龍。以此傾其家。女遂墮烟花籍。將死。遺言



謂女曰。汝頗得家學淵源。能自振拔。足雪乃父之耻也。其他貞淫正變。則聽汝爲之。吾不汝咎。吾聞日者推汝命。必成巨富。爲賭界之女主。他日果驗。則吾目瞑矣。龍女泣而謹受之。父既逝。龍女益困頓無聊。乃自廣陵流轉。迄姑蘇。由姑蘇徙雲間。其道頗著。瘦玉聞其名而趨慕焉。遂訂交。未幾。龍女大服瘦玉。自嘆勿如。瘦玉遂以高足弟子。爲藁砧之詠。而龍女甘居妾媵。每縱局。爲之點籌。夫婦協謀。博進益不貲。一時少年游冶之流。黃金拋擲。盡屬虛牝。蓋龍女爲之也。時雙玉家已式微。財產告罄。兄弟初猶不以爲意。及破產案既發見。肥玉因與瘦玉約。各樹一幟。田產書籍。賤值售而瓜分之。瘦玉尤慷慨。不肯過問。以爲兄自取可耳。何斷斷爲。兄笑頷之。仍均分析。爨以爲結果。

肥玉亦耽盤龍癖。聞瘦玉有嬖人。盛傳家學。大喜親造詢焉。頗服其論。乃訂某日設局。能多引友人來者。則推爲臨時主席。得享特別權利。無何。局成矣。肥玉大負。幾傾囊不足以償。瘦玉陰助以孤注。於是重整旗鼓。再接再厲。始有起色。感瘦玉甚。乃謀合支此局焉。豫算每月開支。及諸耗費。貲本尙不須挹注。而兩盤龍已得根據地。薦紳子弟之不事誦習者。輒從兩盤龍游。時大吏禁網嚴甚。捕輒械梏之。瘦玉恐波及。欲暫停局。以避其鋒。肥玉執不可。曰。豈有如吾家者。尙容巡警之窺視耶。子休矣。毋過恐。於是呼盧喝雉。局勢大定。某公子者。本無意於博。因驚龍女之豔。亦追隨局尾。意圖飽眼福焉。龍女知其易惑。乃求爲之代壓代行。公子見龍女之迎語。笑容可掬。不覺情動。雖入局輒負。不顧也。不一月而所負者以萬計。公子父聞



之。幽諸別室。始得塞彼漏卮焉。欲窮究。然以雙玉具有勞力。乃止。一日。有鄉人拾級升堂。褐衣矮冠。狀甚猥瑣。衆咸輕慢之。豪奴三四。欲驅之外出。鄉人不肯。曰。吾亦賭徒耳。何相拒之甚。瘦玉知係箇中人。乃躬自招致。處以上賓。鄉人殊不多遜。昂然上坐。且孤注甚雄厚。動以千百計。衆始驚異。瘦玉知爲可以計取者。局終之暇。特訂明日。以必來。且云。有優待之所。足令盡歡。鄉人忻允。明日。歛之於精舍。別令知己二三人。盤桓之。龍女蹀躞其間。殷勤甚至。鄉人大樂。凡三日。而數千金入玉囊矣。妻病家亟。人徧覓不能得。或有言所在者。偶詢閹人。斥逐甚厲。家人涕泣而去。無何。妻死。鄉人始歸。僅七日。而盡取產業田契以三。至日。則又告竣矣。於是主人漸加白眼。鄉人泣求爲小夥。藉得餬口。瘦玉與之約法三章。以奴隸畜之。鄉人唯唯聽命。瘦

玉乃使典器。

市買某。少年卽爲金融業理事。聲譽鵲起。好與士人徵逐。詩酒談讌。意氣豁如。自謂有雅人深致也。偶從友人至瘦玉家。招邀入局。戰輒勝。賈人嗜利。且常游搢紳家。亦豪舉。因暇則一往。久之成習。徹夜溺其中。蓬首垢面不恤也。肆主大懼。亟辭其職。某以落魄無聊。益典質求以一勝。無如連呼負負。恢復何期。妻子皆啼飢號寒矣。某不得已。求瘦玉庇護。瘦玉憐之。且以其心計頗工。才亦可用。乃使司會計。他如某甲囊空。則爲之任招待。某乙計窘。則爲之操籌算。某丙技窮。則爲之司筦鑰。某丁糧絕。則爲之供奔走。一時公門食客。革履三千。而養尊處優之雙玉。頤指氣使之龍女。非特居之不疑。儼然大家宅眷。且部署分插。井井有條。竟如地方行政及軍法隊伍焉。以雙玉才





華竭數日研究之力。遂成此一時無兩之傑構。異哉。博場而有此絕大經濟。

於是肥玉領文德部。文德部者。謂圍棋、象棋、麻雀、葉子等。溫文爾雅之戲。不干例禁。不事翻騙。文人學士及紳商公事之暇。偶爾手談。無傷體制。往來皆從容大雅之倫。肥玉性長厚。吐屬亦名雋。故令爲部長。凡部中之理事各員及僕役。皆歸統屬。惟百金以上之出納。及修改章程。則須與總領部商榷。此部居全局外界。不畏招搖。故又稱曰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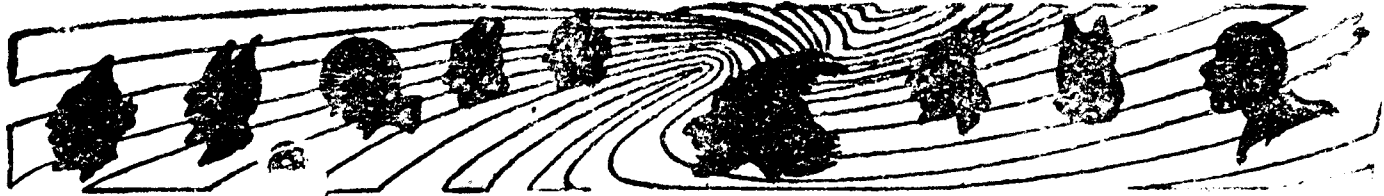
武功部則瘦玉自領之。武功部者。謂搖寶、牌九、番攤、花會等。一擲千金之戲。五木樗蒲。傾家蕩產。可決之頃刻間。豪商巨賈。紈袴子弟。以逮盜賊亡命。莫不趨之若鶩。往來多奇人異服。瘦玉敏銳有胆識。故

公推爲部長。且兼總領部。此部居全局之中。故又稱曰中部。若夫所謂內部者。又曰陰教部。先是肥玉夫人常欲入局。而以履舄交錯爲嫌。且地方亦多蜚語。龍女乃獻計。謂吾輩宜別立一部。與外中隔絕。而更關一戶。以通往來。則葛藤旣絕。花樣翻新。且女界自由。誰不企慕。定卜門庭如市。戶限爲穿矣。肥玉夫人大然之。乃推龍女爲部長。龍女三讓不敢受。久之。卒以肥玉夫人爲部長。而龍女副之。此間博具。亦判文武。大都正部長領文。而副領武。往來之婦女。上自貴遊眷屬。下至聲妓婢媼。無不一邱之貉。兩部長皆竭力維新。主張平等。故部中絕無階級之說。惟職員及給役者。應盡受事之職務。餘皆酣嬉淋漓。如無遮大會。如十姊妹會。手帕會。一視同仁。任人意之。所欲爲。而不加以限制焉。



三部既告成。而雙玉之銷金窟。爲東南第一大埠。菲材薄植。一入其障間。身家輒不可保。故不十年而兼并之戶。以百數十計。雙玉各擁貲至巨萬。田園奴婢。甲數邑。方其盛時。有至奇至慘之三事。出人意外者。

一曰燭未燃而擲金百萬。典肆十五座。連宵易主。晉人某者。本豪富。營運江浙間。置別室於姑蘇台畔。生一子。寵愛逾恆。晉人老而告歸。遂以東南所有商肆。悉委諸妾。夥友多西人。忠於舊主。累歲贏積。逾於母金。及長子而肆益多。基本金超過百萬矣。子狀秀美而實不慧。讀書不能成句。年十七八。娶婦矣。母得肝胃疾。發則不得理家事。然不時發。因子年長。遂悉以外事委之。而家事亦以責婦。子既無束縛。又擁厚貲。諸惡少趨之如蟻。無何。由文德部而入武功部。一顯者裔。



某生瘦玉戚也。好爲大言。嗜博。久與瘦玉沆瀣一氣。乃與晉人子傅。初亦尋常馳騁。繼而晉人子興益豪。日晡矣。出小食飲。啖席間。某生以語激之。晉人子謂吾有典肆十五座。基本金約百萬。願作孤注一擲。勝則汝準是償金。敗則立時提交契據。必不汝欺也。某生嘲諧以臨之。意似不信。晉人子持之益堅。至再四。某生曰。然則宜手書憑語。如決鬪之生死文書始可也。晉人子曰。諾。乃燃燭入局。一擲而晉人子敗。允以更擲。又敗。未及十五分時間也。晉人子色灰敗。踉蹌而出。某生持憑券入。與雙玉謀收取典肆策。明晨三人入市。各肆理事者皆知之矣。畏雙玉勢。誰敢加一語者。某生乃與雙玉鼎足而分之。雙玉僞謝不受。某生固與之。曰。微子吾不及此也。不數日。晉人子母疾發而斃。年餘行乞於市。妻墮風塵矣。




二曰新嫁娘不肯登輿。以妹代嫁。而新嫁娘遂死於博。某女公子者。亦巨族也。聞肥玉夫人領內部。時往遊焉。既溺之。遂日夜不輟。將嫁不肯返。父母挾之歸。已星期前一日矣。乘夜遁出。至內部求入局。龍女駭曰。子非明日吉期耶。女曰。吾不願嫁。而願博。父母其奈我何。再三勸之。不聽。乃入局。自宵達旦。又自旦達宵。女家中彩輿在著。賀客盈門。而女杳無蹤影。偵騎四出。不得或。可有言彼嗜賭者。乃輾轉設法入內部。促女返。女若罔聞。衆皆繞勸。終不起。既而忽袖出小剪。猛剪其鬢。離然一握。擲之曰。吾出家矣。何嫁爲。歸語老夫人。勿念我也。此間樂。不復思蜀。請勿溷我。家人號哭而去。母聞其事。大忿怒。乃飾其妹以代之。夫家固未知也。父母乃控於有司。言雙玉夫婦害人事。有司將逮問之。雙玉星夜走京師。求援於其戚屬。得不問。未嫁女不

敢復歸。貲既罄。遂爲龍女服役。瘦玉因據爲妾。巨族佯不知。聽其所之而已。未嫁女頗悔前事。求出不得。卒乘夜自經死。龍女藁葬之。亦莫之過問也。


第三事益奇異。曰父子姑嫂同一博場。而彼此未曉。至性命生產。盡入於個中乃已焉。蓋所謂文德部者。類多搢紳屬。容與其間。與中部本隔絕。故清談游宴之場。未容俗客到此。往往德望崇隆。杖履優游者。徘徊消遣。以永今日。實無礎其高尙頤養之風也。若夫武功中部。則浮躁少年爲多。且俗客不禁。市僧喧擾。九流十家。幾無不納。其性質之不同若此。雙玉商定制。度另關門戶。各成團體。絕不相謀。故游前中部者。彼此不相覲面。雖頻年累月。終不可知。某紳者。林下餘閒。時樂與故人二三。作葉子戲。然家教嚴。不願以博具示後進。故甯假



座友人處。友或饗以肥玉所。紳亦從之。蓋紳意舍己家以外。無可無不可也。往來既稔。時或布具爲之。但卜晝而不兼卜夜。小角而不爲大敵。老成持重。爲消遣之地。不貪勝負之功。類如是也乎。某生恂恂儒雅。因庭訓嚴。遊戲事不敢問津。故肥玉處未嘗一涉足。父亦不願使之身入也。無何。因考試事。與友人游郡中。遂引入瘦玉所。初猶旁矚。不一下手。繼乃見有隙可乘。稍稍注意。輒勝。因屢往焉。而老父在前。部作葉子戲。固絕不相知。是猶未足爲異也。生妻某氏者。與肥玉夫人夙有姻親。因中表某女子導之往觀。遂亦成嗜痂癖焉。某生有妹。亦隨之往。而某生不知也。考試事罷。某生未獲雋。抑鬱不自聊。友人又引之消遣。然屢負。至悉返前。此所博進而其數尙缺倍蓰焉。某生無財政權。嚴父不可與語。束修羊瘦。安能肩如許厚債。然逋欠旣



久必且踵門立索。則事敗矣。宛轉思維。乃決計出最下之策。與閨中
人商借債。意既定。謂妻曰。昔有要需。畏言諸父。欲卿拔釵相助。可乎。
妻聞言。似倉皇失色。曰。今不在此。甯母後始得攜來。君意若何。生疑
其故。推諉以難已也。乃負氣曰。大丈夫終不致以涸鮒死。何倪倪
他爲。憤而走出。未幾復反。則妻已外出。問婢安往。則曰。母家私出鑰
視其篋具。十器九空。不覺驚詫。曰。彼豈盡儲之母家邪。抑別有他故。
耶。翌日。妻返。嗒焉若喪。衣服忽改變。金珠貴物。杳然不可見。某生大
疑之。力致窮詰。妻尙以母家諉過。生殊不語。明日至妻母處。探其耗。
則答以不知。至是而疑益甚矣。既歸。以盛氣凌妻。妻知事且洩。然終
不敢自陳。某生則以己正博負無貲。又遭妻氏無狀。不覺大怒。詰責
甚厲。妻氏大慚。迨某生夜眠既熟。投繯死。某生始大悔。人琴之痛。不



覺難堪。某紳不知底蘊。以爲別有事者。不與窮究矣。棺殮既竟。勉某生以向學。爲他日致身青雲計。

無何。某生之逋負。爲期至矣。多方羅掘。無以償。又不可啓齒以索諸父。卽索亦不可得。徒取大辱。而不償人。則人之鋌而走險者。且將向老人饒舌。吾何面目以對嚴父。宛轉三日。計窮力盡。亦仰藥死。

某紳止此子。慘遭自戕之禍。而不解其何以致此。西河喪明。痛悼欲絕。因亦無心博弈矣。一日晝寢。如有所夢。心恍惚不自安。起坐案頭。欠伸默對。忽畫夾下微露一函角。抽出視之。則書（絕命詞。幸父親原鑒）數字。大詫曰。此其絕命時親筆耶。展而誦之。則曰。

父親膝下。兒負罪深矣。因博於某氏而負。力不能償。然不償則事且破露。謀之婦。乃婦亦以博負空其囊。爲兒詰責。慚沮自戕。兒旣

痛婦。又迫於外債。遂相從泉下焉。敗名喪身。實大不孝。不孝之人。天地所不容。父不必過悲。兒死已晚。肝腸寸斷。不能復言。


某紳悲悼之餘。思所謂某氏者。卽吾舊游之地也。何吾未嘗一睹吾子之蹤跡。異哉。乃自往肥玉處。談笑如平常。友有知某生事者。咸疑紳之太忍。旣而紳與人絮絮。問此間情狀。或一一告之。乃循途徑造中部。則賭具橫陳。果如所言。又設法走入內部。見婦女之興。較武功部尤豪。粉白黛綠。錯雜滿堂。孤注一擲。動以千計。紳太息而出。乃自訴之。邑宰。又走告大吏。於是緹騎四出。而雙玉挾貲遁去。龍女亦遠從之。或云。馳驅南洋各島。尙以博局樹幟。得巨金焉。

塞外僧

太倉錢若儀。岷山顧廷傑。皆以平洪楊功。隨左公宗棠參戎幕。同治



初。新疆回民叛亂。朝命左宗棠爲平西大將軍。率兵討之。二公隨行。事平。左以二公年耄。乃贈金送歸。方欲入寨。爲雨所阻。乃宿逆旅。先有一僧在。旣而又有大漢六七人。牽騎來。解鞍宿於二公之隔舍。二公知爲暴徒也。戰慄異常。襆被不能臥。僧則獨步於庭。舞劍月光下。而六七人者。見僧劍常繞於其所宿之房。知非所敵。天未明。卽乘騎去。清晨。僧叩二公門。錢大懼。臥牀不起。顧挺身曰。死則死耳。何畏爲。遂啓關出。且曰。和尚此來。劫金耶。取頭耶。吾之金與頭。都可將去。惟吾老友。尙有九十三歲之母在堂。幸勿相害。使其抱恨終天。僧曰。殺人劫財者。業已去矣。我實非殺人者也。旣而僧問兩公所自來。兩公以新疆對。僧曰。從左公處來耶。曰。然。曰。公等者。久參戎幕之錢。顧兩先生耶。曰。然。曰。幸無相犯。不然。害及好人矣。迨冰消雪霽。卽護送二



公而南。過濟南界。乃拱手作別曰。如此而南。沿途安謐。可無憂也。越年。河南正陽關有大盜季嗣洪者。聚衆千餘人。四出劫掠。爲民患。郡守派兵往捕。威懾其威。不敢進。管帶李琦請自往擒之。大吏壯其言。許所請。卽一人闖入山寨。盜魁方與羣盜集議於堂。蓋欲謀行劫而未發也。李琦取雙鐵鎗。破門以入。魁以鐵棍相拒。彼此格鬥。移時。嗣洪忽棄其棍。而手搯琦陰。以曳之。腸出二三寸。琦抱魁力刃其背。魁身披衷甲。故無所傷。然琦猶能運氣。使功不釋手。其時僧適乘騎而過。聞鳴鎗聲。異之。卽入寨探視。僧固與李琦相識。見其出腸狀。駭呼曰。非李大哥耶。急救之歸。返與盜鬥。盜魁大驚。急止之。願賂巨金。僧不願。且曰。閭閻不安久矣。吾今爲民除害耳。羣夥可去。但縛其魁耳。卽縛送盜魁於郡。郡守嘉僧一捕盜功。僧曰。盜雖吾擒。然不有管帶。



李琦之相助。吾亦非其敵也。其功應歸李。郡守兩賞之。盜魁臨刑時。乃自嘆曰。我一生從未遇見敵手。以爲天下無人矣。乃今忽被擒。其人果爲誰氏。願一見死且瞑目。行刑者指僧及李琦以示之。魁注目者良久。先謂李琦曰。君卽力鬥出腸之李將軍耶。技術如此。亦不易奇男子也。又謂僧曰。君則非余所敵。敢拜下風。今日之死。亦殊值得。於是觀者咸注視僧與李琦不稍瞬。蓋咸表其欽敬之忱也。後二十一年。錢顧二公死。錢子入京謁選。道經安徽。游黃山。遇一老僧。號大瘋。又號俠禪。詢其年。則以六十對。登山步如飛。錢子力隨之。終不及。旣而僧顧錢子曰。君何其酷似我老友錢若儀耶。錢子曰。誠然。家君也。大師與家君亦有師友之雅乎。僧卽以前事相告。錢子長揖以謝。僧又曰。北行多暴徒。僧當隨衛。至涿州而別。又五年。錢子出守廬州。道


經登封。進香少林寺。一僧恭迓於山門外。乃合掌曰。吾師早知大人今日進香。故囑小僧伺候於此。錢曰。汝師何名。則以俠禪對。來此傳技已三年矣。今晨師起。謂有峨眉之行。囑咐小僧如是云爾。錢子奇之。任滿日復往訪之。則已不知所終矣。

蝮蛇

物性相制。每有龐然巨物。而受制于一么魔小蟲。其理固有不可解者。粵省沿海南一帶。島嶼棋布。林深菁密。向產蝮蛇。蛇之鉅者。長輒尋丈。大如甕。兩目灼灼類懸燈。晝伏夜動。每嚙人。恆以夜。然行客日走山道中。蛇匿草際。俟人過。卽啾唧鳴。宛然學爲人聲。若相呼叫。行客或誤應。則是晚宿逆旅。蛇必至。至則必繫人。如是者踵相接也。行旅或相約以爲戒。有郭生者。初客海南。挈行李乘筍輿。越叢林深莽。



間嶺道欹仄。輿夫負重。行甚艱。郭則步行。逐輿後。日暮輿夫趕宿程。郭稍後。倏聞山窻內。若有人呼喚聲。音殊尖銳。郭意爲同行伴侶也。回首急應之曰。喚者果伊誰耶。連詢數語。山鳴谷應。不覩一人。郭疑甚。恐爲綠林剪徑者所要截。則疾步與輿夫並行。比山路稍平。已抵客舍。店主人以客至。立出招待。熟視郭。謂之曰。足下非吾少年時同硯友郭君耶。何面善也。郭亦細視。則把臂大笑曰。陳君闊別十年。鬢髮有鬚。是幾時設店於此。異地相逢。握手道故。客况中最快意事。何以逾此。旣而主人忽謂郭曰。若途中聞人聲而未覩其跡乎。郭聞言訝甚。亟答曰。君胡預知途中事。豈以吾輩遇伏莽。幸得脫險。而更爲前途策萬全耶。謝盛意。頃間確有是事。主人笑曰。殆矣。足下今夕將不得高枕臥矣。余以爲足下險事不在頃間。而在今夕。郭大驚。意以



爲賊將夜劫。則黷主人求助力。主人又笑曰。是雖僻壤。然民俗向樸。實耕山釣水。自食力而有餘。烏有盜。所以爲君備不虞者。非盜也。蛇也是名蝮蛇。鉅甚。日呼人而夜至。以嚙人。無禦之者。郭聞言愈恐。顫聲曰。盜祇攫財。不傷人。若所遇者爲蛇。生命在頃刻間耳。今將萃旅館。人與蛇搏。數寡恐非敵。無已。戒行李。吾輩將夜逃。以避蛇鋒乎。語畢欲起。主人止之曰。毋須此。吾將爲子助。言際主人格格作笑。不能已。郭怒曰。主人殆以鉅蛇恐我耶。別十年。舊誼猶在。乃以險語相調笑。非友道也。主人正色曰。某非以舊友爲具者。顧鉅蛇雖夜至。以十數壯夫之武力。所不能抵抗者。一小物足以濟之。屢試而亦屢驗也。夫何恐。且旣捕是蛇。剝皮革以貨之。得巨價。爲君作長途費。而鄉人等亦獲飽飫蛇肉。含哺鼓腹。以謝足下盛賜。言罷笑尤劇。郭詢主人



以制蛇者果何物也。主人則出一紙製之小方篋。微露其蓋曰。若試覘之。小孟浪恐猝然驚飛。從事捕獲。殊非易事也。郭如言窺探。則見長僅三寸小蛇二。赤色四足。背上生二翅。觸光綫。背上翅條張。颯颯作響。勢將欲飛。郭急掩蓋。向主人言曰。是微蟲何名。乃能制服如許之鉅蝮蛇耶。主人曰。此名飛蛇。淫蟲也。雌雄各一。雄善動。雌者性恆靜伏。處累日不一移。雄者輒出覓食。以供雌。捕者俟雄出先獲。雌盛以篋。置所獲近處。雌振翼鳴。雄自覓至。則兩得之矣。郭僂言曰。君言殊縷縷。顧終未及其善捕蝮蛇之能力。請速言以驅余惑。主人笑曰。唯唯。蝮蛇以夜至。腥穢之氣刺鼻。觀飛蛇聞之。自觸篋蓋。振翅飛出。伏蝮蛇而醢其腦。有間復還原處。而蝮蛇死矣。郭曰。以鉅蛇之猛鷲。遂馴服甘爲小蛇下乎。主人曰。然。蛇之以是致斃者屢矣。余非妄言。

是鄉人咸知之。至若物性相制之理。則非吾輩魯鈍人所能解釋。請還以問諸業物理專科者。郭以主人不慣妄語。不能不信。既則丐主人以同榻。主人欣然從之。比寢。摒擋蛇篋。郭不能寐。與主人絮絮敘舊情。而意不屬也。夜半。條聞室外達達作聲。極厲。腥風襲衾枕間。郭齒擊欲起。遁。主人搖手止之。而盛蛇之小篋蓋自啓。一蛇飛撲。穴窗隙而出。逾一時。蛇自回。主人屬郭起。先掩篋蓋。時則景曦已動。闢窗櫺觀之。則鉅蛇僵臥階下。蛇身無毫末傷損。惟腦際露一小孔。細辨之。乃始覺。以小制大。事亦奇矣。

葉督


道先時。葉峴臣督粵。值英軍犯虎門。軍書告急。葉素佞佛。惟禮斗扶乩。軍事概置不問。卒以僨事。爲英人俘之出洋。不克正首邱。良可悼。



也。當事敗時。或爲童謠譏之云。不戰不和。不死不降。不走。二十四史翻完。求如此人沒有。語極切當。或傳葉至外國。英人籠以大玻璃器。縱人觀之。收取看錢。此實無稽之言。實則英艦送葉至印度。卽禁諸一室。旁亦有花園。以資游覽。並派能華語人翟理斯伴之。葉處外域無聊。嘗以經學國文授翟。故翟於中國文學頗有可觀。後翟爲漢口領事。每與該省官吏談及葉。亦嗟慕不置。蓋不忘本也。

南皮

南皮張子青相國。年耄耄。而神氣英健。無殊少壯人。恭忠親王嘗問之曰。君何修而得此。張曰。吾無他術。獨能不用心耳。恭親王曰。是真不可及。位至軍機。而能不用心。無怪君如是也。又張最愛看演戲。亦自能唱戲。其府第花廳中。常陳設戲服等物。張時飾作優孟。以娛賓。



客京師有僧名虛舟者。日在其府中。爲戲班提調。甚被寵暱。有伶人嘗謔之曰。有一僧死。見閻羅王。王斥其戒律不嚴。僧極陳守戒清苦。可請驗。王命剖視其腹。則滿貯清菜豆腐也。繼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辯。王又命剖視尼腹。則滿貯稀粥漿。北音稀粥。音近虛舟。故云。一時座客聞之大噱。後虛舟被言官彈劾。始逐其出都。

虎吞纓帽

無錫某鄉富人。一日觴客將暮。有客未至。乃遣僕速之。客所居與己屋適隔一小山。久之客始至。問適遣僕催。何頃始至。客訝未見。方詬僕之延緩。乃一夜未見僕。甚以爲怪。次早使人緣道迹之。則見一虎斃道旁。僕亦僵其側。深不解其故。亟救僕醒。問之曰。昨夜行至此。忽見虎至。遽來相撲。先吸纓帽去。已遂昏仆於地。後不知如何矣。因共



啓虎口視之。則見帽梗塞喉間。纓刺入喉肉。推原其故。蓋由虎吞帽。倉卒不能下咽。纓刺喉中。癢不可耐。遂跳躑而死耳。

狼戴人頭

辛丑回鑾後。都中官吏。皆復故職。南下窪子。有一小衙署。夜間差役數人出巡。夜至南橫街。忽黑暗中。見路旁有物行動之狀。一役籠燈燭之。其物趯然一躍。視之則赫然一死人頭也。大駭。棄燈反奔。同行中有胆稍壯者。復燭之。亦一躍而前。衆皆毛豎。已而續有數人來。乃羣鼓氣執板迫之。則人頭忽向前平移而去。衆愈懼。咸足軟齒顫。已而覘無他異。一壯者強自鎮。直前提其髮燭之。則見頭下有二小足。大異。審之乃黃鼠狼足也。蓋此實萊市口梟示之首。時以殺人多。不及盡梟。其棄置在場者。狼自其頸中穴入。身既入而不可復脫。遂戴

之以行也。衆既審其故，乃大笑不已。

雷衫

杭州上城十五奎巷內，有一朱姓房屋，相傳朱姓主人嘗獨居樓上。忽一日風雨驟至，朱起閉窗，爲暴雷攝去。時家人無知者，迨雨霽登樓，失朱所在。見窗櫺上有火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若已死，胸次尙溫，面目焦黑，所以白布短衫，蒼黑成紋，似字非字，似畫非畫，扶朱至床上，夜半而蘇。問雷攝時若何情狀，不能言也。適其家有病瘡者，寒熱交作，時以衫覆之，疾若失，遂異而藏之。自後親友攻中有病瘡及疫癘，或爲鬼邪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故踵門求借者無虛日，於是雷衫之名，遂盛一時。按衣上之紋，固是電火紋，其能愈病者，則必此種電氣，適合治邪熱之症，特物理未

明。斯以爲異耳。

滿姑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恆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士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夫世人娶妻。必訪其奩具之厚薄。爲取舍。妓女挾貲而嫁。猶之乎娶妻而得奩具也。何爲不義。寶山未免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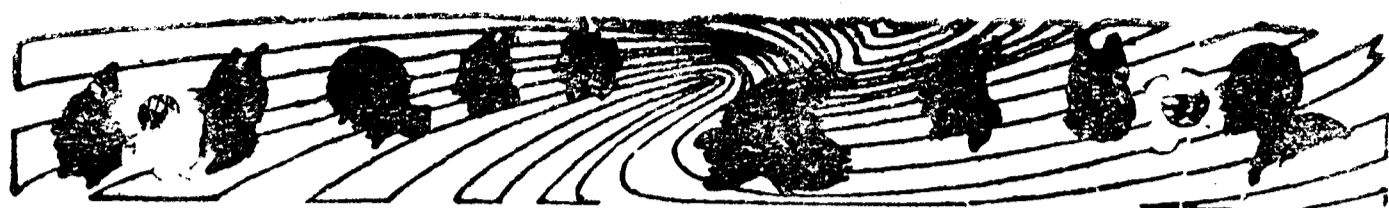
雛女

程江蛋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髦髮鬢髻。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櫛。母笑。

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卽服毒死。毋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爲之。倩人梳櫛。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姦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備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爲雨爲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襲。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爲樂。名爲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鷄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雛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櫛。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老娼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子男。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渚。見一少年於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





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毋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矣。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爲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髦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要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豔冶之態。卽少者艾猶瞠乎其後也。著者曰：擬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彘耳。烏足與夏姬同日語哉。

張和

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頻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




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返。張捧痕爲之揮淚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泉。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抱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攜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抱琵琶唱曲。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并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鷄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厲益甚。甚至掠磚拋瓦。解衣床外。衣自豎立。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尋花問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鵠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



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辱。忿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爲厲而死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相神

阜城門外有張姓者。忘其名。嘗荷筐擊小鼓。收買服飾及器皿諸物。以餬口。有鄰女。父母俱卒。相從爲妻。一日得小鑪秤之重五兩有奇。塵滓蒙積。銅與鐵莫辨也。磨之色燦然。知爲黃金。從此居積致富。不數年家貲累萬矣。有相士決人休咎無不中。張與友數人訪之。張故炫其服飾。相士遍視諸人。皆隱約其詞。獨於張笑曰。子相當乞。張大怒爲侮己也。欲毆之。友勸而止。或謂相士曰。子之相術神矣。凡士農



商賈與置身仕籍者。改其裝束以試子目力。如鬼怪遇犀照。莫能隱其形。今張其家勢實衣紈食肉。粟紅貫朽。而子直評之曰乞。其亦有說乎。相士曰。凡定人窮達壽夭不在目前而在異日。若僅在目前而論其情狀。夫人而知之。何待相乎。雖然。吾熟視張君月角有光。其婦必有奇相。暗助其夫。惜乎縱理入口。其紋漸顯。終當窮餓。其人撫掌曰。先生真神相也。張某嘗誇於衆。謂其妻腹有紫毫。蟠縮於臍。引之長尺許。異日富貴壽考不可量。今先生語及此。詢非誣矣。相士唯唯。後鄉其人遇張輒戲之曰。爾何能徒享賢妻一毛之福。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張憤極。伺其妻熟寢。拔去之以示人曰。今而後予無藉此毛矣。其妻詬詈相加。終朝反目。未半年而妻卒。又數年而張果落魄窮餓以死。噫。燕領虎頭。公侯可致。鳶肩牛腹。谿壑難盈。許負之相亞。



夫師圭之相士雅。靡不談言微中。精斯術者。能逃其鑒別哉。

賣花女

出城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氏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有陸生者。不知其里居名字。儀容俊拔。衣履鮮潔。而性情豪放。攜童挈樽。榼就畦畔席地飲。有女郎年約二十。縑採花盈筐。過其前。雖裙布荆釵。而風姿韶秀。生調之曰。花賣乎。曰。攜歸供佛。非賣也。生曰。分惠可乎。女卽置一枝。並頭者於地。生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當爲卿詠矣。女似有所解。暈紅粉頰。嫣然一笑而去。生因送之以目。不過數十武。卽其家啓扉而入。生神魂若失。舉酒連飲數觥。玉山頽矣。酣睡畦間。惟時夕陽欲下。童呼之不應。掖之不起。遂大哭。忽有老媪招

童去見採花女倚立門外。向童詢生姓字及家世甚悉。因謂媼曰。昨宵之夢驗矣。媼曰。沉醉若此。當非好兒郎。汝自主之。蓋女黃姓名若蘭。其父在日。有花田數頃。終歲自給有餘。女無兄弟。惟與寡母日相處。自幼喜文翰。願生長農家。苦無指授。然頗工相術。父母愛之。令自擇配。無當意者。故年近三十。猶守貞不字。先一夕夢神授蘭花一枝。曰。明日雲間陸士衡至此。汝宜贈之。頃見生飲於花塋。神彩奕奕。竊動於中。詢其姓。恰符所夢。鼓琴瑟而諧伉儷。神命我矣。生醉醒後。已三鼓。媼邀之入室。作黍食之。告以夢。且微示以意。生大悅。次早歸。倩媒備禮。遂成夫婦。

狐報

白門有鈕姓者。夫婦皆年逾耳順。一子商於晉。數年不返。忽有髯叟



扶杖踵門而請曰。聞君家廈屋渠渠。欲借一枝以棲老弱。房金多寡。非所較也。鈕諾之。居數月。叟過謂鈕曰。余將有遠行。家中老妻稚子。敢求東壁餘輝照之。不敢忘報。去後徹夜聞啼笑聲。且拋磚擲瓦礫。不堪其擾。鈕於月下穴壁窺之。皆披曳毛尾。非人類。陰招獵者斃之。食其肉而貨其皮。數月叟歸。謂鈕曰。余與君家無夙怨。何至殺吾妻子。不遺噍類。瀕行諄屬。爲何而慘報若此乎。鈕曰。余除狐祟則有之。殺人妻子非所知也。叟憤詈而去。又數月。鈕子忽歸。斬衰號泣而入。相見各大駭。問其故。曰。某月日有髯叟自言溫姓。僦居余家。言父母皆以暴疾逝世。特煩渠順道促歸。理葬務。故所置貨物。及未收諸債。咸付主家。星夜馳歸。鈕笑曰。此特妖狐譎張爲幻耳。雖然。歲且暮矣。得父母妻子聚首一堂。亦天倫樂事。彼以爲讎。余方且爲德。黠哉老



魅。何計之也。次年元夜。飲於鄰。醉歸。繫籠燈於帳。夜分火起。舉家被焚。鈕尙未舉。孫一門遂絕噫。鈕之殺狐也。覆巢破卵。未免爲殘。而狐之報復也。必給其子於數千里外。聚而殲之。亦黠而毒矣。

屍變

孫璧。九郡椽吏也。秋夜籠燈捉迷藏於臥龍山麓。忽涼飆滅燭。遙望林隅有火光如螢。就之則土室兩楹。柴門半掩。因以行人假火告。連呼不應。探身而入。闔其無人。熱火而出。見一男子直立門後。孫笑曰。君故在室。頃何連呼不應耶。燭之髮蓬蓬然。目微開而口張。面無人色。蓋新亡之屍也。毛髮森豎。狂奔而歸。次日探之。爲賣菜傭家。惟一妻無子女。卒後妻出購殮具。屍何以起立匿於門後。殊不可解。

截髮



戊子三月間。余鄰家張氏子。曉起沽酒於肆。歸視辮髮。截去二寸許。又同里陳姓者。織線毯爲業。亦同日截去。余皆目擊之。漸而遠近被截者甚夥。道路洶洶。咸以辮髮蟠顛上。童子則挽髻而行。凡被截者。髮必黑而長。年必三十以下。老人年少而髮劣者無患也。杭城偵役密選壯年髮美者行市上。而已遙尾伺之。暮歸則前行者如故。而尾後者截矣。由東南以及西北。由中原以及邊徼蠶叢。靡不被其患。方今國家刑政肅清。凡作奸犯科之徒。竄變姓名。陬身山取海澨。終無漏網。而此獨不能弋獲。致成疑案。甯非怪乎。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後當事弛其偵捕。置不問。果至次年而息。按此爲清代實事。

胡承業

吳趨有善畫者。胡其姓。承業其名。年三十以來。頗饒豐格。工寫照。頗



上添毫不足喻其妙也。武林大賈黃君美聞其名招致之。峨冠盛服。箕踞胡牀。令圖己貌。寫畢出諸姬。捧盤盃持巾櫛。冶容豔態。圖之無不畢肖。內一姬素服淡粧。尤娟秀。胡凝注之掩口而笑。胡爲心動。黃適爲友人招飲。至晚不歸。胡至次日午後。渲染鈎勒始竣繪事。因黃未返。卷而置諸案。俟黃歸。令僕進之。黃展閱見冠上朱纓。碧於春草。世俗以人妻妾有淫行者。謂之戴綠帽。富貴而多姬侍。於綠帽忌之尤甚。昔唐代李封爲延陵令。有罪者不加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碧頭巾卽綠帽也。黃以其侮己也。大怒。火其畫。令羣僕毆而逐之。胡矢天誓地。力爲致辯。然畫後無他人展視。卽僕人持進。亦在俄頃間。惟連呼怪事而已。時日色將暮。無止宿處。躑躅道旁。忽有老媪持筐而至。曰。若男兒非黃家作畫者乎。日之夕矣。至此何爲。胡告以故。媪



笑曰。觸人忌諱。咎復奚辭。然予憫郎君之犯風露也。蓬華不遠。可供草榻。胡德之。至門啓鑰而入。室中几榻蕭然。絕無塵滓。出筐中酒饌。謂胡曰。君飲此。老婦勾當卽來。更餘。媼偕虬髯奴以錦衾裹女子置榻上。曰。畫師今夜諧花燭矣。好爲之無恐。胡欲致詢。媼反扃其門而去。移燈就視。弱態含嬌。倦眸未啓。卽黃家素裳侍妾也。胡頗自愛。憑几假寐。女醒致詰。縷述其異。媼入曰。君真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乎。玉杵瓊漿。姻緣已定。違之不吉。否則老婦豈好事者。君美爲富不仁。數月之間。禍且不測。娘子多福相。不應淪落風塵。昨彼此一笑。具有天緣。故略施小術。俾魚就水。黃氏重門深錮。愛妾宵亡。甯敢遣人物色。自播醜聲。幅中朱纓染綠。予實戲爲之。致郎君遭不白之冤。老婦之過深矣。胡曰。若是則老姥仙人也。曰。非仙實狐。雖狐而近於仙者也。

此地不便藏嬌。業爲君買舟河畔。乘曉雞未鳴。宜急去。送之登舟。珍重而別。未幾黃染疫卒。無子。諸妾皆各鳥獸散。盡如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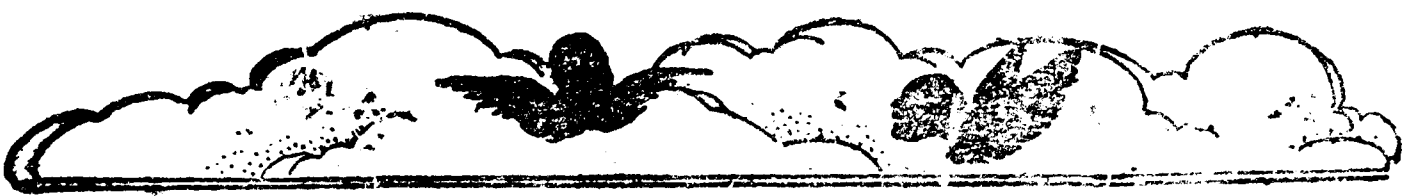
驅妖

浙東鄭絮。字柳塘。名列成均。細行不苟。人以長者目之。性喜清靜。崇奉黃老。建南極長生祠。朔望必躬詣焚香。有疑事不決。扣之以乩。靡不應。爲諸子延師課讀。師同里諸生。未詳姓字。設帳之夕。夢中有人。以掌拍其胸。大呼而起。燭之無他異。鄭曰。余居此數十年。曾無魍魅之擾。師讀書明理。亦知怪爲聖人所不語乎。師無以對。次夕。初入睡鄉。覺有重物從腹上磨而過。急起燭之。一檀木方几置牀內。羅帳雙鈎。牀前列兩几。復以一几跨其上如臺。呼鄭出視曰。君家固無魍魅。幸館僮可證。此豈余幻爲之乎。鄭亦無以對。久之。師不堪其擾。解館。





去鄭因望空默祝曰。何處仙人。辱臨蓬筦。逐我塾師。廢兒清課。有何
獲罪處。乞明示焉。忽聞空中呼老相公。老相公者。吾鄉年四十以上
未出仕者之稱。鄭鞠躬諦聽曰。余趙姓。由峨嵋往天台採藥。同行者
張李二友。并僮僕四人。而便道經珂里。慕禹穴蘭亭之勝。留連忘返。
藉賢主作居停。諒不我遐棄也。君家西席。昨歲設帳於前村。杜氏盜
其婢妾而遁。此人頭畜鳴者。余故爲君逐之。鄭次日密訪。果不謬。因
德之。日具酒饌。敬禮不少懈。一日。鄭之子婦浣衣中庭。一迴眸。有少
年郎。衣裳楚楚。睨視而笑。奔告於鄭。鄭知爲狐。怒而不敢言。隱念劣
師無行。可嚴內外之防。淫獸爲妖。難免閨闈之辱。家有天師像。懸諸
中堂。冀五雷正法。或效靈於尺幅也。狐笑曰。畫誠佳。鬼狐從此退避
三舍矣。鄭知爲諷已。無可如何。偶經小市。見伏魔帝像。神威顯赫。毛



髮欲動。嫌價昂。姑置之。翌日。狐語曰。余購一物奉贈。置君櫥內矣。啓視。則常像也。因思妖狐狡獪殊甚。不除之。將成大患。沐浴齋戒。禱於南極神。神運乩書曰。此狐居峨嵋八百年。雖未登仙籍。功行頗深。不忍加誅。汝今夕作黍享之。傳余命使速去。毋取罪戾也。鄭歸設饌於齋。告以故。平時三狐與鄭語。恆刺刺不休。或書片紙相問答。遇飲食亦饗饗無餘。獨此夕。盃盎依然。并無聲息。鄭曰。三月來主賓酬酢。深愜素懷。茲奉帝命勸駕。當明示去期。俾得覆命。何默默爲耶。卽有片紙墮地。書曰。詰朝別去。遠入空山。甯敢少留。重干帝譴。從此寂然。舉家相慶。謂天師伏魔圖像。視爲嬉戲。南極老人以片言傳諭。卽挈類遄行。靈爽果如是其昭昭也。越數日。室中聞私語聲。架上書頁無風自動。婢僕驚相告謂狐。且復至。鄭叱其妄。空中笑曰。不速之客三人。



來。敬之終吉。然余等非窮人之無所歸者。特以道里遼遠。囊索蕭然。故半途而返。非助以金大衍之數。不能往也。鄭復禱於帝。帝賜硃符。命粘於室。傳諭如再逗留。當遣雷部勾天君至。噬臍無及矣。去匝月。復至。鄭詰之大言曰。余等勾當未了。不得不重累賢主人。自問無罪。孽南極當亦無如何也。鄭即日奉瓣香告於帝曰。惟帝位並北辰。司天立極。豈以狐之譸張爲幻。不能力制乎。乩運動如飛曰。毋多言。速歸潔室。俟之。是夜舉家聞訇訇鎗鞞。不啻萬馬奔騰。千軍辟易。次早起視。屋瓦俱碎裂。勾天君奉命驅妖。洵不誣也。鄭詣壇致謝神曰。三狐已禁錮終南山。天長地久不復出矣。余讀道書。謂南極主生宜乎。撫摩噢咻如慈母。乃一經震怒。卽施雷霆斧鉞之威。可謂猛以濟寬。然驅而不殺。又何莫非終南好生之德。惟是盜人婢妾者。狐知疾而

崇之。不齒於人數。奈何尤而效之。戲人子婦。此殆狐之所以爲狐也歟。

王阿生

茗溪有穿窬王阿生者。常掉小舟行竊。至某村。一家門臨於湖上。有高樓。窗中燈影未滅。擬俟人靜後挖門而入。忽櫓聲歛。乃一舟經其旁。捷如駛。艙中聞竊竊私語聲。至樓前。艤舟傍岸。擲白布懸窗上。若巖際飛瀑。舟中出六、七人。緣之而上。王羨其技之神。而訝其人之衆也。思俟其挾貲出脅之。或可瓜分。因急棹舟而前。相距丈餘。見窗內一人。身無寸縷。墮舟中。月黑冥蒙。莫辨男女。旋數人亦相隨躍下。舟卽渺。樓中哭聲大作。探之則產婦死矣。

狐女



崇文門外王氏女。年及笄。極慧美。而尻有尾。長三尺餘。圍繫腰間。父母外人無知者。嫁士人爲妻。士有羸疾。氣色奄奄。初婚之夕。手觸其尾。大驚。病轉劇而卒。其親欲別爲擇配。遍都下咸知其異。莫與爲婚。家故饒裕。以庫質作奩資。有舊家子。貪其財。遂委禽焉。終憎其尾。謀於友人之善針灸者。友曰。我能治之。授以藥酒。俾飲醉。更以藥塗尻上。利刃截之。無傷也。如其言。刀甫舉而女覺。披衣起坐。罵曰。吾父以數萬金之庫質。畀汝不爲薄。尾何害於汝。必欲去之耶。窮骨頭卒難安享福。殘忍若此。亦終不免於此離。語畢。啓窗一躍升屋。其夫駭極。急趨外家。告以故。父母訟其斃女滅屍。無以辯也。桎梏囹圄。備嘗楚毒。而質庫亦化爲烏有矣。然則女果人耶。妖耶。按其父母爲京師士着。非來自他鄉僑寓者。女亦親生。非得之於道路。何以變幻若此。或

曰。人而尾非人類。其狐種歟。然考獨異志載。大歷中。洛陽尉苗登。尾長二尺餘。夸堅丙志。臨女米市橋。賣萁豆者。尾長四尺餘。纏縛腰間。數匝。嘗爲市人求觀。窘辱。則人而尾者。古已有之。特王女升屋而遁。尙得廁於圓首方足之列乎。律以狐種。語亦非訛。


四女

順德都甯有何氏婦。夫早卒。一子年當舞象。丰姿俊秀。嬌逾處子。婦使就學鄰村。村中黃麥陳張四姓各一女。年俱及笄。均有殊色。而相愛逾於同胞。因歷序年齒。呼爲姊妹。四女惟麥氏門衰。家止白頭老母。一老婢供炊爨。無兄弟伯叔。且無親串往來。故黃陳張三女恆聚於麥氏家。至數日不歸。父母亦不顧而問也。何子就塾。必經麥氏之門。男女注盼已久。欲聚晤歡接。無隙可乘。一日晚歸。途次。忽風雨驟。



至。因此托避雨竄入麥氏家。四女匿諸層樓。爭妍獻媚。宛轉綢繆。而何子亦魂迷色陣。願老死於溫柔鄉。不復念倚門人懸望矣。不數月。疲於奔命。溘然而殂。麥氏有畫箱如構。置屍其中。擬俟夜深舉而棄諸河。任其浮沉。漂泊於無何有之鄉。而不顧矣。是夜。何母夢中聞枕畔泣聲。嗚嗚。驚問爲誰。曰兒也。問何以久出不歸。曰兒爲前村麥氏四女所嬲。色荒而斃。茲苦輩藏屍畫箱。擬明日夜半。棄諸河流。倘母垂念孤兒。幸率僕婦先期往候。俟其昇至。擒之來家。以利害脅之。俾皆得相隨於膝下。四女均有娠。是母喪一子而得四婦。抱四孫。所得不已多乎。母泣而如其言。果挾之而歸。女家知之。恐播醜聲。不取問。四女遂居然爲何氏婦。而何子每夕輒現形與四女調笑。燈前敘琴瑟之好。一如其未卒時。未幾果各產一子。迨母卒後。何子不復見。

王皂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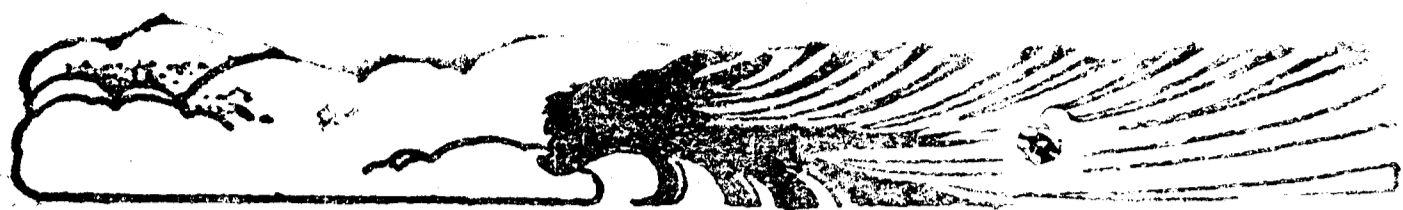
翁水城隍廟泥塑皂隸。面黑而髯。魁肥而短。相傳王姓名福。屠豕爲業。夢城隍召爲隸。因令匠肖其貌而塑之。數日卒。邑人入廟。無不知爲新充王隸者。其妻陳氏頗饒於姿。常過廟中焚楮。進酒食。旁一隸。白皙無髯。陳氏每祭其夫。必添設盃箸而祝曰。吾夫初學爲隸。諸多不諳。煩足下誘掖而指示之。庶免隕越。楮錢酒醴。非所吝。一日偶從郊外歸。時薄暮。有人自後呼王嫂。陳氏不顧。急趨歸家。閉門將息。忽有少年。欵扉而入。則廟中白面隸也。問來何事。曰。屢蒙酒食之惠。感切於中。欲踵門申謝。恐悠悠之口。橫起波瀾。今汝夫昨奉差赴山左。往返需旬。瀕行屬余。不時過訪。米鹽或乏。力可代謀。語次以手捉婦腕。作狎昵聲。曰。柔荑之手。無金釧。行將爲嫂製之。婦欲拒不得脫。



因大叫。同室之人若無聞焉者。忽一人黑面虬髯排闥入。則王隸也。白面隸見之奪門遁去。婦問何以得歸。曰奉命解犯赴齊州就質。未至中途。而山左行文移覆。無庸前往覆命。神前不見某。詢他隸皆答以庾詞。余夙知某狡宄。乃敢覬覦同列之妻。誓不與此賊共日月。語畢憤憤去。先是有劉生讀書廟中。是夜聞殿上喧呶聲。繼又聞鞭朴聲。次早見白面隸仆於地。面目皆毀裂。而王隸則鬚肩戟張。似有怒態。次日王婦入廟。指白面隸詬誶萬端。誇其夫之雄傑。而兼炫己之不爲強暴所污也。一時傳爲笑談。而劉生者。遂於出入間。必拍隸背。且捋其髯以相戲。偶於日暮醉歸。戲如初。隸忽怒之以目。曰足下不過三等秀才耳。何得藐戲我。逾年生游泮。每遇歲科。試輒三等。於是人咸呼爲爲三等秀才。

佞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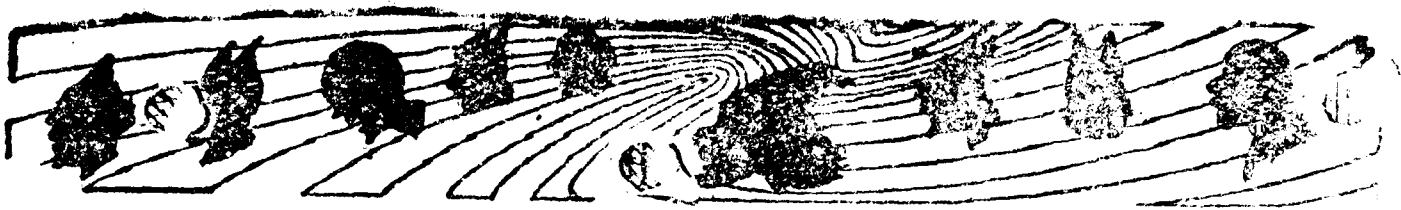
凡遭虎齧而死者。其鬼名佞。隸事虎不敢他適。虎出爲之前導。遇穿與伏弩。往往引避。恆於夤夜誘人開戶而出。令虎攫之。或其人頗偉。虎不敢攫。佞自後曳其足使仆以奉虎。虎攫人。佞嬉笑隨其後。爲解衣帶。俟裸而後食。噫。佞故助虎爲虐者也。夫人生前爲人戕害死。而有知必爲祟。以圖報復。何以被虎齧者。其鬼不以爲仇。反以爲德。其愚實甚。而其可故莫解也。或曰。人死於虎。必待有踵而死者。魂始得投入人胎。而復生人世。謂之替身。卽謂之輪迴。其說必出於釋氏。荒唐不可信。吾鄉平水村有古刹名顯聖寺。村氓吳某佃寺之田而役於僧者也。子夜忽有呼其名於牆外。詢之則曰。予汝鄰人也。汝妻患心疾垂斃。渙予傳語。當促歸。毋緩。吳曰。野多虎。須俟明晨。牆外應聲。



曰。予亦來自野。獨不畏虎乎。因憐汝妻之疾。故不辭跋涉。汝反視諸
膜外人。無義莫子若矣。吳因披衣啓戶。呼其人已前行。惟燈光隱隱
可見。聞遙語曰。候子於此。速行勿怖。次早途次。血肉狼籍。吳某衣履
宛在。知遭虎齧。俄頃其妻哭而來。詢之則昨夜無心疾。亦未煩鄰人
傳語。皆俚之幻爲也。噫。俚亦黠矣哉。寺有高樓。一望平疇。皆僧產。而
卽吳平日佃耕者。老僧當晝憑窗而望。是一人背立田間。形狀衣履
酷肖吳。僧曰。孰謂吳某昨夜遭虎齧乎。急呼其徒登樓共視。一徒大
呼吳某。其人卽轉面。實吳某也。僧徒駭極。正擬闔窗。忽聞怪吼一聲。
面血模糊。倏忽不見。

毛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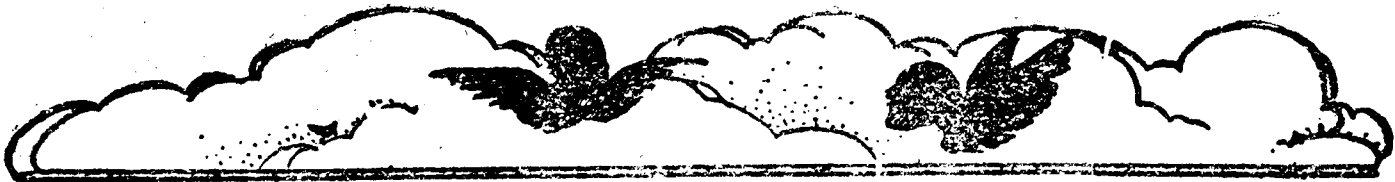
秦中毛畢不知何許人。相傳其祖父提筐道左。拾馬糞所得錙銖。窮



年積累。漸以溫飽。至畢則更充裕。遂棄舊業。衣紈食肉。與里中紈袴兒相征逐。鄉人皆竊笑之。值歲歉。有叩門乞食者。自稱溫郎。頗饒媚態。留養之情好。綦篤。寢食與俱。其妻因憤爭致疾卒。卒後思再娶。無當意者。偶入山。見一巨室。四圍林木稠密。旁無居人。坐盤石小憩。門內有叟曳杖出。詢客何來。並及姓氏。具答之。轉詢叟。答以伍姓。僑寓於此二十餘年矣。尊翁非面黑多麻。名長吉者乎。曰然。曰十年前恆相遇於官道上。近因足疾久不入城市。不意郎君倜儻若此。洵跨竈矣。因延之入內。互相問答。而大忽雨降。不能歸。一人戴笠跣足。入視其貌。與鄰人王某操舟者酷相似。而某葬魚腹三年。意謂貌之偶相肖耳。無何。叟命烹茶。亦呼王某。天下詎有貌同而名姓亦同者乎。頃之捧茗進客。諦視之。無訛。因問叟曰。此綱紀乎。曰佃人。聊供洒掃之



役。非僕也。語次。見屏後。雲鬢掩映。時窺客。毛心神替亂。日將少。不言歸。而竊幸天際。霰霖不沐。藉可休止也。叟曰。兩師留客。當有夙緣。卽出飲饌餉之。似皆越宿物。不甚適口。堂左有小軒。頗潔。遂止宿焉。將寢。微聞窗外笑語聲。窺之。兩女郎立檐下。一素服淡粧。弓鞋窄袖。年約二十許。一滿州粧者。年三十以內。指窗小語曰。何處游郎。居然假榻於此。毛急啓戶笑曰。交甫候二卿解佩久矣。滿粧者避去。素服者握手入室。毛問日間窺屏後者。非卿也耶。曰然。詢翁係卿何人。曰妾之父。滿粧者誰。曰父妾也。拙夫物故。父勸改醮。故居此擇配。半年矣。毛曰。余妻亡匝歲。若乏傾城之選。卿如不棄。當覓斧柯。於是兩情旣洽。極盡綢繆。天將曙。叟排闥入。大聲詬詈曰。吾嘗從大夫之後。豈容蜣丸兒辱及門戶耶。長毛跪乞憐。叟則聲色轉厲。頃之叟之婦夫人




來。滿粧妾隨其後。代爲緩頰。謂我女待字。聞毛郎未續娶。盍使匹偶。免播醜聲。佃人王某。慫諛尤力。遂卽日贅於其家。未幾。滿粧妾亦與有私。毛樂而忘返。匝月不歸。溫郎蹤跡得之。強之歸。歸不越宿。又往。而溫郎之朝夕促歸。往來無間也。一日毛與兩婦正歡敘。溫直入其室。婦大怒也。曰。玉面妖狐。敢以後庭一曲。學狡童媚人耶。倘逢獵犬。難正首邱。溫曰。余誠狐。差勝淫鬼。但各逞伎倆。何如耳。語畢。趨出。是夜毛夢中忽聞匍匐鎗鞞。屋宇全傾。瓦石泥沙。亂落如雨。而男婦啼號更慘。人心目。正在愴惶。入一人闖。負之而趨。則溫郎也。所幸出諸望外。至家猶驚魂未定。詢溫郎笑曰。君之麗人。一門皆鬼蜮。亦知之乎。老翁任甘肅某州。以賊敗伏法。其妻稱夫人者。王姓巨室之婦。曳魂飄泊。依於其塚。爲伉儷焉。滿州粧束者。王婦之甥。強居小星之列。



素服者平康之妓。因葬王婦塚側。認爲義女。至服役之。王某則君之鄰人。溺死三年。其他俾僕皆山中窮鬼。不能枚舉矣。余系出塗山。與君有夙緣。故邀同列。發其墓。搗其巢。以報德。毛爲之愕然。而溫郎從此不復見矣。

妖僧

山右民家有娶婦者。花燭之夕。穿窬乘間匿梁上。久之夜深人靜。新婦卸粧。弱態含嬌。秋波流慧。宛然好女子也。寢後燭猶未滅。忽一披髮頭陀。狀甚猙惡。排窗竄入。直至榻前。口中默念。不知何詞。左手作書符狀。郎與女似無聞見。僧以手探郎婦下體。如攫物納袖中。返身遶穿窬急躍下。至榻前。血涇裊席。審之陰勢。皆如刀剗。卽由窗窬出。升屋而望。僧行歛忽若猱猿。穿窬亦自恃躡捷。并力追之。相隔恆一




矢之遠。莫能及。行十餘里。道旁有土室。僧入之。合眼趺坐。窰穿擬直前擒之。而虞其有術。遂急返。叩昏者之門。告以故。羣起驗之。一家驚絕。持械隨往。至則頭陀逸矣。家人執穿窰鳴於官。再四研詰。並加桎梏。卒無異詞。久之。當事知其冤釋之。存爲疑案。夫天下男婦夥矣。挾是術以取陰勢。當不勝其取。而必於新婚合卺時者。豈別有說歟。使僧廣傳其術。則天下新婚者危矣。至穿窰竊物而來。男女旣死。則奩篋中所有。取之無禁。乃義憤撻胸。奮不顧身。此殆踞梁上時。豔心娛目之餘。不勝玉損花殘之恨。因激之而起者歟。雖然。亦可嘉矣。

狐尾

直隸通州民袁在田。樸誠不苟。有善人之目。家惟老母。折柳枝編筐。篋諸器。售以餬口。每清晨荷擔入齊化門。貨盡而返。以爲常。一日。遍



行衢卷購者絕少。日將午腹餒。易炊餅坐樹下啖之。有衣褐者過其
前。往還瞻顧。似欲有言。袁異之。邀之坐。詰其姓氏。曰我關中王璞也。
索逋來京三年矣。轉詰袁家世里居。絮絮不休。袁欲去。持其裾。不使
行。袁曰。吾母老家貧。日賴此業以舉火。君誠愛我而使坐談廢業。廢
吾業餒吾母矣。王曰。子誠孝子也。子往矣。余有相識居通州東門外。
今夜將寄宿其家。待子同行可乎。袁諾之。未幾而返。途次問答。兩情
頗洽。袁邀過其家。出白酒脫粟以食。王曰。倘有萬金之資。此地居奇。
權子母何物而可。袁曰。惟木肆最佳。每歲漕艘所攜之木。賤收而售。
易利可倍蓰。王曰。子明日無他往。吾將運金於子家。利則共之。倘有
所耗。子無與也。吾視子有福相。從此服錦粗厭膾臞矣。袁爲首領。王
去。袁以言告母。母曰。居貧而作妄想。鬼神且擲揄之。頃吾窺容貌。不




似富家翁。况挾重貲而肯與肩挑貿易者共事乎。信無稽之言。荒一日之業。人其謂子何。袁曰。兒已諾之。橐中猶餘一日之糧耳。次日自朝至暮。客蹤杳然。熄燈將寢。忽門外馬嘶人喧。叩聲甚急。啓之。王袍服炫麗。兩僕荷箱篋登堂拜母。佯與袁爲兩姨昆弟。十年不相見。以掩人耳目。不數日。設肆於塵。居然巨商。三年積貲十餘萬。一日兩人對飲。忽舉杯謂袁曰。我關中狐也。居仇池山中。煉神服氣五百年。立志福善禍淫。助造化所不及。計歷齊魯燕趙之間。又百有餘年。經吾敗亡之而補助之者。不知凡幾。今功行已滿。行將入山之深而入林之密。不復履塵世矣。吾五官四體。不與人殊。惟茸茸修尾綴於尻。不能去。明日當午子爲我斷以利刃。藏諸潔室。脫有意外之禍。焚香默祝。用火炙斷處可立解。願世守之勿失也。袁泣然出涕曰。我無君何



以有今日。方將與共富貴。白頭老友。尊酒徜徉。以沒世。忽爾永訣。何以爲懷。且受德不報。反加白刃。以殘君支體。總有益於君。不忍爲也。因各歔歔。爲之罷飲。次日。王引袁至別室。露尾授刃。袁涕泪如綆。不能仰視。促之再四。乃左手掩面。右手舉刀一揮。尾斷而狐杳矣。袁躑躅哀號。若喪考妣。以縑素裹其尾。藏諸櫝。朔望必躬自焚香設供。具焉。後母卒未葬。忽鄰家火起。勢將延及。急禱於尾。反風滅火。得無恙。袁生二子。至八十餘卒。後長子爲讎家所陷。幾致殺身。亦禱於尾而免。其餘靈異難更僕數。三世後尾忽不見。家道亦替。至今通州稱狐尾袁家。里老猶能述其異云。

萊陽鋪卒

山左萊陽有鋪卒。遞文檄赴郡。日暮經曠野。莫辨南北。因入道旁古



廟臥神座下。遙聞有人撒口而呼。聲呵呵然。漸呼漸近。至門外。猶呵呵不休。諦聽之。有遙應者。如出一口。頃而見兩人肩荷背負。不知何物。置堦前。各相慰勞。蓋盜劫財物。聚此瓜分也。卒蛇行匍匐。匿神座後。窺之。時月色初起。略可辨。一人氈冠。手持木梃。二人以帕纏頭。腰插短刀。踞地分財物爲三氈。冠者忽大言曰。汝二人非予作內應。何自而入。卽入而予不相助。或大聲呼救。則汝二人命且不保。而何有於物。宜分作兩股。余得其一。方爲平允。否則事固未可定也。二人叱曰。負心賊。汝爲人奴僕。而誘盜劫主。萬死不足蔽辜。尙敢與人爭財物耶。因抽刀砍其頸頭落。二人挾貨遁。卒戰慄不能動。久之。心定。欲行。而呵聲又起。嚟嚟如梟鳴。豎人毛髮。歛忽而至。則一縞素婦俯身拾首。舉視大笑。擲地而去。卒急竄身出廟後。越夕紆道過此。見碧血



猶殷塔砌云。

柳如是傳

姑蘇昭文縣署。錢謙益紅豆山莊別業也。縣爲康熙間新設。因其址爲署。內有傑閣三楹。相傳謙益之妾柳如是藏嬌於此。凡令是邑者居之多不利。封閉幾數十年。北平王錦性倜儻。喜聲伎。於乾隆五十年某月來蒞是邑。整棖聖壁。令三姬居其上。老媪伴焉。入居之夕。見一婦人髻高盈尺。兩鬢如蟬翅。著紅衫修裙。廣袖不類時世粧。憑窗而立。諸姬以主人平日惡言怪祕不語。三人合一牀。令媪臥旁榻而燃銀燭於几。甫合眼。燭輒滅。瓦礫落衾枕如雨。捫之無有也。無何聞於王令有所見。速往報。薄暮紅衣婦復掩映窗間。王挾劍趨至。則有巨蛇如臂。自樑間墮。倏忽不見。家人咸勸王避之。王憤然作色曰。余

奉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朝廷署舍。不容邑令安頓。細小平。且謙益不忠於前明。獲罪於今朝。其魂魄有知。宜垂首弭耳於地下。何物妖姬。冥頑若此。先是王有姑母孀居。依於王。其臥室離閣僅三舍。是夜聞閣上詬誶沸噪。聒耳煩心。姑爲三姬之嫉羣闖闖也。令婢往諭之。逾時不返。姑亦睡去。次早見婢僵臥檐下。救之始蘇。云。昨夜遇紅衣婦。披髮伸舌。索環於頸。驚怖而仆。共呼三姬不應。排闥登樓。則駢縊牀上。伴宿老嫗。猶蒙衾酣睡也。一宵而經三女。上官疑王凌逼斃命。擬黜其官。按之得實。乃免。閣因復閉。不敢再登。余按顧苓所撰柳如是傳。謂柳風流放誕。能制御謙益。謙益甚寵憚之。夫風流則近乎妖冶。放誕則無所顧忌。風流放誕。豈婦人女子所宜然。柳固幼隸樂籍。何



足深責。獨是傳中。謂如是於甲申鼎革之際。勸謙益死節不從。欲奮身投池水。大義昭然。有足稱者。卽謙益死後。因族人求金要挾。自經以殉。息羣小之風波。安諸孤於衽席。彼衣冠者。且偷生視息。是愧巾幗多矣。乃百年後。擾其粧閣。卽逞狡獪。致斃三命。胡爲肆毒。一如虺蝎耶。豈世俗所云。三生因果。會逢其適耶。昭文王今急宜以此閣付祝融氏。否則拆而污之。錮閉不敢登。抑何餒乎。儻者當不如是。

隱身術

陸豐張叟。入城探親。時當長夏。驕陽酷暑。不可耐。入路旁茂林暫憩。林隈矮屋。半間土神祠也。見一人年約三十許。肩荷雨盡。至祠前解袴遺溺於神面。叟大驚。謂何處病狂兒。謬妄若此。其人溺後。囊中出甃盂貯水。戟指畫符坎祠旁。瘞之而去。叟出林搯之。清水滿盂。覆以



輒。叟知有異。傾水藏盂。遙尾其後。凡所經人家。必徘徊審視而後去。經里餘。見一家板扇半啓。卽叟所探之親也。其人荷蓋逡巡入。叟至門。見一人衣冠而出者。爲叟之舅。急問荷蓋入者爲誰。曰未之見。叟曰。余自某村尾至此。瞥見其入。豈老眼模糊。白晝見鬼物耶。兩人推手入廳事。遇僮僕數人。自內出。訊之亦無所見。叟益異。搜尋久之。復與其舅便進後院。見其人肩荷之雨蓋儼然在。叟曰。此蓋君家物乎。舅疑之。話次忽有家人從室中出。曰頃似有人入室而無所見。叟曰。我能見之。遂闖入見其人兀立牀後。叟直前擒捉。遂現形。於是舉家咸集。虞其復隱。繫辮髮手足。渥以糞溺。訊之。爲閩之上杭人。同伴尙有五人。皆行斯術者。語未旣。而五人者至門。曰。此予等同里人。不幸爲君家破其術。然爲君計。若鳴諸官。則無徵不信。若以私刑置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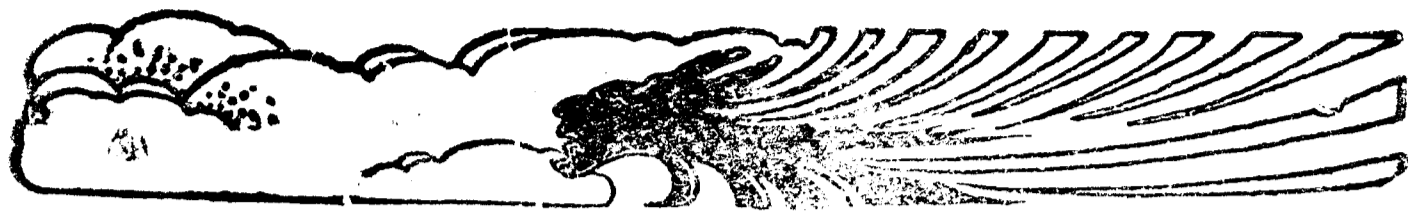
地則吾黨人多。君家之禍。將不旋踵。今願奉銀錢數十枚贖之。何如。其家因與叟計。幸不遭污辱。殺之。雖快一時之憤。而後患誠不可防。不若給之以恩。遂不受其銀而縱之。此卽諺所謂隱身術也。工斯術者。相傳皆閩之上杭人。今粵中陸豐諸邑亦頗傳斯術。然其家氣運旺者。不能入。畜獠犬者不敢入。入則擇其婦女之色美者。任意污之。女之母若夫。卽同寢榻上。亦不之覺。而術未精者。往往被擒殺而膊之。焚其屍以滅跡。鄰里卽知之。亦不首。蓋人所公惡。不啻切膚之痛也。

苗變虎

聞西粵苗人。每有變虎之異。其變未久而被獵獲者。往往於前兩足皮內。猶帶銀釧。蓋苗俗婦女以腕釧之多寡爲貧富。余初以爲誕。後

居懷遠陽溪山中。三閱月。學苗人習處。詢知頭人云。其家自祖父以來。三世而兩見矣。蓋其祖母與叔皆變虎與也。將變時。肢體發熱。頭目昏眩。呻吟牀第。如寒疾。數日後。口噤不能言。則知其將變虎矣。多方拯治。間有愈者。否則口噤數日。尾尻上骨輒隆起。又數日。而盈尺。漸而目光爛爍。身上黃毛茸茸。其親屬皆環泣。病者淚亦涔涔下。乘夜號哭。昇諸野外。閉門不使入。次早不知所之矣。數月後。時啣犬豕。置門。猶不忘家室云。余謂天下理所必無。而書爲或有者。此類是也。然按淮南子謂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邵化虎食郡民。則古恆有之矣。惟是易曰。大人虎變。虎爲百獸之長。而苗則犬豕之類也。苗而變虎。可謂善變者矣。


淫蛇



粵西南梧諸郡產蝮蛇。大者合抱。在當日已絕無僅有。今所見者。粗圍經尺而已。性最淫。見婦女必追及之。蟠繞不解。被交者多死。或產蛇。故村婦樵採於山者。必視路之遠近。而量繫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則解覆其頭而奔。少頃蛇覺。復追解覆如前。偷道賒裙盡則不免矣。然畏葛藤。捕者繫藤其頸。牽之如犬羊。以竹籤釘頭尾於地。數人執巨槌遍擊。槌所至。胆卽隨之。急用利刃剖之。可得用以合藥。罪人被三木時。服之無痛。楚明楊忠愍被罪。有餽胆者。忠愍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用蝮蛇爲。卽此是也。其外腎如鈎。可爲房術。而其油沾人陰處。則縮如天閹。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龍城苗

柳州諸邑皆苗。聚數百家或數十家爲寨。結屋卽就山之高下。遠而



望之。崇者如層樓。卑者如雞埒。墾隙地爲田。鑿池養魚。而結廡於池上。得陶朱公養魚之法焉。其俗男女衣袴俱墨色。男子不留髭。或有髡其頂。反留兩鬢及腦後者。皆挽而蟠於額上。嗜淡巴茹如命。雖三尺之童。烟管不去手。女子髻偏左。以木梳啣髮際。遇澄溪必濯髮。日三四次。不憚煩也。貧富以百金爲簪。富者兩鬢簪十餘枝。頸圈手釧。亦如其簪之數。衣短於腰。裙齊於膝。如帷裳。多襞積而無殺縫。冬夏皆跣足。故五官儘多嫵媚。一視足卽登徒子。亦頽然氣索矣。坐臥藉草於地。無几榻。食無箸。探以手。每寒必設鼓亭。有事則擊鼓聚衆。宋朱輔溪蠻叢笑。所謂集人鼓也。椎牛剖分其肉。而生啖之。去牛腸取垢。揉其汁。白如漿者。聚盎內醮肉而食。人以爲穢。而彼則不啻珍錯。嶺表錄異謂交趾重不乃羹。不乃羹者卽牛腸之垢。柳州距交趾不



遠。故其食物之相類如此。夫婦配合必以歌聚男女數百人更唱迭和。不知何詞。翕然而合。則相攜於深谷無人處成匹偶。散後夫自歸。俟女與他人合而生子。然後娶爲婦。否則不齒於人數。夫桂林象郡。始皇時已入版圖。數千百年以來。滄桑且更。而獨此汚風陋俗。竟無能移而易之者。其故何與。

人骨箸

出永定門里許。有地藏庵。主僧陳姓。本刑部吏胥。作奸被黜。髡頂爲僧。庵四週多隙地。凡客死者皆就其地瘞之而收其值。余春日郊遊。過庵小憩。見後院草屋數椽。髑髏纍纍。雜骨如竹頭木屑。堆置牆角如阜。有長經尺餘。整齊裝列。高與簷等者。則人之臂脛骨也。不禁驚心慘目。呼僧而問之曰。此何爲者。僧曰。此歲久敗棺破塚。無子孫爲

之祭掃。骨殖暴露於荒烟野草間。衲子隨時檢拾。將焚化而掩埋者也。余曰。此古聖人掩骼埋齒之義也。上人功德矣。偉哉。時有客。語類楚音。仰天笑曰。其然豈其然乎。余異其言。俟出而尾其後。詢之。客曰。余曩者之江右。阻風沙際。同舟有客。登岸袖骨二具。出刀鋸切磋之。成八箸。色白而紋理細密似象牙。貨於隣舟。心竊異之而未敢問也。後相處久。兩情頗洽。值酒酣。其詢前箸。客曰。凡駝牛諸骨。色枯乾無紋。此夫人而知之矣。象牙紋直。色微黃而有澤。此商王紂所創製以佐玉盃者也。然象產九真日南。非如犬羊牛馬之多也。數歲一易齒。能給海內之用乎。今天下之大。比戶而索象牙諸器。不啻竹木。是象牙多於犬羊牛馬之骨也。因以手指其臂。復舉足而指其脛。余驚曰。然則人骨乎。曰。凡色白而紋理細密。諦視之。中有方格隱隱者。皆是



也。居是貨者非他人。皆游手游食。說地獄因果。勸人念佛。戒殺放生。之禿奴也。每歲檢拾積貯。私貨於治骨之家。以其髑髏雜骨。焚化掩埋。以掩人耳目。由來久矣。余憮然曰。然此其所以獨取臂脛。整齊裝列。不與雜骨混置牆角者乎。夫兔死狐悲。物猶傷類。胡乃同具人形。忍心慘毒。曾狐兔之不若耶。地獄之設。正爲斯人。

風水拾異

——家乘——

吾族素無行誼卓特之士。可爲鄉人楷式。至高居顯宦。得一時灼手可熱者。更無論矣。惟族中優秀之士。入泮得青一衿者。必代有輩出。自容齋公、挹山公、樂庭公以降。已生西生、敬甫、襟偉等四公繼之。民國政變以還。科舉代以學校。後遂不得其傳焉。父老傳言。先世避明



末倭寇亂。來自浙之海鹽。卜居於常熟城南之貴經。蓋遞嬗及予。已隔九世矣。今則貴經之東阡。蒼陰蔽日。荆棘榛莽間。遺有古墓一。東坟俗稱牛踏扁坟。此卽始遷祖之遺骸也。墓前有一潭。潭水大旱不涸。儼似龍穴。左則塘水泱泱。蜿蜒如帶。北望虞山蒼蒼。嵯峨崔嵬。江舟上駛。一颿高懸。宛同朝笏。其殆除陽家所謂牛眠地乎。或云吾族之有秀士。得延綿不斷如縷者。實此潭之異徵也。予生也晚。學識又菲薄。果否將不得以知矣。姑志之。以爲後來者述焉。

其西亦有一墓。 (新老坟) 遠望半壁門牆。巍然高聳。上呈『時氏祖塋』四字。係先襟偉叔書署者。塘水至此。流勢湍急。噴成漩渦。蓄而不注。亦佳壤也。每逢春日。植樹時節。必設筵以祭。而子孫羅拜者。絡繹于道矣。 (祭菜必用鮪鱗二色。鱗卽刀魚。鮪俗名灰蠶。禮云『季



春薦鮓於饗廟。『拙著食譜書「灰聞」誤』掃墓既畢。舉行聚餐。歲以爲常。迺者。氏系分析。人丁綦衆。自敬甫公提以議後。非男子不得列席矣。十二年癸亥植樹節希聖記。

銀髯老人

——生命史上最悲痛之一頁——

先母朱氏。鵝湖產。先外祖父楓江公早世。所遺一女。尙在襁褓。先外祖母黃氏哀毀之餘。奉遺命盡心鞠育。愛逾掌上珠。及笄。字我父。年屆二十四來歸。庚子之役。予小子生。孰知先母竟以是而病。三年之中。纏綿牀第。常在醫藥中討生活。藥氣茶煙。氤氳滿室。百劑頻投。體乃益弱。及予行年四歲。先母以久病元虛。醫治卒無見效。竟棄予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予不幸早孤。先母音容已不能追憶。嘗聞之祖母曰：『陸溪山所繪遺像。面皙豐圓。雍穆慈祥。望之可親。猶逼肖如生也。』閒來仰覘遺像。攬鏡相照。予面彷彿似之。迴首前塵。渺如雲煙。頓起風木之悲矣。『先母在日。奉母以孝聞。與先外祖母狐苦相依。凡二十四年。在此二十四年中。隨同先外祖母已持長齋。俗謂胎素。二人相對。日伴黃卷青燈。咿唔誦佛經。爲消愁釋苦之具。設龕於西廂。供大士象。朝夕跪禱。寒暑無間焉。』

『迨歸予父之夕。見盛筵則不喜。聞腥羶之味。輒嘔。蓋先妣素尙節儉。視苜蓿蔬菹。無異珍錯。食不厭粗糲。其天性使然也。居恆好嫻靜。工鍼黹。身爲纏足累。當不出壺內。而事翁姑尤維謹。無疾言遽色。加諸人。以故一家融融洩洩之象。畢呈於眉宇間。』



祖母又嘗言。『當先妣懷予之月。體不甚健。疑病莫決。乃就診於某醫士。曰。『病臟』。又曰。『鬱結於內。有以致之也。』方成。覆診於姑蘇女科名家陳照山之孫燕山寓。陳診視畢。笑顧父親曰。『此喜脈也。可喜可賀。毋須乞靈藥物。要則進安胎劑可耳。』父親出示某方。陳作佯笑。既而曰。『展閱某君方案。有『經居數月』之句。蓋以安而居之也。何必病。此其大相刺謬者在。』予父聞言。心爲折服。果不一月。胎氣閃閃動。遂舉家慶幸。相譽陳醫不啻扁鵲復生。我先大父措宜公諱洵源。一時抱孫心切。尤覺喜盈於色。』

『先是。先母體初康健。奈以眷念老母故。常鬱鬱致病。及既生子。體馴至羸弱。不能懷哺。父親以牛乳器哺予。然予非懷中莫飲。先大父爲予呼保姆。奔走勞瘁。在風雨中不顧也。鄉間保姆難覓。日必更調。



匆促間。有乳汁不良者。有患瘡疥者。使予親之。安得不病。迄今少壯之年。體力不充。此影響於康健者甚大。未始非幼年時爲之厲階也。維時。肌膚柔弱。無抵抗力。被毒侵入。固甚易易。蘊結既久。遂亦發瘡。未幾。舉家傳染。其痛苦滋甚。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噫。予之命運如是。甜美光陰。早已拋入爪哇國裏。然冥冥中天之致予者。顧猶不止此。必奪我可愛之母親以去。茲可恫已。』

『先妣之病。經冬而劇。嘗呼一婢爲伴。以爲侍奉湯藥之用。一日。晡天雨雪。婢持方上街撮藥。中途遇一老者。暈倒道旁。肩荷行囊。狀似遠商歸。婢意酒醉。不之疑。輔之行。力不勝。遂聽之。時近初西。夜色朦朧。積雪映曠野。百步見人。婢亟市藥。恩恩歸。道經原處。忽見老者。被一面麻壯漢負之間道東去。行時猶聞老者吟呻聲也。明日。鄰衆喧



傳老者倒斃田中矣。有司者檢其囊橐。銀錢鏗鏗然猶在。似非盜匪所謀。待遍訪面麻壯漢。杳不可得。或曰：『此鬼祟也。』婢聞之爲之心悸者累日。後先母彌留時。據婢言：『見白衣仙女數輩。環繞牀側。且空中遙聞音樂聲。若遠若近。不可捉摸。然則此婢其殆有神瞳乎。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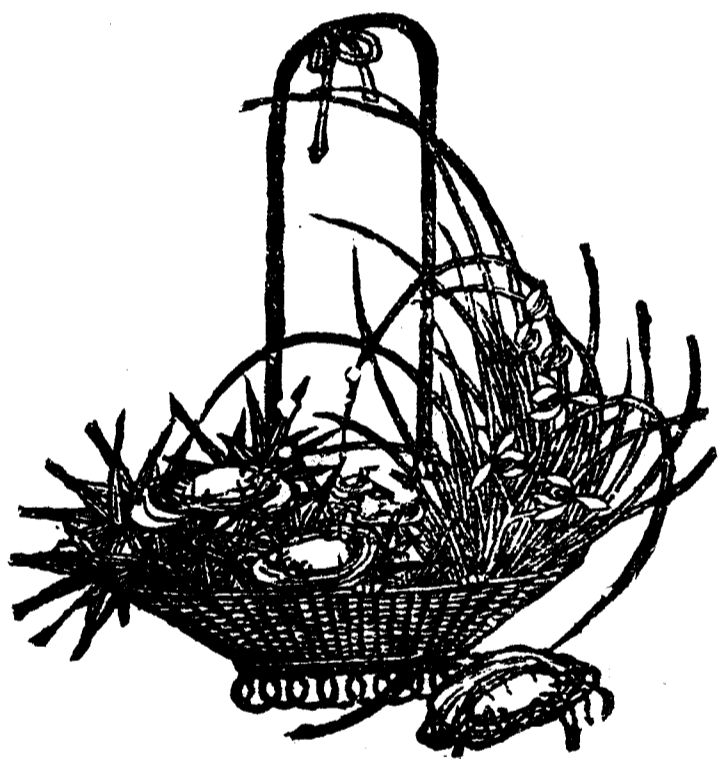
迴思先母生平好佛。尤以寬仁慈惠著稱。宜其有靈。超登仙籍。轉念不肖。遯迹塵寰。莫由晨昏。徒以昏昏懵懵。縈繞於名韁利鎖之中。不亦惑歟。今而後乃知佛法之無邊。參禪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惟願皈依三寶。登彼覺岸。以冀答報於萬一。先母在天之靈。想當首肯。第未審我佛有緣否乎。

惟有一事。至今深印於腦海中。歷久而不能磨滅者。卽先母病篤時。

有銀髯老人告予一言是也。時先母命予入寢室。立牀第前撫我手。摩我頂。良久問予曰。『汝母病得若何。可占勿藥未。』予方能舉步。牙牙學語。不能知其言之悲也。恍惚有一老人告我言。予遂不覺脫口而出曰。『母親臥在地上。』先妣聞而嘆曰。『雖然。我亦自知必死。但我死苦爾矣。幸有祖母……』語至此。哭不成聲。熱淚的瀝而下。予亦不覺悲從何來。泣不自禁。於是母泣亦泣。母不泣亦泣。然予亦不自知其所以泣也。卒時。年僅二十九耳。以光緒紀元六月八日生。以癸卯十一月七日歿。於虜傷哉。於虜傷哉。（西歷1875生1903死）既喪十有八載。民國辛酉春。奉父命舉匱營壙。同先大父措宜公。先叔母朱氏。卜葬虞山李家橋北新阡。不肖乃能銜悲致誠而爲之銘曰。



虞椒北峙兮。鵝湖西傾。林薄幽翳兮。萬古佳城。母其有靈。分曷歸
厥魂。不死不朽兮。仙國之神。我來覘臨兮。淚落縱橫。遠隔人天兮。
實鑒斯文。不孝希聖和淚撰。民國十年三月于歸政第一校。卽佛
歷二九四八年。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再版

終次記青華

著者 阮 遜 學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

